

神秘卡巴拉

作者：迪翁·福琴 Dion Fortune

译者：小夸克是也

前言

生命之树构成了西方神秘学传统的基础框架，也是内在之光兄弟会培训学生所用的体系。

将希伯来词汇音译为英文的方式存在诸多分歧，似乎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本书中，我采用了麦格雷戈·马瑟斯在《卡巴拉揭秘》一书中给出的字母表，因为这本书是神秘学学生普遍使用的。不过，他本人并没有系统地遵循自己的表格，甚至对同一个词也会使用不同的拼写。这让那些希望使用数值阐释法（Gematric）将字母转化为数字的人感到非常混乱。因此，当马瑟斯给出多种转写方式时，我采用了与他自己的表格相吻合的转写法。

本书中所采用的大小写规则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但这是西方秘传传统研究者们惯用的方式。在这个系统中，当“地球”或“路径”这类普通词汇被专门用于表示精神层面的原则时，会以大写字母来表示。若未使用大写字母，则可理解为该词是按其普通意义使用的。

由于我在探讨卡巴拉神秘主义时经常提及麦格雷戈·马瑟斯和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两位作者的权威性，或许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对这两位作者的看法。

我曾是前者所创立的组织的一员，但从未与后者有过任何关联。这两位先生我都不认识，麦格雷戈·马瑟斯在我加入他的组织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而阿莱斯特·克劳利那时也已不再与该组织有关联。

由已故的迪翁·福琴创立的“内在之光协会”为那些希望认真研究西方秘传传统的人开设课程。如需了解该协会的相关信息，请致函以下地址。如果希望得到回复，请在信中附上英国邮票或国际邮政汇票。

秘书

内在之光协会

斯特尔路 38 号

英国伦敦 NW3 4RG

第一部分

一、西方的瑜伽

1. 很少有神秘学研究者真正了解自己传承的源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西方也有自己的神秘传统。学者们被古今入门者有意设下的迷雾与屏障所困惑，并断定那些流传至今的文献碎片不过是中世纪的伪作。若他们知道这些文献碎片，加上那些不允许入门者流出的手稿，以口诉传统加以补充，至今仍在各个入门学院中传授，并作为西方瑜伽实修工作的基础，他们定会大为震惊。

2. 那些民族中以征服物质为进化使命的大师们，已经发展出一套瑜伽技法，以应对他们独有的难题与需求。这种技法建立在广为人知但鲜少被理解的卡巴拉（Qabalah）——以色列智慧之上。

3.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从希伯来文化中汲取他们的神秘主义传统？熟悉有关种族和亚种族的神秘理论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万物必有其源。文化不会凭空而生。每个新文化阶段的播种者必然诞生于前一个文化之中。回想起耶稣和保罗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没有人能否认犹太文明是欧洲灵性文化之母。除了犹太民族，没有其他民族可能成为新教义嫁接的根基，因为没有其他民族是一神论的。泛神论和多神论已经过时，一个新的、更具灵性的文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如东方的佛教诸族将他们的宗教归源于印度文化，基督教诸族也必然归源于犹太文化。

4. 以色列的神秘主义为现代西方神秘学奠定了基础。它构成了所有仪式赖以发展的理论基础。其著名的象征——生命之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佳冥想符号，因为它是最全面的。

5. 我的意图并非撰写一部关于卡巴拉源流的历史研究，而是想展示现代神秘学研究者运用它的方式。因为尽管我们体系的根源在于传统，但我们不该为

传统所束缚。一种正在实际应用的技法是会不断成长的，因为每位求道者的经验都会丰富它，并成为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6. 我们不必因为基督之前的拉比们持有某些观点，就必须追随某些做法或思想。世界距那时已沧海桑田，我们身处一个新的天启时代，但当时的真理原则，今日依然适用，并对我们有价值。当代卡巴拉学者是古代卡巴拉学者的传承者，但他必须在当下天启时代的光中重新诠释教义、重新表述方法，只有这样，他所继承的遗产才能对他有实际意义。

7. 我并不声称我所学到的现代卡巴拉教义与基督之前的拉比们的教导完全相同，但我确信它们是后者的合法继承者，是其自然的发展产物。

8. 越接近源头，水流就越纯净。为了探究首要原则，我们必须回溯到源头。但一条河流在流淌过程中会接纳许多支流，这些支流未必是污浊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它们是否纯净，就将它们与原始的水流相比较，如果它们通过了这一检验，就完全可以允许它们汇入主流，壮大其力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传统：凡不对立的都会被同化。我们必须始终参照首要原则来检验传统的纯净性，但我们同样要通过容纳的能力来判断传统的生命力。不受当代思想的影响只能是死去的信仰

9. 希伯来神秘主义的源头接纳了许多支流。我们看到它在迦勒底游牧的星辰崇拜者中兴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在他的羊群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但亚伯拉罕有着模糊不清的背景，其中巨大的身影若隐若现。一位神秘伟大的祭司君王形象，“无父，无母，无族谱；既无生之始，也无命之终”，在山谷中与诸王——那些阴险的以东诸王，“在以色列未有君王之前就统治着，其国度是失衡的力量”——战斗之后，为他主持了第一次以饼和酒为原料的圣餐礼。

10. 我们一代代地追溯以色列诸侯与埃及祭司君王们的交往。亚伯拉罕和雅各去过那里；约瑟和摩西与王室行家的宫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读到所罗

门派人到推罗王希兰那里求取人员和材料来帮助建造圣殿时，我们知道著名的推罗秘仪必定深刻影响了希伯来的秘传教义。当我们读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殿中受教育时，我们知道波斯贤者的智慧必定对希伯来的开悟者是开放的。

11. 希伯来人的这一古老神秘传统拥有三部文献：律法书和先知书，即我们所知的《旧约》；《塔木德》，或对其的学术性评注集；以及《卡巴拉》，或对其的神秘诠释。关于这三部文献，古代拉比们说：第一部是传统的身躯，第二部是其理性的灵魂，第三部是其不朽的精神。无知之人读第一部或许能有所裨益；有学问之人钻研第二部；而智者则冥想第三部。奇怪的是，基督教的经文诠释从未在《卡巴拉》中寻找解读《旧约》的钥匙。

12. 在我们的主的时代，巴勒斯坦有三个宗教思想学派：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在福音书中经常读到他们；以及艾赛尼人，他们从未被提及。秘传传统认为，当十二岁的少年耶稣·本·约瑟在圣殿中讲话，他的才能被听到他说话的博学律法教师们认识到后，他们将他送到死海附近的艾赛尼社团，接受以色列的神秘传统训练，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三十岁时来到约翰那里，在约旦河受洗，开始他的使命。无论如何，主祷文的结尾部分是纯粹的卡巴拉思想。国度（Malkuth）、权柄（Hod）、荣耀（Netzach）构成了生命之树的基础三角，以基础（Yesod）或称作影响之容器为中心点。无论是谁制定了这篇祷文，他都通晓卡巴拉。

13. 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源于“灵知”（Gnosis），而“灵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希腊和埃及的思想。在毕达哥拉斯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卡巴拉原则与希腊神秘主义的融合。

14. 基督教教会中，由国家组织的显宗部分迫害并消灭了密宗部分，摧毁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文献痕迹，竭力抹去人类历史中有关灵知的记忆。据记载，亚历山大的公共澡堂和面包房用大图书馆的手稿作为燃料烧了六个月的火。我

们从古代智慧中继承的灵性遗产所剩无几。地面上的一切都被扫荡一空，只有通过发掘沙漠掩埋的古代遗迹，我们才开始重新发现其残片。

15. 直到十五世纪，当教会的权威开始显现出衰弱的迹象时，人们才敢将以色列的传统智慧付诸笔墨。学者们宣称卡巴拉是中世纪的伪作，因为他们无法追溯早期手稿的传承，但那些了解密教兄弟会运作方式的人知道，整个宇宙论和心理学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对未入门者毫无意义的象征符号中。这些奇特、古老的符号可以代代相传，其解释通过口头传授，真正的含义永不会失传。当对某个深奥要点的解释有疑问时，可以参考神圣的象征符号，对其冥想，从而领悟几代人冥想所赋予其中的内涵。神秘主义者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冥想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通过之前的冥想已经与某些观念相关联，那么他也将获得那些观念，即使这个象征符号从未被那些接受过“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的人向他阐明过。

16. 教会有组织的世俗力量足以将所有对手驱逐出舞台并抹去他们的痕迹。我们几乎不知道在黑暗时代有多少神秘主义传统的种子萌芽却又遭到扼杀；但神秘主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尽管教会已将其群体灵魂中所有传统的根源摧毁，然而在她的羊群中，虔诚的灵魂还是重新发现了接近上帝的方法，并发展出他们自己特有的瑜伽，与东方的虔诚瑜伽（Bhakti Yoga）极为相似。天主教的文献中有丰富的神秘神学论著，这些论著显示出对更高意识状态的实际认识，尽管对其心理状态的认识还较为天真，这也显示了一个不利用传统经验的体系的贫乏。

17. 天主教会的虔诚瑜伽只适合那些天性虔诚、乐于在充满爱的牺牲中表达自我的人。但并非每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而基督教的不幸在于，没有为其信徒提供多种体系的选择。东方则因宽容而睿智，发展了多种瑜伽法门，每种均由其追随者奉行，彼此相互排斥，然而没有人会否认其他法门对于适合的人来说也是通往神的道路。

18. 由于我们的神学存在这种令人遗憾的限制，许多西方的修道者采用了东方的法门。对于那些能够在东方环境中生活，并在上师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当各种体系仅以书为指导，并在未经修正的西方环境中实践时，很少能产生良好的结果。

19.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向白色人种推荐传统的西方体系，它极其适合他们的心理结构。这种方法立竿见影，如果在适当的指导下进行，不仅不会扰乱他们的精神或身体的平衡——当使用不合适的体系时，这种情况令人遗憾地频繁发生——而且还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活力。正是这些行家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活力，导致了“生命之药”的传统。在我的一生中，我认识了不少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行家的人，我总是被他们都拥有的那种特殊的不老活力所打动。

20. 然而另一方面，我只能赞同东方传统中的所有上师一直以来的主张——任何心灵-灵性发展的体系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导师的亲自指导下才能安全且充分地进行。因此，尽管我将在这些篇章中给出神秘卡巴拉的原则，但我认为给出其实践的钥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益，即便按照我自己入门誓约的条款，我并未被禁止传授这些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故意对读者设下迷雾和错误信息是不公平的，据我所知，我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即使不完整。

21. 隐秘荣耀的三十二条神秘之路是生命之路，那些想要解开其秘密的人必须亲身践行它们。我自己受过训练，任何愿意接受训练人也可以得到训练，我很乐意为任何真心求道者指明道路。

二、道路的选择

1. 任何在精神发展上毫无进展的学生，往往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不同体系间跳来跳去：今天用些新思想的肯定语句，明天尝试些瑜伽的呼吸练习和冥想姿势，后天又转向神秘主义的祈祷方法。每个体系确实都有其价值，但这种价值只有在完整执行这个体系时才能实现。这些都是意识的锻炼，目的是逐步开发心智的力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那些规定的练习本身，而在于通过坚持不懈所培养出的能力。如果我们打算认真对待神秘学研究，而不只是把它当作消遣性的轻松读物，我们就必须选定一个体系，并忠实地坚持下去，直到我们达到——如果不是其最终目标，至少也要获得明确的实际成果和意识的永久提升。在达到这一阶段后，我们可以尝试其他路径上的方法，从中构建一套融合各家之长的技法与哲学，这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在成为某一领域专家之前就试图广泛吸收各种方法，那他永远只会是个浅尝辄止的业余爱好者。

2. 任何有着不同精神发展方法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方法必须适合个人气质，也必须符合学生当前的发展阶段。西方人尤其如此，特别是那些偏好神秘学而非神秘主义道路的人，他们常常在精神发展还极其不成熟的阶段就寻求入门。任何适用于西方的方法，在其初级阶段必须提供一种技巧，能让这些尚未成熟的学生用作踏脚石；要求他们立刻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阻碍他们迈出第一步。

3. 要使一种灵性发展的系统适用于西方，就必须满足一些明确的要求。首先，其基础技术必须易于被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背景的头脑所理解。其次，它用来刺激更高层面意识发展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和集中，以穿透普通西方人相对厚重的意识载体，因为这些西方人对微妙的振动几乎毫无感知。第三，遵循种族物质发展法则的欧洲人，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意愿过隐修者的生活，所使用的力量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使它们可以让现代人在道路开始时，能够将从日常繁忙工作中抽出来的短暂时间投入有效利用。也就是说，这些力量必须通

过一种技术来处理，使它们能够被轻易地集中和同样轻易地分散，因为在承受欧洲城市居民紧张生活压力的同时，无法维持这种高度的心灵紧张状态。经验一再证明，那些对隐居者有效且令人满意的心灵发展方法，对于那些被迫承受现代生活压力的人来说，却会导致神经衰弱和崩溃。

4.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对现代生活来说太糟了，并将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修改我们西方生活方式的论据。我绝不会说我们的文明是完美的，也不是说智慧起源于我们并将随我们而逝，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业力（或命运）使我们投生在一个特定种族类型和气质的身体中，那么可以推断，这正是业力之主认为我们在这一世所需要的磨炼和体验，而逃避或规避它则无助于我们进化的进程。我见过太多打着灵性发展旗号的尝试，实际上只是在回避生活的问题，以至于我对任何涉及与种族群体灵魂决裂的体系都持怀疑态度。我也不为那些通过奇特的衣着举止以及头发的剪留方式来彰显的，对更高生活的奉献所打动。真正的灵性从不自我宣扬。

5. 西方的种族天职是征服厚重的物质层面。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许多西方与东方关系中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为了使我们能够征服厚重的物质层面并发展具体思维，我们凭借种族遗传而拥有特定类型的躯体和神经系统，正如蒙古人和黑人等其他种族，也被赋予特定类型的躯体和神经系统一样。

6. 将适用于一种心理-生理结构的发展方法应用于另一种结构是不明智的；这样做要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要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甚至可能是不良的结果。说这些并非要贬低东方的方法，也不是要贬低西方人的体质，因为体质是上帝造就的，而是要重申那句古老的谚语：甲之蜜糖乃乙之砒霜。

7. 西方的法则与东方不同；那么，尝试在西方人身上植入东方理想是可取的吗？脱离物质层面并非进步之道。正常的、健康的西方人并不渴望逃离生活，他的们冲动是征服生活，并将其纳入秩序与和谐之中。只有病态的人才会

渴望“毫无痛苦地在午夜时分消逝”，从生死轮回中解脱；正常的西方气质追求的是“生命，更多的生命”。

8. 西方神秘学者在其修行中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凝聚。他并非试图逃离物质世界而遁入精神领域，留下一个未被征服的国度自生自灭；而是将神性带入人性，让神圣法则甚至在阴影王国中也能施行。这是在右手路径上获取神秘力量的根本动机，也解释了为什么入门者不会舍弃一切去追求神秘的神圣合一，而是培养白魔法。

9. 正是这种白魔法，即运用神秘力量以达到灵性目的，构成了西方求道者训练和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我见过许多不同体系的实践，在我看来，试图摒弃仪式的人处于很大的劣势。仅靠冥想在西方发展缓慢，因为西方人的心智结构和西方社会的整体思维氛围都对冥想实践有很强的抵抗性。西方瑜伽中唯一纯粹冥想的学派是贵格会（Quakers，一个基督教宗派），我想他们也会认同，他们的道路只适合少数人；天主教会则将持咒瑜伽（Mantra Yoga）与其虔诚瑜伽结合起来。

10. 神秘学者通过公式来选择和集中他想要使用的力量。这些公式基于卡巴拉生命之树，无论他采用什么体系修行，无论他是假想埃及神祇的形象出现，还是通过吟唱和舞蹈唤起伊阿库斯的灵性灌注，他的脑海都会浮现生命之树的图解。西方入门者正是正式在生命之树的象征体系中接受训练的，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类方案，所有其他体系都可以与之关联。西方求道者所致力于的那道光，已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显现，并在每种文化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技巧。现代入门者使用的是一种综合系统，有时使用埃及、希腊，甚至德鲁伊方法，因为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目的和条件。然而，在所有情况下，他所设计的操作都严格与他所掌握的生命之树的路径相关联。如果他达到了与胜利源质相对应的等级，那么，无论他选择何种体系，他都能在该体系中运用神格这一方面的力量（被卡巴拉学者称为四字圣名之神，Tetragrammaton Elohim）。在埃

及体系中，它就是自然之神伊西斯（Isis of Nature）；在希腊体系中，是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在北欧体系中，是弗雷娅（Freya）；在德鲁伊体系中，是凯里德温（Keridwen）。换句话说，他拥有他所使用的任何传统体系中金星领域的力量。在一个体系达到某一等级后，他便能够进入所有其他体系的对应等级。

11. 尽管他可以根据情况使用其他体系，但经验表明，在学生开始尝试异教系统之前，卡巴拉提供了最佳的基础和最好的体系来对其进行训练。卡巴拉本质上是一神论的；它所分类的各种能量总是被视为上帝的使者，而非与祂合作的同事。这一原则强化了宇宙中央集权统领的概念，以及神圣法则对整个显现世界的把握——这对任何研究隐秘力量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原则。正是生命之树公式所体现的卡巴拉概念的纯粹性、理智性和清晰性，使得这一符号成为如此出色的冥想对象，能够提升意识，也使我们有理由称卡巴拉为西方的瑜伽。

三、卡巴拉的方法

1. 谈到卡巴拉的方法，一位古代的拉比说，天使若要降临人间与人交谈，就必须先化为人形。我们所知的这个被称为“生命之树”的奇特符号系统，就是试图将显现的宇宙和人类灵魂中的每一种力量和因素简化为图解形式；将它们相互关联，并像地图一样将它们铺展开来，以便人们能够看到每个部分的相对位置，并追溯它们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生命之树是科学、心理学、哲学和神学的综合体。

2. 卡巴拉学生的工作方式与自然科学学生截然相反；后者构建综合概念，而前者分析抽象概念。显而易见的是，在分析一个概念之前，必须先将其组合起来。必定有人已经想好了这些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在卡巴拉学者冥想的对象——符号中得到了体现那么，谁是建立起整个体系的第一批卡巴拉学家呢？拉比们对此意见一致——是天使。换句话说，正是人类更高层次的造物给予了上帝选民他们的卡巴拉。

3.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说法就像“婴儿是从醋栗灌木下找到的”的说法一样荒谬；但如果我们研究比较众多神秘的宗教系统，就会发现所有的开悟者在这一点上意见都一致。所有曾经有过灵性生活实际体验的人告诉我们，他们都是由神圣存在教导的。倘若完全无视如此众多证人的证词，那可就太愚蠢了，尤其是我们之中，那些从未有过任何更高层次意识体验的人。

4. 有些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卡巴拉学者所说的天使和其他系统中的神灵与摩奴（Manu，指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都是我们被压抑的情结；而视野更开阔些的心理学家则会告诉我们，这些神圣存在是我们自己高我潜在能力。对虔诚的神秘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得到他所追求的结果，这就是他所关心的全部；但对于哲学神秘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神秘学研究者，他会思考这些问题，并得出某些结论。然而，只有当我们明白何为现实，并且能

清晰地区分主观与客观时，这些结论才能被理解。任何受过哲学方法训练的人都知道，这要求颇高。

5. 印度的形而上学流派有着极其精细和复杂的哲学体系，试图定义这些概念，并使其变得可以思考；尽管一代又一代的先知为此奉献了毕生精力，但这些概念仍然如此抽象，以至于只有在经过长期的修炼（在东方被称为瑜伽），心灵才能够对其有所领悟。

6. 卡巴拉学者的修行方式则有所不同。他不会试图让心智借助形而上学的翅膀飞升至抽象现实的稀薄空气中；而是构想出一个肉眼可见具体的符号，并让它代表那种未经训练的人类心智无法把握的抽象现实。

7. 这与代数的原理完全相同。设 X 为未知量，设 Y 为 X 的一半，设 Z 为我们已知的某些事物。如果我们先用 Y 进行试验，找出它与 Z 的关系及其比例，那么 Y 就不再完全未知了，因为我们至少对 Y 有了一定了解；如果我们足够熟练，最终我们或许能够用 Z 来表示 Y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 X 了。

8. 有许多符号被用作冥想的对象，比如基督教中的十字架、埃及体系中的神形、其他信仰中的生殖器象征。未入门者使用这些符号作为集中心智的手段，并将某些思想引入其中，唤起某些相关的思想、激发某些情感。然而，启蒙者使用符号系统的方式则不同；他将其当作一种代数，借此解读未知力量的秘密；换句话说，他把符号当作一种引导思想进入不可见、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手段。

9.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使用的是一个复合符号；一个孤立的符号无法达到他的目的。在观想诸如生命之树这样的复合符号时，他注意到其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有些部分他有所了解；有些部分他能够凭直觉感知到一些东西，或者更粗略地说，通过首要原则进行推理，做出猜想。心智从一个已知跳跃到另一个已知，这样就跨越了一定的距离；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位沙漠中的旅行者，知道两个绿洲的位置，然后快速穿越它们之间的旅途。

如果他不知道第二个绿洲的位置，他绝不敢从第一个绿洲出发进入沙漠；但在旅程结束时，他不仅对第二个绿洲的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还观察到了二者之间的地区。就这样，他快速穿梭于沙漠中的各个绿洲之间，强行穿越，逐渐探索这片沙漠；然而，这片沙漠本身无法孕育生命。

10. 卡巴拉符号系统也是如此。它所记录的内容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心智却能从一个符号追踪到另一个符号，设法去思考它们；尽管我们只能透过模糊的镜片去看，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最终能面对面地看清，甚至像自身被认识那样去认识；因为人的心智经由锻炼获得发展，对于无法处理算术的孩子来说，起初像数学那样难以理解的东西，最终也会进入我们的认知范围。通过思考一个事物，我们就能构建出关于它的概念。

11. 有人说思想源自语言，而不是语言源自思想。文字之于思想，犹如符号之于直觉。尽管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符号先于阐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卡巴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历史遗迹的原因。与古代时期相比，如今能够从卡巴拉符号中获取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因为我们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例如，对于生物学家而言，蕴含着生长与生殖力量的“基础”

（Yesod）源质的意义，要古代拉比所理解的更为深远。与生长和生殖有关的一切，都在月亮的领域中得以体现。但正如生命之树所表现的那样，这个源质周围有通往其他源质的路径；因此，研究生物学的卡巴拉学者知道，“基础”源质所包含的力量与这些路径上分配的符号所代表的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关系。在这些符号上沉思，他便能洞察到那些仅从物质层面考虑时不会显现的关系。当他着手在自己的研究材料中进一步探索这些关系时，他发现其中隐藏着重要的线索；就这样，在生命之树上，一件事引导向另一件事。隐藏原因的解釋，从这个强大的复合符号图中各个单独符号的比例和相互关系中逐渐显现出来。

12. 此外，每个符号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可加以阐释，通过其占星学上的关联，还能与任何神系中的神灵联系起来，从而开辟出广阔的新的意蕴领域，心智在其中无止境地遨游，从一个符号导向另一个符号，形成不间断的关联链；当众多分支的线索重新汇聚成一个复合符号时，一个符号又会印证另一个符号，而每个符号都能根据心智所处的层面加以解释。

13. 这个强大的、包罗万象的复合符号，涵盖了人类灵魂和宇宙的本质，凭借其逻辑关联的符号，在人的心智中唤起意象；但这些意象并非随机产生，而是沿着宇宙心智中明确的关联轨迹发展。生命之树的符号对宇宙心智而言，就如同梦对个体自我一样——它是从潜意识中综合提炼出来的一个图案，代表着隐藏的力量。

14. 宇宙实际上是从上帝心智中投射出的一种意念形态。卡巴拉生命之树或许可以比作是上帝潜意识中浮现的一幅梦境画面，将神性的潜意识内容戏剧化地展现出来。换句话说，如果说宇宙是逻各斯心智活动的有意识的最终产物，那么生命之树就是神圣意识的原始素材以及宇宙形成过程的象征性表示。

15. 但生命之树不仅适用于大宇宙，也适用于小宇宙。所有神秘主义者都明白，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影。正因如此，占卜预测才成为可能。这门被误解且备受诋毁的艺术，其哲学基础是由象征所代表的对应关系体系。人类灵魂与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任意的，而是源于发展过程中的同一性。意识的某些方面是在特定进化阶段发展起来的，因此蕴含着相同的原理；结果是，它们对相同的影响作出反应。人的灵魂就像一个与海洋通过一条暗道相连的泻湖；尽管从表面上看，它被陆地包围，但其水位却随着大海洋的潮汐涨落而变化，这是因为存在着隐秘的联系。人类意识也是如此，每个个体的灵魂与世界灵魂之间存在着潜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潜藏在最原始的深处，因此我们共享宇宙潮汐的涨落。

16. 生命之树上的每个符号都代表一种宇宙力量或因素。当心智专注于其中时，便与那种力量接触；换句话说，个体的意识心智和世界灵魂中的特定因素之间，建立起一条显意识通道，一条清醒意识中的通道，经由这条通道，海洋的水流入泻湖。使用生命之树作为冥想符号的修行者，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他的灵魂与世界灵魂之间的联系。这会给个体的灵魂带来巨大的能量；正是这种能量赋予了它神奇的力量。

17. 但正如宇宙必须由上帝（God）统治一样，人类多面的灵魂也必须由其神（god）——也就是人的灵所统治。高我必须掌控其宇宙，否则将会出现不平衡的力量；每个因素都会统治其自身的一面，它们之间还会互相争斗。那么，我们是否就会看到以东诸王的那样的统治局面呢？他们的王国就是那种失衡的力量。

18. 因此，我们在生命之树中看到了人类灵魂和宇宙的象征符号，在与之相关的传说中看到了灵魂进化的历史与启蒙之道。

四、未成文卡巴拉 (The Unwritten Qabalah)

1. 据我所知，在这些篇章中，我研究神圣卡巴拉的视角，与其他所有相关著述者都不相同。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鲜活的灵性发展体系，而非一个历史文物。即使在对神秘学感兴趣的人群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一个活跃的隐秘传统，是通过私人手稿和口诉传统传承下来的。更少有人知道，正是神圣卡巴拉——以色列的神秘体系——构成了这一传统的基石。那么，在寻求隐秘智慧的源泉时，还有什么比孕育出基督的传统更为适合呢？

2. 然而，卡巴拉的诠释并非来自外在以色列的拉比们（这些拉比们只是肉体上的希伯来人）而是来自那些属灵的选民。换句话说，就是来自入门者们。据我所学，卡巴拉也并非纯粹的希伯来体系，因为在中世纪时期，它被大量的炼金术知识所补充，并与那个最为奇妙的象征体系——塔罗牌有着密切的关联。

3. 因此，我在阐述这一主题时，并不那么依赖传统来支持我的观点，而是更多地依据那些将卡巴拉作为其神秘技法的人们的现代实践。有人可能会指责我，说古代的拉比们对这里阐述的一些概念一无所知；对此我的回应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是他们属灵以色列后裔的工作成果。至于我，虽然我不愿在古代教义的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且在历史准确性的问题上愿意接受任何比我更博学者的指正（而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但如果传统的权威阻碍了像神圣卡巴拉这样具有实用价值的体系的自由发展，我就一点也不在乎，我把前人的工作当作采石场，从那里取来石头建造我的城市。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法令规定我只能从这里采石；如果符合我的目的，我亦可从黎巴嫩取香柏木，从俄斐取黄金。

4. 因此，请务必明白，我并不是在说“这是古代拉比的教导”，而是在说“这是现代卡巴拉学者的实践做法”，而这对我们而言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实用的灵性发展体系；它是西方的瑜伽。

5. 在尽可能避免被指责未做我没承诺过的事，我想现在就来说说我对学术素养和承担当前任务资格的看法。就实际学术而言，我与威廉·莎士比亚处于同一水平，拉丁文知之甚少，希腊文更少，至于希伯来文，我只具备神秘学者所培养的那一特殊部分——即为了进行数值阐释法（Gematric）计算而能够转写未加元音符号的希伯来文字母的能力。作为一门语言本身，我对希伯来语毫无了解。

6. 这种坦率承认自身不足是否能化解批评，我不得而知；毫无疑问，有人会以此为由指责我，且这种指责并非毫无依据，即一个如此缺乏资质的人本不该承担此任务。对此我的回应是：若见一人受伤垂危，难道因缺乏医学资质就应拒绝施以援手，直到合格的医护人员到来吗？我对卡巴拉的工作本质上就像是急救。我发现这个无价的体系正被人遗忘，尽管我可能资质不足，但我正竭力吸引人们对其潜力的关注，并将其恢复到作为西方神秘学钥匙的应有地位；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项工作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使他们继续进行卡巴拉手稿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因为这些手稿就像一条矿脉，目前仅仅是表层被开采过而已。

7. 然而，为证明我有资格承担这项任务，我可以申明一点：过去十年间，我的生活、行动、存在，完全沉浸于卡巴拉实践之中；我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运用这些方法，直至它们成为我自身的一部分；我从经验中知晓这些方法能带来怎样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成果，也深知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具有何等不可估量的价值。

8. 那些想要将卡巴拉作为修行方法的人，并不需要掌握希伯来语的广博知识；他们只需要能够读写希伯来字母。现代卡巴拉已相当程度地被英语本土

化，但它保留，且必须永远保留其所有希伯来文的“力量之言”（Words of Power），因为希伯来文是西方的神圣语言，正如梵文是东方的神圣语言一样。有人反对在神秘学文献中自由使用梵文术语，他们无疑会更强烈地反对使用希伯来字母，但这种使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希伯来文中的每一个字母同时也是一个数字，而词汇相加得到的数字，不仅是理解其意义的重要线索，还可以用来表达不同观念和潜能之间存在的联系。

9. 根据麦格雷戈·马瑟斯在其著作《卡巴拉揭秘》（The Qabalah Unveiled）导言中那篇卓越的论文，卡巴拉通常被分为四类：

a. 实用卡巴拉（The Practical Qabalah），涉及护身符和仪式魔法。

b. 教义卡巴拉（The Dogmatic Qabalah），包含卡巴拉文献。

c. 字面卡巴拉（The Literal Qabalah），涉及字母和数字的使用。

d. 未成文卡巴拉（The Unwritten Qabalah），包含对符号系统在生命之树上排列方式的正确理解。

关于这一点，麦格雷戈·马瑟斯说：“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再多说什么，甚至不能说我自己是否已经接收到它。”但已故的麦格雷戈·马瑟斯夫人在该书新版的序言中直白地阐述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暗示：“1887年《卡巴拉》一书的出版同时，他收到了他的神秘学导师们的指示，准备最终将它成为他的秘传学校的内容，”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他确实收到了“未成文卡巴拉”，那么它在过去几年里已经不再是未成文的了，因为在与麦格雷戈·马瑟斯发生争执后，著名作家和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出版了全部内容。他的著作如今极为稀有且难以获取，因深受学术界秘传学者的推崇，其价格已飙升至难以想象的高度，很少在二手书市场出现。

10. 违背入门誓言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就我而言，这不是我愿意做的；但是，我不承认有任何权威能阻止我收集并整理任何主题上已出版的所有可用材料，并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它们。在本书中，我将借助克劳利的体系，以

补充麦格雷戈·马瑟斯、温·韦斯科特和 A.E. 韦特——这些现代卡巴拉研究的主要权威——在相关问题上未提及的内容。

11. 至于我本人是否曾获得关于“未成文卡巴拉”的知识，我与麦格雷戈·马瑟斯一样，不宜在此明确表态。在模仿他那掩耳盗铃式的态度之后，让我们回到当前议题的探讨。

12. “未成文卡巴拉”的精髓在于知晓某些符号集在生命之树上排列的顺序。这棵树，Otz Chiim（希伯来语：生命之树），由十个神圣“源质”

（Sephiroth）以特定模式排列而成，并通过被称为《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中三十二条路径或神圣流溢的线条相连接（参见温·韦斯科特的《创造之书》）。这里存在一个古代拉比们所热衷设置的“障眼法”或陷阱，专门针对未入门者。如果我们数一数，就会发现生命之树上仅有二十二条“路径”，而非三十二条；但为了他们的目的，拉比们将十个“源质”本身也视为“路径”，从而误导了未入门者。因此，《创造之书》中的前十条“路径”被分配给十个“源质”，后面的二十二条则对应实际的“路径”本身。这样，希伯来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字母就可以与“路径”关联，不会出现矛盾或重叠。

与它们关联的还有二十二张塔罗牌大阿尔卡纳（Tarot trumps），即阿图

（Atus），或透特（Thoth）的居所。关于塔罗牌，有三位著名的现代权威：法国作家恩考斯博士（Dr Encausse），或称“帕普斯”（Papus）；A.E. 韦特先生；以及麦格雷戈·马瑟斯的黄金黎明协会（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的手稿，该手稿由克劳利以自己的权威出版。这三者各不相同。关于韦特先生所阐述的体系，他本人指出：“还有另一种方法为入门者所知。”有理由推测这是马瑟斯所采用的方法。帕普斯在其方法上与这两位作家持不同意见，但由于他的体系在置于“生命之树”上时，违背/扭曲了许多对应关系——这是检验所有体系的最终标准——而马瑟斯-克劳利体系则完美契合，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出后者才是正确的传统顺序，并在本书中遵循此顺序。

13. 卡巴拉学者进一步在生命之树的“路径”上放置了黄道十二宫的符号、行星和元素。现在，有十二个黄道星座，七个行星，四个元素，总共二十三个符号。二十三个符号如何被放置在二十二条“路径”上？这里又是一个“障眼法”，但解法很简单。在物质层面，我们自身处于土元素之中，因此这个符号不会出现在通向“不可见世界”（Unseen）的“路径”上。去除这一符号后，剩下二十二个符号，它们精准契合，且正确放置后，发现与塔罗牌的二十二张大阿尔卡纳完美对应，彼此相互阐释，以最为奇妙的方式提供了秘传占星术和塔罗占卜的钥匙。

14. 每条“路径”的本质在于它连接了两个“源质”，我们只能通过考虑生命之树上连接的球体的性质来理解其意义。但一个“源质”不能在单一层面上被理解；它具有四重性质。卡巴拉学者通过说“存在四重世界”来表达这一点：

a. Atziluth, 原型界，或称流溢界、神圣界。

b. Briah, 创造界；亦称 Khorsia, 权座界。

c. Yetzirah, 形成界与天使界。

d. Assiah, 行动界、物质界。（参见麦格雷戈·马瑟斯，《卡巴拉揭秘》。）

15. 十个神圣“源质”被认为各自与卡巴拉学者的四重世界有其独特的联系点。在原型界中，它们通过上帝的十个神圣名字显现；换句话说，那位至高未显形者透过位于王冠之后的三重否定性存在之幕隐约显现，以十种不同的面向显现出来，这些面相由希伯来经文中用来指称神性的不同名字所代表。这些名称在《钦定版圣经》中有不同译法，了解其真实含义及所属领域，可帮助我们解读《旧约》中的许多谜题。

16. 在创造界中，神圣流溢被认为是通过十位大天使显现的，他们的名字在仪式魔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世纪魔法中那些“野蛮的召唤咒语”，正是这

些“力量之言”模糊的残存，并且“其中一个字母都不可更改”。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记住在希伯来语中一个字母同时也是一个数字，而名字的数值具有重要意义时，就很容易理解了。

17. 在形成界中，神圣流溢的显现并非通过单一存在，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存在，这些存在被称为天使军团或天使等阶。

18. 从“源质”的角度来看，物质界严格来说并非物质世界，而是较低的星光层（Lower Astral Plane）和以太层（Etheric Plane），二者共同构成物质的背景。神圣流溢通过可以称之为十个世俗脉轮的中心来显现，这些显现中心与人体内的中心存在着精确的类比。这些脉轮是“原动天”（Primum Mobile）或“最初的旋转”（First Swirlings）、黄道带天球、七大行星以及所有元素的总和——共十个。

19.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每个“源质”（Sephirah）将由以下四部分组成：首先，其世俗脉轮；其次，一群天使般的存在，即提婆（Devas）或执政官（Archons），根据所用术语不同，也可称为权天使（Principalities）或能天使（Powers）；第三，一个大天使意识，即宝座（Throne）；第四，神性的一个特殊面向。神作为整体，隐藏在否定性存在之幕后，对未启蒙的人类意识而言是不可理解的。

20. “源质”可以被恰当地视为大宇宙的体现，而路径则是小宇宙的体现；因为源质，在古老图示中有时被闪电连接，这闪电常被描绘成一把带有剑柄的火剑，象征着构成创造性进化的连续神圣流溢；而“路径”则象征着宇宙实在在人类意识中相继展开的各个阶段。在古老的图画中，一条蛇常被描绘为缠绕在生命之树的树枝上。这就是铜蛇尼忽士但（Nechushtan），口衔其尾，是智慧与启蒙的象征。当这条蛇正确盘绕在生命之树上时，会依次穿过每条“路径”，并指示它们应被编号的顺序。借助这个象征图形，只要符号在表格中按正确顺序给出，将所有符号表格正确排列在生命之树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某些现代权威著作中未给出正确顺序，作者显然认为这不应向未入门者透露。然而，由于某些较早的书籍中已正确给出了该顺序，且就此而言，《圣经》本身及卡巴拉文献中亦有所记载，我认为刻意用虚假信息误导学生毫无意义。拒绝透露某些内容或许可以理解，但如何能为传播误导性陈述辩护？如今无人会因研究非正统科学而遭受迫害，因此，隐瞒仅涉及宇宙理论及由此衍生哲学（而非实用魔法方法）的教导，其目的只能是垄断能带来声望（若非带来权力）的知识。

21. 就我而言，我认为这种自私和排他性是神秘运动的祸根，而非其保障。这是将神的知识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并拒绝向圈外人传授的古老罪恶；当人们还是野蛮人时，这种行为尚可理解，但对现代学生而言则毫无正当性。毕竟，那些愿意付出时间的人，可以从现有文献中推导出所需信息；而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则可以高价购买现在已经稀少的、明确阐述这些知识的书籍。难道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金钱应当成为获得神圣智慧的资格标准吗？

22. 毫无疑问，我将遭到那些自封为知识守护者的人们的猛烈抨击，他们可能认为我泄露了他们的珍贵秘密。对此，我的回应是：我并未泄露任何秘密，只是收集那些已公之于众、性质简单且广为人知的信息。当我最初接触某些手稿时，曾以为它们是秘密的、不为世人所知，但对神秘学文献的更广泛了解使我意识到，这些信息实际上散见于各类著作之中。事实上，许多入门者发誓要保密的内容，早已由马瑟斯和温·韦斯科特本人公开发表。最近，即 1926 年，马瑟斯关于卡巴拉的著作的新版在由其遗孀（可推定其知晓马瑟斯意愿）主编下出版，该著作中收录了我在此书中引用的绝大多数表格。这些关于存在物的目录最初是由以赛亚、以西结以及多位中世纪拉比传给世人的，因此可以合理认为，由于时间的流逝，这些内容的版权已不再有效。无论如何，这些思想的所有权应归属于原著者，而非任何后来评论者，而根据卡巴拉本身的记载，这位原著者正是大天使梅塔特隆（Metatron）。

23. 许多曾经是常识的东西已被收集起来，并被限制在入门者的保密誓言之下。克劳利对他的老师们的嘲讽在于，他们用可怕的誓言束缚了他，然后“将希伯来字母表托付给他保管”。

24. 卡巴拉的哲学是西方的秘传主义 (esotericism) 传统。其中包含与《德基安之书》(Stanzas of Dyzan) 相似的宇宙起源论，后者是布拉瓦茨基夫人著作的基础。她在其中找到了传统教义的框架，并将其阐述于巨著《秘密教义》中。这种卡巴拉宇宙观即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没有它，我们的宗教体系是不完整的，而正是这个不完整的体系，构成了基督教的弱点。用一个朴素的比喻来说，早期教父们把洗礼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了。对卡巴拉稍作了解，就能看出其中蕴含着解开《圣经》之谜，尤其是先知书之谜的本质钥匙。难道当今的入门者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将所有这些知识锁进一个秘密箱子并坐在箱盖上吗？如果他们认为我错误地提供了他们认为是其私人领地的准确信息，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他们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

五、否定性存在 (Negative Existence)

1. 秘法修行者在试图将其哲学体系传达给他人时，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他对更高存在形式的知识是通过一种超越思维的过程获得的；而这个过程只有在思维被抛诸脑后时才会开始。因此，唯有在超越思维的意识领域，最高形式的超验观念才能被认知和理解；而他也只能向那些能够运用这种意识层面的人，以其原初形式传达他的观念。当他试图向那些从未体验过这种意识模式的人传达这些观念时，他必须将它们凝炼成具体形式，否则便无法传递任何恰当的印象。神秘主义者曾用尽一切可想象的比喻试图传达他们的印象；哲学家则在词汇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而对于未被启迪的灵魂而言，这一切均无济于事。然而，卡巴拉学者采用另一种方法。他们不试图向心智解释那些心智没有能力处理的事物；他们提供一系列符号供其冥想，使其能够一步步构建通向觉悟的阶梯，并在无法飞翔之处攀登。心智无法把握超验哲学，正如眼睛无法看见音乐。

2. 生命之树，正如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与其说是一个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方法；那些构建它的人认识到一个重要真理：为了获得清晰的视野，必须限定视野的范围。大多数哲学家以绝对者为基础建立他们的体系；但这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因为人类心智既无法定义也无法把握绝对者。而有些哲学家试图以否定作为其基础，宣称绝对者是，且必定永远是，不可知的。卡巴拉学者则不然。他们仅满足于说，绝对者对于人类正常的意识状态而言是未知的。

3. 因此，为了他们的体系之目的，他们在显现的某个特定点上拉起了一道帷幕，并非因为那里空无一物，而是因为心智本身必须在那里停步。当人类心智发展到最高阶段，意识能够超脱自身，仿佛立于己肩之上时，我们或许能够穿透所谓的“否定性存在之幕”。但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如果我们满足于将这些帷幕视为哲学上的约定，并认识到它们对应于人类的局限性而非宇宙的状况，我们就能理解宇宙的本质。事物的起源用我们的哲学是无法解释的。无论

我们将探究推回到显现世界中起源的何处，我们总会发现一个先在的存在。只有当我们愿意在通往起源的道路上拉起“否定性存在之幕”时，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背景，在此背景下，一个“原初因”才变得可见。而这个“原初因”并非无根的起源，而是显现层面上的首次显现。心智只能追溯到此，再往前便无法继续；但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不同心智的追溯距离各不相同，对某些人而言，帷幕在某处被拉起，对另一些人则在其他地方。无知者仅停留在将上帝视为一位留着长白胡子的老人，坐在金色宝座上发布创造命令的概念，其追溯莫过于此。科学家在被迫拉起一道名为“以太”的帷幕之前会回溯得稍远一些；哲学家在拉起一道名为“绝对者”的帷幕之前能回溯得更远一些；但入门者能回溯得最远，因为他已经学会用符号进行思考，而符号之于心智，正如工具之于双手——是其能力的延伸应用。

4. 卡巴拉学者以“王冠”（Kether）为起点，这是第一个“源质”（Sephirah），他用数字“一”（Unity）和“圆中之点”来象征它。从这里，他向后追溯出三重“否定性存在之幕”。这与从绝对者出发并试图向前推导进化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方法可能不会立即提供关于万物起源的准确和完整的知识，但它使心智能够开始；倘若我们无法开始，就没有完成的希望。

5. 因此，卡巴拉学者从他力所能及之处开始——从有限意识所能达到的第一个点开始。“王冠”（Kether）等同于我们所能构想的上帝最高的超验形式，其名为“自有永有者”（Ehieh），在《圣经》的授权版本中被翻译为“我是”（I AM），或更明确地说，是“自有永有者”、“纯粹存在”。

6. 但这些词语如果不能在心智中激发印象，就仅仅是词语而已。，而它们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必须与其他思想相关联，才能具有意义。我们只有在研究第二个“源质”——“智慧”（Chokmah），即“王冠”的流溢时，才开始理解“王冠”；唯有当我们看到十个“源质”（Sephiroth）的完整展开时，我们才准备好接近“王冠”，而到那时，我们已掌握了揭示其本

质的关键信息。在研究生命之树时，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断重复研习整体，而不是专注于某个点直到完全掌握它，因为一事解释另一事，而对不同符号之间关系的理解正是启蒙的源泉。我们再次强调，生命之树是一种使用心智的方法，而非一个知识体系。

7. 然而，目前我们并非在研究“流溢”（Emanations），而是研究起源，尽可能深入人类心智所能企及的范围；尽管这听起来矛盾，但当我们用“否定性存在之幕”遮蔽它们时，我们将能够比试图穿透黑暗时更深入地理解它们。我们将用一句话总结“王冠”的位置，这句话对初次接触这个主题的学生而言意义或许不大，但必须铭记于心，因为其意义将逐渐显现。这样做，我们遵循了古老的密传传统，即给予学生一个符号让其在心中自行孕育成熟，而非直接传授明确的教义，后者对学生而言可能毫无意义。我们投射到读者潜意识中的这个种子句是：“王冠是未显现的王国（Malkuth）。”马瑟斯（出处同前）说：“无限的否定之光之海洋并非源于一个中心，因为它并没有中心，但它凝聚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已显现的诸源质中的数字一，即王冠（Kether），第一个源质。”

8. 这些话语本身包含矛盾和不可思议之处；“否定之光”只是表明，所描述的事物虽与光具有某些共同属性，但并非我们所知的光。这种说法对于它意图描述的事物，能告诉我们的实在很少。我们被告知不要犯将它视为光的错误，但我们并未被告知如何认识它真正的样子，原因很简单：心智缺乏任何可用于表征它的形象，因此只能暂且搁置，等待认知的成长。然而，尽管这些话语并未告诉我们所有想知道的内容，它们仍向想象力传递了某些形象；这些形象沉入潜意识，并在与它们相关的观念进入意识心智时被唤醒。因此，当卡巴拉方法作为“西方的瑜伽”得到实际应用时，知识便会日渐增长。

9. 卡巴拉学者承认四个显现层面和三个未显现层面，即否定性存在层面。第一个被称为“无”（Ain），即否定性；第二个是“无限”（Ain Soph）；

第三个是“无限之光”（Ain Soph Aur）。正是从这最后者中，“王冠”（Kether）被凝聚出来。这三个术语被称为“否定性存在之三幕”——它们从“王冠”向后延伸；换言之，它们是代数符号，使我们能够思考超越思维的事物，同时又隐藏其所代表的内容；它们是超验实际的面具。如果我们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否定性存在的状态，就会犯错，因为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是那种已知事物，因为它们是不可显现的。因此，“幕”这一表述教导我们，将这些概念视为符号棋子，其本身无内在价值，但对我们的计算有用。这是所有符号的真正用途；它们遮蔽其所代表的事物，直到我们能将其还原为可理解的术语；然而，它们使我们在计算中能够运用那些原本无法思考的观念。正如生命之树的本质在于其符号通过相对位置相互阐释，这些“幕”构成了思维脚手架，使我们在尚未探索的领域中找到方向。然而，这些“幕”，或非具体的符号，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除非“幕”的一边与已知领域相接。事实上，“幕”在遮蔽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以它们为背景显现其上之物。这是它们的功能，也是它们被提及的唯一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无法化解的符号，正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缺陷，而经过秘法哲学训练的心智很快学会在这些限制内工作，并接受一道描绘的“幕”作为其认知范围之外事物的象征。这条道路通向智慧的展现，因为心智因其所吸收的养分而成长，总有一天，当我们攀升至“王冠”（Kether）时，或许能伸出手撕开那“幕”，凝视那无限之光。秘法修行者并不因宣称未知为不可知而自我设限，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进化论者，深知今日我们无法企及之事，或许在宇宙时间的明天便能实现。他也知晓，进化时间在内在层面是个体化的事情，其衡量并非由地球自转轴的旋转所规定，后者仅作为参照。

10. 这三道“幕”——“无”（Ain），即否定性；“无限”（Ain Soph）；以及“无限之光”（Ain Soph Aur）——尽管我们无法期望真正理解它们，但它们仍向我们的内心暗示某些观念。“否定性”意味着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或存有。我们无法构想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事物；因此，我们

必须构想一种我们从未有过任何有意识经验的存在形式——一种根据我们对存在的概念而言并“不存在”，然而，以其自身对“存在”的概念而言却是“存在”的存有形式。正如一位非常睿智之人所言：天地之间有许多事物，是我们的哲学所未曾梦想的。

11. 然而，尽管我们说否定性存在在我们所能领悟的范围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超出了其影响的范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与我们无关的“非存在”而弃之不理，我们对它的兴趣也就此终结了。相反，尽管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它的存在，但我们所知的一切存在都根植于这种否定性存在之中，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认识它，但我们却在间接地体验它。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无法认识它的本质，但我们知道它的效果，就像我们对电的本质一无所知，却能很好地将其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并且通过对这些效果的经验，我们能够对它至少必然具备的某些属性得出一定的结论。那些对不可见世界探索最深的人，已经通过象征性的描述，引导我们的心智能够转向绝对者，即使我们无法触及祂。他们将否定性存在描述为光：“无限之光”（Ain Soph Aur）。他们将最初的显现称为声音：“太初有道（或：太初有言）。”我曾听一位堪称行家的人说过：“如果你想知道上帝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告诉你：上帝是压力。”随即一个形象跃入我的脑海，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顿悟。我能够构想出生命是如何流淌于存在的每一个渠道。我感到，上帝的本质确实向我显现了。然而，若分析这些话语，其中并无实质内容；然而它们却具备将图像、符号传递给心智的力量，而心智在超越理性范畴的直觉领域中，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加工，实现了领悟，即便这种领悟只能被简化为具体思想领域中的图像形式。

12.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在这些高度抽象的领域中，心智只能使用符号；但这些符号却拥有一种力量，能够为懂得运用它们的心智带来顿悟；这些符号是思想的种子，理解由此产生，即便我们无法将符号本身扩展为具体的领悟。

13. 如同潮水渐涨，领悟正在使抽象具体化，以自身性质同化并表达属于另一领域的对象；若我们试图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证明，仅仅因为某物目前超出我们任何认知能力所及，它就必然永远是不可知的，那我们将大错特错。时间不仅在增长我们的知识，进化也在增强我们的能力，而启蒙（作为进化的催化剂）则使一些官能不待时节就破土而出，让行家的意识触及那些人类心智尚未触及的广阔认知领域。这些思想，尽管修行者自己以另一种意识模式清晰地理解了它们，但他无法将它们传达给任何不共享这种意识模式的人。他只能以象征的形式表达这些观念；但任何曾以某种方式体验过这种更广阔运作模式的心智，都能在其自身层面上领会这些观念，尽管可能无法将其转译到意识思维的领域。因此，在秘传科学文献中散落着诸如“上帝是压力”和“王冠是否定性存在的王国”等种子观念。这些想象的内容完全不属于我们的领域，它们如同思想的雄性胚芽，使具像领悟的雌性卵细胞受孕。它们自身在意识中无法长久存在，只能作为瞬间的顿悟一闪而过。，但若没有它们，哲学思想的雌性卵细胞将是不孕的。然而，它们一旦受孕，尽管其本质在受孕过程中就被吸收消融，思想的无形胚胎便开始生长，最终经过意识阈限之外的充分孕育后，心智便浮现出一个新观念。

14. 如果我们想充分发挥心智的潜能，就必须学会容纳这一潜伏期，允许我们的心智被我们存在层面之外的某种力量所孕育，并让它在意识阈限之外孕育成熟。启蒙仪式中的祈祷旨在将这种启发性的影响召唤到候选人的意识之上。因此，生命之树的路径，即灵魂启迪的各个阶段，与启蒙仪式的象征意义密切相关。

六、奥兹·奇伊姆（生命之树的希伯来语 עץ חיי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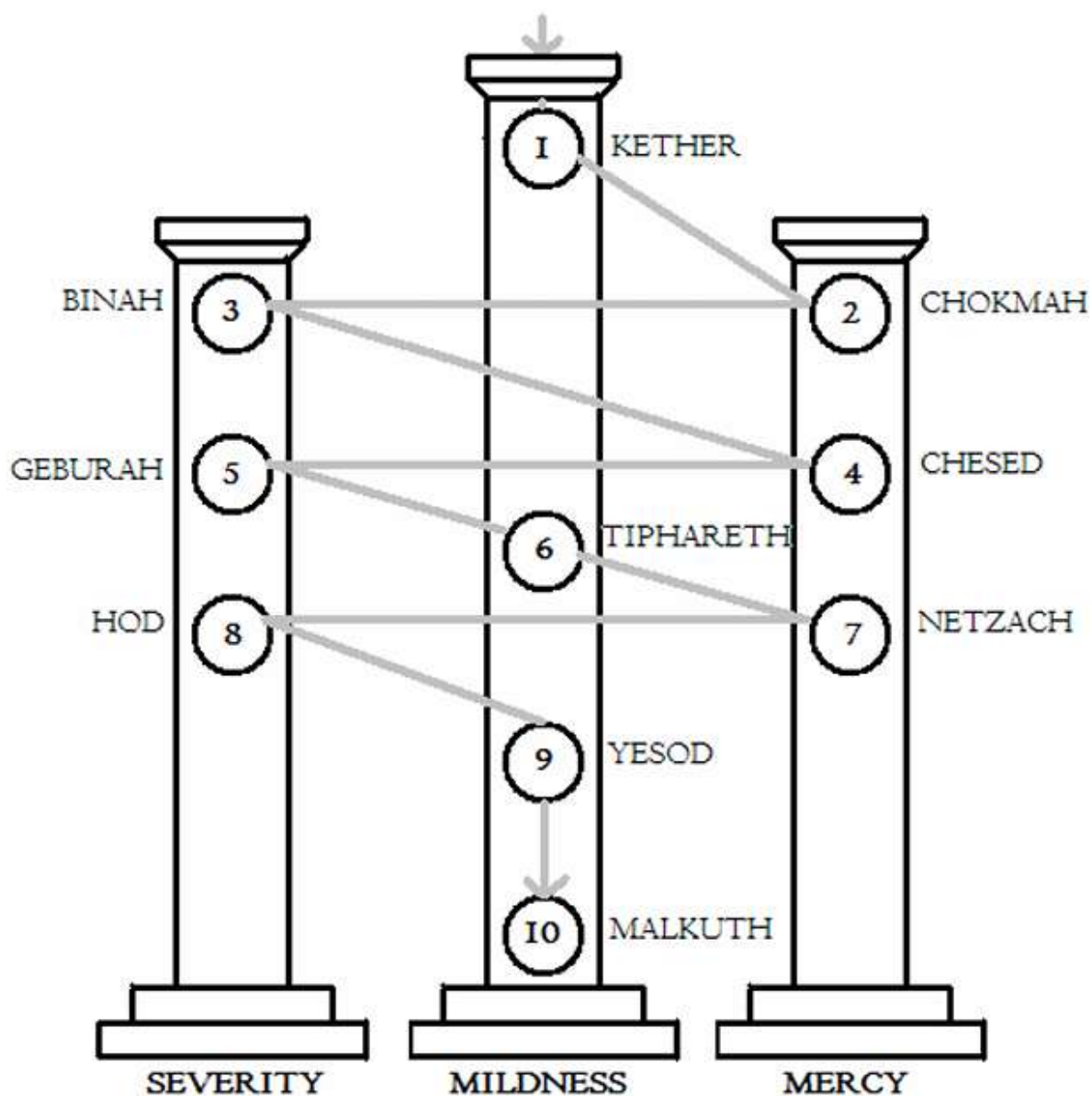


Diagram I. The Three Pillars and The Descent of P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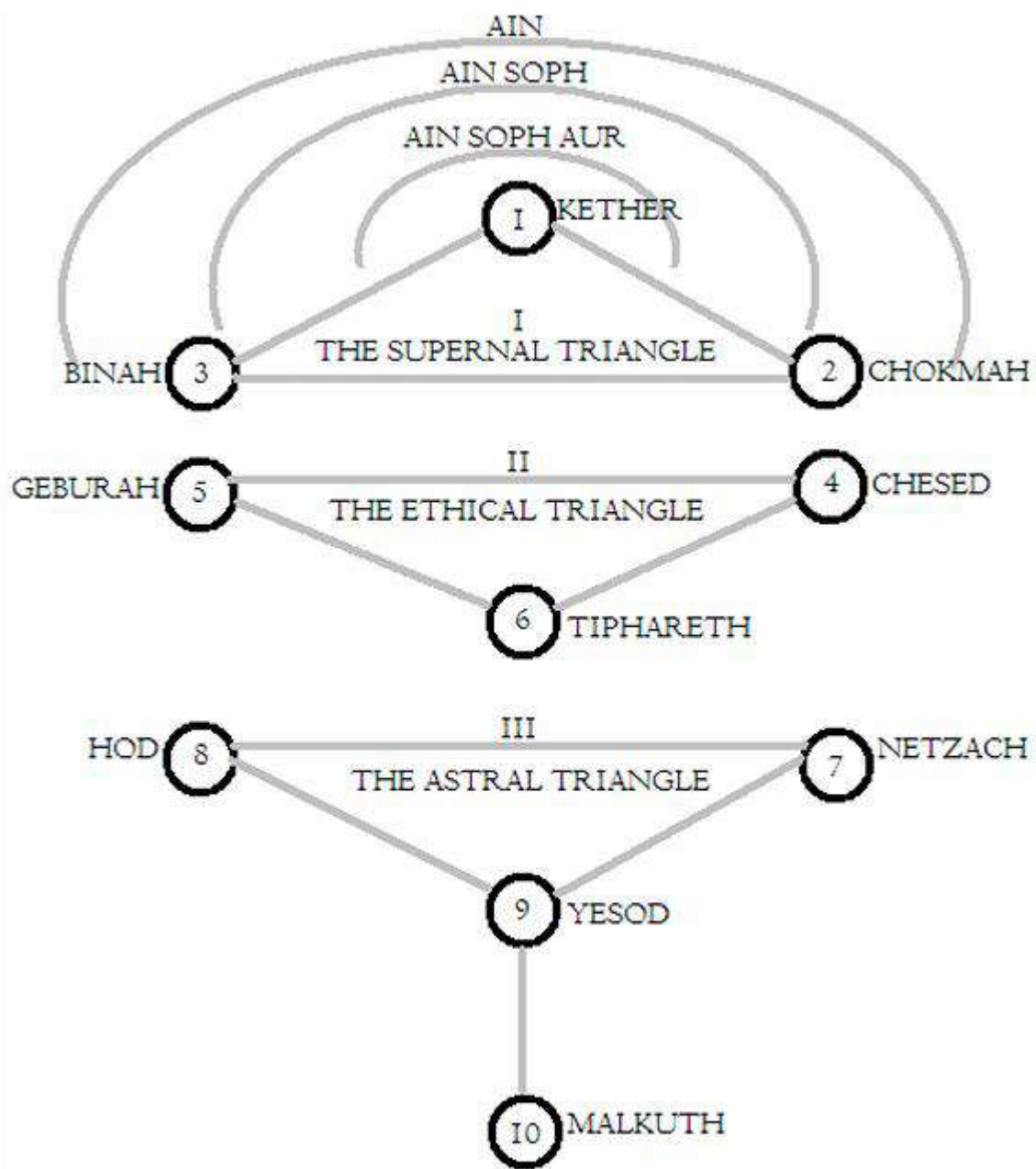


Diagram II. The Three Triang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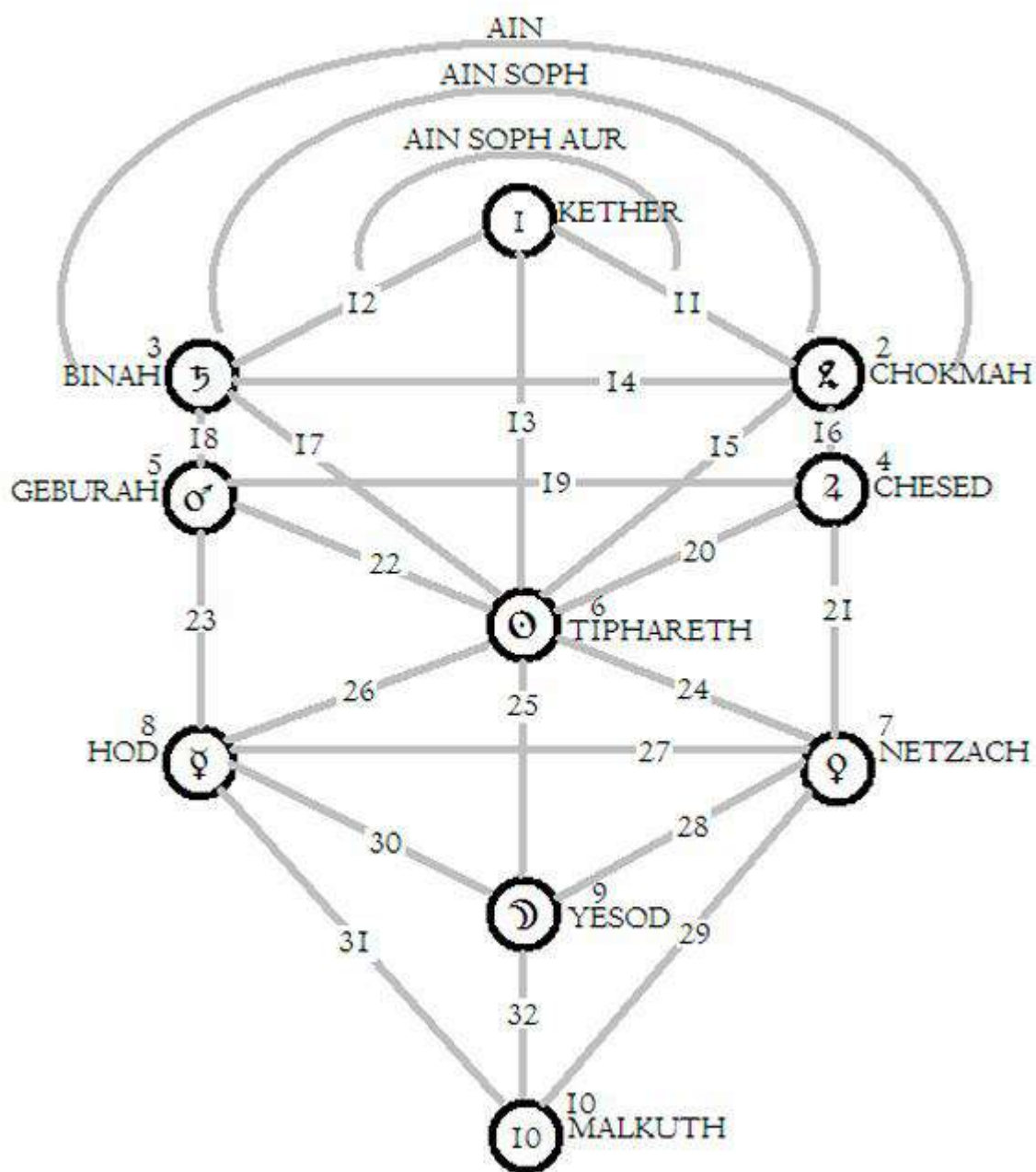


Diagram III. The Tree of Life and The Thirty-Two Paths

PS: 路径的顺序: 按照源质的顺序, 将每个源质连接的所有路径展开完毕后, 进入下一个源质。展开的顺序是: 从上到下, 从右向左。

1. 在深入探讨任何一个源质的具体含义之前，我们先来整体认识一下“生命之树”的全貌。

2. 生命之树是一种象征性的图示，它以复合符号的形式完整地呈现了宇宙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灵魂结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越发感受到它是一个令人惊叹、高度自治的象征系统。我们可以将它视作一种工具——就像工程师或数学家使用计算尺那样——用以测量和解析可见与不可见世界的复杂性，无论是外在的自然现象，还是内在灵魂深处的奥秘。

3. 如图三所示，生命之树由十个圆圈组成，这些圆圈按照特定的模式排列，并通过线条相互连接。这十个圆圈代表的是十个神圣的“源质”，而连接它们的线条则被称为“路径”。

4. 每个源质（Sephirah 为单数形式，Sephiroth 为复数形式）都象征着演化的一个阶段，在拉比们的语言中，它们被称为“十个神圣流溢”。源质之间的路径则代表主观意识的不同层次，是灵魂理解宇宙的路径或阶梯。源质体现的是客观存在，而路径更多指向主观体验的过程。

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介绍的内容并非拉比们的传统卡巴拉，而是基于历代修行者，他们都是入门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行家，发展出的一套体系。他们将生命之树作为灵性成长与神秘实践的重要工具。这就是现代卡巴拉，有时也被称为“炼金卡巴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拉比智慧，还融合了多种其他领域的知识。

6.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索生命之树的整体布局及其深层意义。从图一可以看出，十个源质被排列成三个垂直的柱列。在中央柱的顶端，有一个特殊的点，它的位置高于其他任何源质，是最顶端三角形的顶点。这个点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王冠”（Kether）。麦格雷戈·马瑟斯曾这样描述：“无限的否定之光之海洋并非源于一个中心，因为它并没有中心，但它凝聚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已显现的诸源质中的数字一，即王冠，第一个源质”。

7. 布拉瓦茨基夫人从东方传统中引入了“圆中之点”的概念，用来描述最初显现的状态。这一理念在拉比术语中也有对应，例如“涅库达·拉修纳”

(Nekudah Rishonah)，即“原初之点”，这也是王冠的一个重要名称。

8. 王冠并不意味着空间中的某个具体位置。“无限之光”常被形容为一个“中心无处不在、边界无法寻觅”的圆。听起来虽然有些玄妙，但这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形象化地理解其本质。因此，王冠和其他源质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的存在状态或存在条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层面并非像大厦楼层一样层层叠加，而是不同状态、不同类型的存在形式。虽然它们在时间上是相继展开的，但在空间上却是同时呈现的。如同一个人的身体、情感、心智与精神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些生命的不同层面存在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之中。

9. 如果你曾经观察过饱和的热溶液冷却时结晶析出的过程，那么你对王冠的理解将会更加直观。想象一杯热水中溶解了尽可能多的糖，当溶液逐渐冷却时，糖晶体开始析出。当你真正亲手做过这个实验，而不是仅仅阅读描述时，你会更容易建立起这种“从无形到有形”的概念，理解最初显现是如何从原初未显现中产生的。同样地，“无限之光”内部发生某种变化后，王冠便如晶体般从中析出，成为最初的显现状态。

10. 目前，我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每一个源质的具体性质，而是希望先为大家描绘出生命之树的整体架构。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反复回顾这些基础内容，逐步构建起一个能够融会贯通的认知体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学生尚未掌握整体概念，就急于钻研某一细节，往往会导致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在不理解整体框架的情况下，是无法真正理解某个概念在整体中的意义的。事实上，拉比们也将王冠称为“隐秘中的隐秘”和“不可测之至高”，表明人类心智对其的理解极为有限。

11.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教显宗（其缺陷不幸地被早期基督教所继承）并未包含关于“流溢”或源质之间相互流溢的关系的概念。它将上帝描绘为一位工

匠，逐一创造万物并将它们放置于世界之中。如果我们试图想象这一过程，或许会将其视为一种机械式的创造行为。这种观念曾在西欧严重阻碍科学的发展数百年，直到科学家们不得不与宗教决裂，甚至冒着异端的风险，才最终揭示了以色列神秘传统早已阐明的演化思想。事实上，《旧约》的作者们无疑熟悉这一传统，因为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卡巴拉的引用与暗示。

12. 卡巴拉并不认为上帝以机械的方式逐次制造万物，而是主张显现的各个阶段是通过彼此流溢、演化而来的。我们可以将每个源质想象为一个水池，当它注满后便会自然流向下一个更低的水池。正如麦格雷戈·马瑟斯所说：“一颗橡子里藏着一棵橡树以及它的果实，而这颗果实中又藏着另一棵橡树及它的果实。”同样，在向下流溢的过程中，每个源质都蕴含着之后所有源质的潜能。例如，王冠包含其余九个源质；第二源质“智慧”则包含其后的八个源质。然而，每个源质都只显现一个面向，其余面向仍处于潜伏状态；而先前的源质的影响则是通过反射被接收的。这些面向可以理解为已在先前阶段结晶析出，不再溶解于那从未显现、永恒地经由王冠流出的显现之流中。因此，当我们试图寻找某种特定存在类型的本质或其显现的基础时，可以通过冥想相应源质的原始形态来加以探寻。卡巴拉主义者通常从四重世界（即四重存在形态）的角度来构想生命之树。我们将在适当时机详细探讨这些内容。此处提及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建立足够的背景认知，从而能够正确理解这张象征图示。

13. 学生若能参考安妮·贝赞特所著《古老的智慧 The Ancient Wisdom》中有关演化阶段的章节，将大有裨益。尽管她的分类体系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但其中的思想极具启发性，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本主题的理解。

14. 我们不妨将王冠想象为一座喷泉，它首先注满自己的水池，随后水流溢出，滋养下一座喷泉，如此依次延续。经由压力，未显现的力量不断流入王冠，当演化在“最初显现”的极端简单状态中发展极限时，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所有可能的组合已然形成并经历了各种排列。此时，行动与反作用的模式

已成定型，除非这些组合之间再次相互组合，否则无法推动新的发展。力量已经构成了所有可能的基本元素，而下一步的发展，则是这些单元整合为更复杂的结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新的、更高度组织化的存在阶段便随之开启。此前所有的演化成果依然存在，但此刻的整体已超越各部分之和，因为它孕育出了全新的能力。

15. 这标志着存在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变。正如王冠从“无限之光”中结晶析出，第二源质“智慧”也以一种更为复杂、间接的形式从王冠中显现出来。现在，在这个新的作用与反作用系统中，我们拥有了两种存在模式：王冠的简明性与智慧的相对复杂性。尽管这两种模式对我们熟知的生命形式而言仍过于原始，无法直接承载生命，但它们却是有机生命的前奏。可以说，王冠代表了显现的初始活动——运动，这是一种纯粹的生成状态。卡巴拉主义者称之为“最初的旋转”，即“漩涡运动的开端”，炼金术士则称其为“原动天”

(Primum Mobile)。第二源质“智慧”，拉比们称之为‘Mazloth’（黄道带的天球）。在此，我们引入了带有区隔的圆的概念，创造向前迈进了一步。正如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其著作《秘密教义》与《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所记载的那样，从“始初之卵”中诞生了“衔尾蛇”。

16. 与王冠流入智慧的方式类似，智慧也继续流向第三源质“理解”。在这连续的流溢过程中，路径在生命之树上以一道“闪电”表示，或在某些图解中表现为一把“火焰之剑”。参照图一可见，“闪电”必定从王冠出发，向下并向右延伸至“智慧”，然后水平向左移动，直至与王冠等距的位置，确立“理解”。由此形成的图形是一个三角形，被称为“三超然源质的三角形”或“最初三位一体”，并通过“深渊”与其他源质分隔开来。这个“深渊”是正常人类意识无法跨越的界限，正是存在的根源所在，隐藏于我们的视线之外。

七、三超然源质 (The Three Supernals)

1. 在大致探讨了最初三个神圣流溢的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能够对其本质和意义获得更深的洞见，因为我们可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研究众源质 (Sephiroth) 的唯一方法，因为单个源质 (Sephirah) 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生命之树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关系、张力 (stresses) 和反射 (reflections) 的体系 (见图二)。

2. 拉比文献中用了许多独特的称谓来形容这些源质，通过研究这些称谓，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因为这些文献中的每一个词都有其深刻的含义，没有一个是轻易使用或为了空泛的诗意想象而设；它们都如同科学术语般精确，事实上，它们也正是科学术语。

3. 我们已经注意到，王冠 (Kether) 这个词的意思是“王冠”。智慧 (Chokmah) 意为“智慧”，理解 (Binah) 意为“理解”。但是，附属其后两个源质的，还有一个奇特而神秘的源质，它从未在生命之树的图形符号中出现；这便是不可见的源质——Daath，即“知识” (Knowledge)，据说它由智慧 (Chokmah) 与理解 (Binah) 结合而成，横跨于深渊 (The Abyss) 之上。克劳利告诉我们，“知识”与其他源质处于不同的维度，它就像一个金字塔的顶点，而王冠 (Kether)、智慧 (Chokmah) 和理解 (Binah) 则是这个金字塔的三个基角。对我而言，知识 (Daath) 代表了领悟和意识的概念。

4. 现在让我们依照神秘卡巴拉的方法来阐释这三个超然源质，这种方法在于，让心智充满这三个源质被赋予的所有对应关系和象征符号，并在其中冥想。

5. 可以观察到，这三个源质以及神秘的第四者知识 (Daath) 都包含与头部相关的象征意义，在原型人结构中，头部代表意识的最高层面。当我们在拉

比文献中寻找应用于它们的其他名称时，我们发现了更多应用于王冠（Kether）的头部象征；虽然这些象征并没有特别指向其他两个源质，但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也涵盖了另外两个超然源质（Supernals），因为它们是王冠（Kether）在较低层面的面向。

6. 拉比们给王冠（Kether）起了许多称号，现在不需要都考虑，但其中包括：“大面容”（Arik Anpin, אַרִיק אַנְפִּין）、“白头”（The White Head）、“非头”（The Head Which Is Not）。根据克劳利的说法，王冠（Kether）的魔法象征是一位从侧写的古老蓄须国王。麦格雷戈·马瑟斯说：“‘大面容’的象征是一个侧面轮廓，只能看到面容的一侧；或者如卡巴拉中所说：‘在他之内皆为右侧。’”左侧，由于朝向“未显现”，对我们而言就像月亮的暗面。

7. 但王冠（Kether）首先是“王冠”。王冠并非头部，而是位于头部之上。因此，从小宇宙的角度来看，王冠不可能是意识本身，而是意识的原始材料；从大宇宙的角度来看，它是存在的原始材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思考生命之树有双重方式：它可以被视为宇宙，也可以被视为人的灵魂，这两个方面相互阐明。用赫尔墨斯《翡翠石碑》（Emerald Tablet of Hermes）的话来说：“下如其上。”

8. 王冠（Kether）在显现为现象界存在之前，先分化为智慧（Chokmah）和理解（Binah），这两者被卡巴拉主义者称为天父（Abba, אבא），即超然之父，和天母 Ama（Ama, אַמָּא），即超然之母。理解（Binah）也被称为“伟大之海”（Great Sea）和“土星天球”（Shabbathai, שַׁבְּתַאִי）。继续深入，我们会发现众源质相继被称为行星天球，但理解（Binah）是第一个被如此指定的流溢；王冠（Kether）被称为“初始急漩”（First Whirlings），智慧（Chokmah）被称为“黄道天球”（Sphere of the Zodiac）。

9. 土星神克洛诺斯 (Saturn/Kronos) 是众神之父；他是最伟大的古神，是宙斯 (Jupiter/Zeus) 统治下的奥林匹斯众神的先祖。在赋予塔罗大阿尔卡纳的秘传标题中，根据克劳利的说法，土星之路被称为“时间之夜的大者” (The Great One of the Night of Time)。

10. 于是，我们看到王冠 (Kether) 分化为一个积极的阳性潜能——智慧 (Chokmah)，和一个消极的阴性潜能——理解 (Binah)，它们被放置在生命之树上源质 (Sephiroth) 垂直排列所形成的两侧柱的顶端。在这两根柱子中，理解 (Binah) 之下的左侧柱被称为严厉之柱；智慧 (Chokmah) 之下的右侧柱被称为慈悲之柱；王冠 (Kether) 之下的中柱被称为温和之柱，据说它是平衡之柱 (Column of Equilibrium)。这两根侧柱是矗立在所罗门王圣殿入口处的两根柱子，并在所有秘仪会所中都有体现；当候选人站在两柱之间时，他本人即是中央平衡之柱 (Middle Pillar of Equilibrium)。

11.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出的观点，即没有分化为对立二元就不可能有显现。王冠 (Kether) 将自身分化为智慧 (Chokmah) 和理解 (Binah) 两个方面，显现由此产生。现在，在这个由“非头之冠” (The Head Which Is Not)、天父与天母组成的超然三角形中，我们有了宇宙进化论的根本概念，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从无数的面向回到这个概念，每次回归我们都将获得启迪。由于前述原因，目前章节不试图详尽地讨论任何要点，因为对这个主题不熟悉的学生尚未具备必要的心智装备来理解更详细研究的意义；我们目前正致力于组装这些装备；届时我们将开始将其布置成一座生命之屋，并详细研究它。

12. 理解 (Binah)，即“至上母” (Superior Mother) (区别于王国 (Malkuth))，即“至下母” (Inferior Mother)、“小面容的新娘” (Bride of Microprosopos)、“自然之神伊西斯” (Isis of Nature)、第十源质，具有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被区分为晦暗之母 (Ama sṃs)，和

丰饶之母 (Aima אִימָא)。我们已经注意到她被称为“伟大之海” (Great Sea)，玛拉 (Marah, מָרָה)，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苦涩”，也是“玛利亚” (Mary) 的词根；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母亲的概念，起初是处女，然后因圣灵而怀孕。

13. 通过理解 (Binah) 与海洋的关联，我们被提醒生命最初起源于水中；维纳斯 (Venus)，女性原型，从海中升起。与土星 (Saturn) 的关联则唤起了原初时代的观念：“在创造诸神的众神于黄昏饮醉之前。”它暗示了最古老的岩石：“在幽静山谷的阴影里……坐着白发苍苍的土星，静如磐石。”麦克斯·海德尔 (Max Heindel) 谈到“形态之主” (Lords of Form) 是进化最早的阶段之一；而我所拥有的一部启发性著作《宇宙教义》 (The Cosmic Doctrine) 则称“形态之主”就是地质学法则 (Laws of Geology)。

14. 再次思考生命之树两根侧柱的象征意义，我们将智慧 (Chokmah) 和理解 (Binah) 视为力量 (Force) 与形态 (Form)，即显现的两个单元。

15. 此时更深入地探讨这种象征意义的无尽分支对我们并无益处，因为它会将我们带离已经研究过的三个源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神秘的“知识”

(Daath)，它从未出现在生命之树上，也没有被赋予任何神名或天使军团，也没有像生命之树上其他源质那样被赋予行星或元素的世俗象征。

16. 正如已经指出的，知识 (Daath) 是由智慧 (Chokmah) 和理解 (Binah) 结合而产生的。天父与天母结合，知识 (Daath) 便是其子嗣。卡巴拉主义者对知识 (Daath) 有一些奇特的称呼，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

17. 在《隐秘之书》 (Book of Concealed Mystery) (马瑟斯据克诺尔·冯·罗森罗特的拉丁译本转译的英文本) 第 38 节中说：“因为父与母永久地结合于第九源质基础 (Yesod)，但隐藏在知识 (Daath) 的奥秘之下”；在第 40 节我们读到关于知识 (Daath) 的描述：“那个说‘我属于主’的人，他下降……约德 (Yod, 第十个希伯来字母) 是天父知识的基础；但一切事物都

被称为 Byodo，就是说，一切事物都与这段话所谈论的约德有关。一切事物都凝聚于隐藏在母亲体内的舌头上。也就是说，通过知识，智慧（Wisdom）与理解（Understanding）得以结合，美丽之路（第六源质‘美丽’ Tiphareth）与其新娘王后‘王国’（第十源质 Malkuth）得以结合；这就是贯穿整个流溢的隐秘理念或灵魂。因它为从自身流出的事物而敞开；也就是说，知识（Daath）本身就是美丽之路，也是内在之路，这就是摩西所指的；这条隐藏在母亲体内，是其结合的媒介。” 当我们注意到（Yod）与印度体系中的林伽（Lingam）相同；并且王冠（Kether）、知识（Daath）和美丽之路，即第六源质美丽（Tiphareth），在生命之树的中央之柱上成一直线，这相当于人，或小宇宙的脊柱；再加上昆达里尼（Kundalini）盘绕在同样位于温和之柱上的基础（Yesod）中时，我们将会看到，对于那些有能力使用它的人来说，这里有一把重要的钥匙。

18. 在《大圣会》（Greater Holy Assembly）第 566 节（马瑟斯译本）中，我们读到关于小面容之首（其整个身体被视为宇宙的象征）的描述：“从第三空腔（Cavity）中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圣殿房间（conclaves）与教会集会，其中知识（Daath），被包含并居于其中。此空腔的中空之处位于其他两个空腔之间；所有这些房间皆从两侧被充满。正如《箴言》所写的：‘因着知识，这些房间被填满。’这三个空腔扩展至全身，遍及左右；整个身体因此凝聚，并被它们从四面环绕，扩散弥漫遍布全身。”

19. 当我们忆及知识（Daath）位于深渊（The Abyss）（横贯中柱的那个点上，而沿着温和之柱向上的是箭径（Path of the Arrow）——即意识在各层面上升时所经历的道路，并且昆达里尼（Kundalini）也在此处，我们便可看出，知识（Daath）中蕴含着生成与重生的秘密，是通过分化成对立的两极并在第三者中达成统一，从而显现万物的关键。

20. 就这样，生命之树向卡巴拉学者揭示了它的秘密。

21. 生命之树上的第二个三角形由源质慈悲 (Chesed)、严厉 (Geburah) 和美丽 (Tiphareth) 构成。慈悲 (Chesed) 源自理解 (Binah) 的流溢而形成，位于右方的慈悲之柱，紧接在智慧 (Chokmah) 下方；用于指示生命之树上流溢路径的闪电 (Lightning Flash) 从代表严厉之柱顶端的理解 (Binah) 向右下方斜行，指向位于慈悲之柱中部的慈悲 (Chesed)。然后这道闪电转向，水平穿过符号回到严厉之柱，在严厉之柱的中部找到源质严厉 (Geburah)。接着，这流溢之力的象征再次向右下方倾斜，指向源质美丽 (Tiphareth)，它位于温和之柱或平衡之柱的正中心。这三个源质构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功能性三角形。虽然我们不打算在完成对整个系统的概览之前详尽探讨它们的象征意义，但我们仍需讲述足够的内容，以提供一些线索，帮助你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并将它们安置在我们正在构建的概念体系中。这一概念极其广阔且细节丰富，若试图从头到尾系统性地教授，只会导致混乱。只有逐步地，一个方面解释另一个方面时，它才能逐渐向学生揭示其意义。我教授生命之树的方法可能不是从系统性思维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但我相信这是唯一能让初学者真正“掌握这一主题要领”的方法。我自己的神秘训练正是建立在这生命之树的基础上，我已经在它的陪伴下生活、行动并存在多年，因此我确信自己有资格从实践神秘主义的角度谈论它；因为我从自身经验中深知掌握卡巴拉体系的困难——它既复杂抽象又浩瀚，但一旦掌握，却又是如此全面且令人满意。

22. 在我们将生命之树的第二个三角形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其组成源质的含义。Chesed 意为“慈悲”或“爱”；它也被称为 Gedulah，即“伟大”或“壮丽”，并被赋予木星领域。Geburah 意为“严厉”；它也被称为 Pachad，即“恐惧”；并被赋予火星领域。Tiphareth 意为“美丽”，并被赋予太阳领域。当我们将各种异教多神体系中的神祇与生命之树上的领域相关联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被牺牲的神祇总是出现在美丽

(Tiphareth) 上，因此在基督教卡巴拉中它被称为基督中心 (Christ centre)。

23.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材料来观察第二个三角形。作为仁慈统治者与立法者的木星，与作为战士、火焰与毁灭力量的火星相互平衡，两者在美丽

(Tiphareth)，即救赎者中达到平衡。在超然三角形 (Supernal Triangle) 中，我们看到最初的源质 (Kether) 流溢出一对表达其本性两面的对立二元——力量的智慧 (Chokmah) 和形态的理解 (Binah)，它们分别是男性和女性源质。在第二三角形中，我们有对立二元，它们在位于生命之树中央之柱的第三者 (Tiphareth) 中找到平衡。由此我们推断，第一三角形的意义源于其背后的存在，而第二三角形的意义则源于它所流向的目标。在第一三角形中，我们找到了宇宙本质创造力的体现；在第二三角形中，我们拥有了进化生命统御力的体现。在慈悲 (Chesed) 中是智慧仁慈的国王，人民之父，他组织其王国，建立工业，培育学识，并带来文明的赠礼。在严厉

(Geburah) 中，我们有战士国王，带领他的人民作战，保卫他的王国免受敌人的攻击，通过征服扩展疆域，惩罚罪行，并消灭作恶者。在美丽

(Tiphareth) 中，我们有救世主，为他人民的救赎而在十字架上献祭，从而使严厉 (Geburah) 与 Gedulah 或慈悲 (Chesed) 达到平衡。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所有仁慈的太阳神和疗愈之神的领域。因此我们看到，Gedulah 的慈悲与 Geburah 的严厉为万邦的疗愈而联合。

24. 在美丽 (Tiphareth) 之后，横贯生命之树的，是帕罗克特

(Paroketh)，即圣殿之幕 (Veil of the Temple)，它是深渊在较低层面上的对应物，深渊将超然三源质与其他源质隔开。如同深渊一样，这道幕帐标志着意识上的一道鸿沟。鸿沟两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美丽 (Tiphareth) 是正常人类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领域。当腓力对我主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类心智所能认识的王

冠，只是它在美丽（Tiphareth）的反射，即基督中心、圣子领域。帕罗克特（Paroketh）是在基督受难（Crucifixion）时被撕裂的圣殿之幕。

25. 在我们简要的初步概览中，现在我们来到由源质胜利（Netzach）、荣耀（Hod）和基础（Yesod）组成的第三个三角形（Third Triangle）。胜利（Netzach）是慈悲之柱的基础源质，荣耀（Hod）是严厉之柱的基础源质，而基础（Yesod）则位于中央的温和之柱或平衡之柱上，与王冠（Kether）和美丽（Tiphareth）直接对齐。因此，三个三角形是第二个三角形在更低一级弧线上的精确复制品。

26. Netzach 的含义是“胜利”，它被赋予金星领域；Hod 的含义是“荣耀”，它被赋予水星领域；Yesod 的含义是“基础”，它被赋予月亮领域。

27. 第二个三角形或许可以被恰当地称为道德三角形（Ethical Triangle），而第三个三角形则完全可以称为魔法三角形（Magical Triangle）；如果我们把王冠（Kether）赋予“三位一体”领域，即“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把美丽（Tiphareth）赋予救赎者（Redeemer）或圣子（Son）领域，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把基础指认为圣灵、启蒙者（Enlightener）的领域；这种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归属，比将其分配给三个超然源质更为贴合适合生命之树。若将圣子置于天父的位置，圣灵置于天母的位置，则显然不符合逻辑，并导致符号与象征的对应中的产生无数矛盾。于此，我们看到了生命之树作为一种反向检验洞察或冥想的方法的价值：正确的归属会通过无限延伸的象征体系在树上自然契合正如我们之前将理解视为母亲时所看到的那样；而错误的象征则会在尝试建立关联链时崩溃，暴露出其荒谬的联系。当归属正确时，我们能追溯出惊人的关联链：似乎只有我们的知识广度限制了逻辑链条的长度；它将延伸至科学、艺术、数学和历史纪元；贯穿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理学。正是这种奇特的运用心智的方法，很可能使古人提前掌握了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知识直到精密仪器的发明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从分

析心理学的梦境解析中可以找到这一方法的线索。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潜意识运用符号的能力。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将大量不相关的象征塞入心智中，然后通过生命之树的冥想观察他们如何自行整理，像梦境解析那样形成漫长的关联链，并上升到意识层面。

28. 胜利 (Netzach) 是自然女神、金星的领域。荣耀是水星的领域，水星对应希腊的赫尔墨斯（埃及的托特），即“书籍与学问之主”。观察它们的对立，我们会期望在它们之中发现两个不同的面向，而这两者在第三者，基础 (Yesod)，月亮的领域中找到平衡。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由“自然之女”、“书卷之主”与“女巫之主”构成的三角形；换句话说，潜意识与超意识在灵性 (psychism) 中相互关联。

29. 任何熟悉实践神秘主义的人都知道，超意识有三条路径——与美丽 (Tiphareth) 相关的“虔诚神秘主义”；胜利的金星领域对应的“属于狄俄尼式的自然神秘主义”；以及荣耀，即魔法之主透特的领域对应的神秘型理性神秘主义。从生命之树的图示中可以看出，美丽 (Tiphareth) 属于比第三个三角形任何成员都更高的层面；另一方面，基础 (Yesod) 则非常接近地球领域 (Sphere of Earth)。

30. 在基础 (Yesod) 中，汇聚了所有象征意义中带有月亮元素的神祇：月亮女神露娜 (Luna)；掌管邪恶魔法的赫卡忒 (Hecate)；以及主管生育的狄安娜 (Diana)。物质世界的月亮，或者用卡巴拉主义者的说法是行动界 (Assiah) 中的基础 (Yesod)，其二十八天的周期与人类女性的生殖周期相吻合。如果我们追溯各个宗教系统中新月的象征意义，会发现与之相关的神祇大多为女性；有趣的是，这印证了我们将圣灵归属于基础 (Yesod) 的观点，因为根据麦格雷戈·马瑟斯的说法，圣灵是一种阴性力量。他在《卡巴拉揭秘》(Kabbalah Unveiled) 第 22 页中说：“我们通常被告知圣灵是阳性的。但‘灵’ (Ruach) 这个词是阴性的，正如在《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 中的这段话所表明的那样：‘Achath (阴性，

而非阳性的 Achad), Ruach Elohim Chiim:她是唯一的,生命之神的灵。’ ”
当我们从意识的不同层面来考虑中柱时,我们将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

31. 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是王国(Malkuth)这一源质,即地球王国。这个源质与其他源质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它不属于任何平衡的三角形,而被认为是承接所有其他源质影响的容器。其次,它是一个堕落的源质,因为在“堕落”时,它与生命之树的其他部分被隔断开来,而从“壳界”(World of Shells)——即“失衡力量之国”升起的“盘旋之龙”(Stooping Dragon)的尾巴将它与其他源质隔开。在王后,即“小面容的新娘”(Bride of Microprosopos)——王国(Malkuth)的肩后,巨蛇昂起了头,这里据说是施行最严厉的审判之地。王国(Malkuth)的领域与“逆位源质”(Averse Sephiroth)的地狱、逆位之树(Qliphoth)或邪恶魔鬼相邻。它是那道穹窿,神(Elohim)藉此将理解(Binah)的超然之水与利维坦(Leviathan)的深渊之水分开。

32. 关于逆位之树(Qliphoth)的含义,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详细探讨;但既然在此提及它们是为了说明王国(Malkuth)的位置,所以我们还必须补充一些内容,以使这个解释更易于理解。

33. 逆位之树(Qliphoth)(单数形式 Qliphah,意为放荡女子或娼妓)是邪恶的或逆位的源质,每一个都是从神圣之树上相应领域流溢出的失衡力量;这些流溢发生在进化的关键时期,那时众源质尚未达到平衡状态。因此,它们被称为“失衡力量之王”,即以东诸王,正如《圣经》所言,“在以色列未有君王之前就统治着的以东诸王”;而在《隐秘之书》(Siphrah Ditsniutha,马瑟斯译本)中说:“因为在达到平衡之前,面容与面容未曾相见。而古时的诸王已死,他们的王冠再也寻不见;大地一片荒凉。”

34.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生命之树及其上十个神圣源质排列的初步概览;我们也对其意义有了一些线索,并且领会到了几点关于心智在运用这些宇宙象

征进行冥想时如何运作的提示。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将每一条新信息准确地归入我们体系中的恰当位置；我们正在对整体图景轮廓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来构建这幅拼图。克劳利恰当地将生命之树比作一个卡片索引档案，其中每个符号都是一个信封。很难有更好的比喻了。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将开始填充这些档案柜，并通过同一符号在其他关联中的出现，发现它们之间的交叉索引。

八、生命之树的模式

1. 在生命之树上，有多种方式可以对十个神圣源质进行分组。关于这些方式，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是正确的而另一种是错误的；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通过揭示各个源质之间的关联与平衡，极大地阐明了它们的意义。

2. 这些分组方式也很有价值，因为它们使得生命之树的十进制系统能够与三、四、七进制的系统相对应。

3. 生命之树的首要构造是分为三柱。参照图示可以观察到，源质天然地适合这种三重垂直划分，因为它们排列在三列之中。这三柱分别被称为右侧的“慈悲之柱”、左侧的“严厉之柱”以及中央的“温和之柱”或“平衡之柱”（参见图一）。

4. 在继续之前，我们必须阐明生命之树左右两侧的意义。当我们看着图示中的生命之树时，我们看到“理解”（Binah）、“严厉”（Geburah）和“荣耀”（Hod）在左侧，而“智慧”（Chokmah）、“慈悲”（Chesed）和“胜利”（Netzach）在右侧；这是我们将生命之树用于代表大宇宙时看待它的方式。但当我们将它用于代表小宇宙，即我们自身的存在时，我们仿佛是“背身进入”其中，这样中央之柱就对应于脊柱，包含“理解”、“严厉”和“荣耀”的柱对应于右侧，而包含“智慧”、“慈悲”和“胜利”的柱则对应于左侧。这三柱也可以与瑜伽体系中的中脉（Shushumna）、左脉（Ida）和右脉（Pingala）相对应。当将生命之树用作主观符号时，记住这种左右反转至关重要，否则会导致混淆。

5. “严厉之柱”被认为是阴性或负向的，而“慈悲之柱”则被认为是阳性或正向的。从表面上看，这些归属可能看似会导致符号象征的矛盾，但根据我们现在对各个源质的了解来研究这两柱，就会发现这些矛盾纯粹是表面的，其符号象征的更深层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6. 可以观察到，那条指示源质相继发展的线在图示上呈之字形左右穿梭，因此被恰当地命名为“闪电”。这生动地表明了源质是相继地呈现为正向、负向和平衡的状态。这种表现方式远胜于将众源质垂直排列成一条直线，因为它揭示了神圣流溢的不同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7. 在负向、阴性的“严厉之柱”顶端是“理解”（Binah），即伟大之母。而“理解”被赋予了土星天球，土星是形态的赋予者。在“慈悲之柱”的顶端是“智慧”（Chokmah），即超然之父，一个阳性的潜能。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形态（Form）与力量（Force）的对立。

8. 在第二组三位一体中，我们有“慈悲”（Chesed/木星）与“严厉”（Geburah/火星）的对立。木星是立法者和仁慈的统治者，代表了建构性的力量；而火星是战士和毁灭者，代表了破坏性的力量。这再次构成了一对对立。

9. 这些面向在“慈悲之柱”底部的“胜利”（Netzach）和“严厉之柱”底部的“荣耀”（Hod）中再次出现。“胜利”是金星，是本能与情感，一股动能。“荣耀”是水星，是智识与具体思维，是将直觉知识转化为形态。

10.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每个源质相对于其流溢之源的前一个源质而言是负向的（即阴性的），它从中接收神圣的影响；而相对于其后的源质而言则是正向的（阳性的），它向后者传递神圣的影响。因此，每个源质都是双性的。

11. 那么，这两柱代表了自然界中的正向与负向力量、主动与被动、建构与破坏、具体化的形态与自由流动的力量。

12. 中央之柱上的源质可被视为代表了意识的层面及其运作的位面。“王国”（Malkuth）是感官意识；“基础”（Yesod）是星光层的心灵活动（psychism）；“美丽”（Tiphareth）是被照亮的意识，是与个性融合后的人格最高面向。这正是构成启蒙的真正状态；它是高我意识被带入人格之中。

13. 中央之柱向上穿过“知识”（Daath），那不可见的源质，它代表了意识的觉知或领悟。在这根柱的顶端是“王冠”（Kether），万物存在的根源。

14. 因此，意识在演化的过程中向下发展，从“王冠”的精神本质，经由“知识”的领悟，跨越深渊，进入“美丽”的转化意识，再进入“基础”的心灵意识到，最后到达“王国”的感官大脑意识。

15. 启蒙之路追随智慧之蛇在生命之树上的盘绕轨迹。但光照之路（Way of Illumination）则追随“箭径”（Path of the Arrow），那是由“应许之弓”（Qesheth）——环绕在“基础”之后的星光色彩虹——所射出的箭的路径。这是神秘主义者（mystic）区别于神秘学者（occultist）的道路。

16. 我们之前已探讨过生命之树的三个三位一体。为清晰起见，我们再次概括。马瑟斯称由“王冠”、“智慧”、“理解”构成的第一三位一体为“智识世界”；由“慈悲”、“严厉”、“美丽”构成的第二三位一体为“道德世界”；由“胜利”、“荣耀”、“基础”构成的第三三位一体为“物质世界”。在我看来，这种术语有误导性。例如，“物质世界”这个术语应专属于“王国”（Malkuth），而第三三位一体本质上是星光层的，我建议称之为“星光或魔法世界”。

17. 四重世界的划分则提供了另一种分组方式。最高的是“原型界”（Atziluth），由“王冠”构成。第二是“创造界”（Briah），由“智慧”和“理解”构成。第三是“形成界”（Yetzirah），由中间的六个源质构成，即“慈悲”、“严厉”、“美丽”、“胜利”、“荣耀”和“基础”。第四是“行动界”或“物质界”（Assiah），由“王国”代表。

18. 十个源质也被构想为七宫。第一宫包含三个超然源质；第七宫包含“基础”和“王国”；其余每个源质各自为一宫。

19.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三重划分。在此系统中，“王冠”被称为“大面容”（Arik Anpin）。接下来的六个源质（从慈悲到基础）被合称为“小面

容”（Zeir Anpin 或 Microprosopos），其核心是“美丽”。最后的“王国”则被称为“小面容的新娘”。

20. 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并非相互竞争，而是为了将卡巴拉的十进制系统与其他系统（如基督教的三进制或神智学的七进制）对应起来，同时也揭示了源质之间功能上的联系。

九、四重世界中的十个源质

1. 我们已经注意到卡巴拉学者将源质划分为四重世界，这是卡巴拉思想中常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在研究演化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生命之树并非一种任意的分类方法，仅仅因为某事物在一个体系中被归于某一类别，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另一个体系中同样恰当地被归于另一类别。同一符号在不同领域的再次出现，往往能提供宝贵的线索。

2. 根据另一种分类方法，十个神圣源质被认为在每一个卡巴拉世界中，于另一个显现的弧度或层面上出现。因此，正如“无限之光”（Ain Soph Aur）凝聚成一点，即为“王冠”（Kether），而流溢之力则穿过日益稠密的等级向下发展至“王国”（Malkuth）；同样，“原型界”（Atziluth）的“王国”被构想为催生了“创造界”（Briah）的“王冠”，如此依次向下贯穿各个层面。“创造界”的“王国”催生“形成界”（Yetzirah）的“王冠”，“形成界”的“王国”催生“行动界”（Assiah）的“王冠”，而“行动界”的“王国”，在其最低的面向，则与“逆位之树”（Qliphoth）相邻。

3. 然而，“原型界”（Atziluth）被认为是源质本身最自然的领域，因此它被称为“流溢界”（World of Emanations）。在这里，且仅在这里，上帝是直接行动，而非通过祂的使者。在“创造界”（Briah），祂通过大天使的中介行动；在“形成界”（Yetzirah），通过天使等阶；而在“行动界”（Assiah），则通过那些我称之为“世俗脉轮”（Mundane Chakras）的中心——即行星、元素和黄道十二宫。

4. 那么，在这四组符号中，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标记系统，用以表达任何给定力量在任何给定层面上的运作模式。这个标记系统是仪式魔法及其“力量之名”（Names of Power）的基础，也是护符魔法和塔罗占卜体系的基础。正是因此，关于那些“野蛮的召唤咒语”，据说连一个字母都不可更改，因为

这些名称是基于希伯来字母表的公式，希伯来文是西方的神圣语言，正如梵文是东方的神圣语言一样。

5. 在“原型界”（Atziluth），十个源质被赋予了十种神圣之名的形式。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不会忽略，上帝被冠以各种称号，如主、上主、天父等等。这些并非为避免重复而使用的文学手法，而是精确的形而上学术语。

6. 在“创造界”（Briah），据说强大的大天使们执行上帝的旨意并将其表达出来。在这一世界的生命之树上，与各个源质领域相对应的，是这十位强大神灵的名字。

7. 在“形成界”（Yetzirah），是无数的天使等阶执行神的命令；它们也被分配到各自的源质领域，使我们能够了解它们的运作模式和层面。

8. 在“行动界”（Assiah），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某些自然的力量中心也被赋予了类似的对应关系。我们将在详细研究各个源质时，探讨所有这些关联。

9. 在四重世界中对十个神圣源质的象征性表达里，还有另一组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克劳利所分类的四种色阶：分配给“原型界”的“国王”色阶；分配给“创造界”的“王后”色阶；分配给“形成界”的“皇帝”色阶；以及分配给“行动界”的“皇后”色阶。

10. 这种四重分类在所有卡巴拉事务中，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卡巴拉的西方魔法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据说它由“四字圣名”（Tetragrammaton）——通常被通俗地呈现为耶和华（Jehovah）——的四个字母所主宰。

11. 任何四重的神秘分类都被归于这“神名”的四个字母之下，通过它们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追溯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在实践神秘学中非常重要，稍后将会看到。

12. 四个重要的四重划分在其下找到了位置，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是：卡巴拉学者的四重世界；炼金术士的四元素；占星家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和行星的三重性四重分类；以及占卜中使用的塔罗牌四组牌。这种四重分类就像是揭开埃及象形文字钥匙的罗塞塔石碑。正是将所有这些因素排列在生命之树上的方法，为每一个实践神秘学体系提供了真正的秘传线索。

13. 那么，要理解一个源质，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它在四重世界中的主要对应关系；其次是它在上述四个实践神秘学体系中的次要对应关系；第三，我们可以以任何方式收集到的任何其他对应关系，以便众多见证的证词能揭示真相。

14. 但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卡巴拉与其说是一个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运用心智的方法。如果我们拥有知识，却没有掌握卡巴拉的思维技巧，那么这些知识对我们用处不大。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掌握这种心智技巧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高深的知识。

15. 卡巴拉学者称最高的四重世界“原型界”（Atziluth）为“原型世界”。马瑟斯则称之为“智识世界”。这个术语有误导性。它只是在我们通常理解的与心智、理性智力相关的意义上才是“智识的”，因为它被认为是原型观念的领域。但这些观念完全是抽象的，是通过一种完全超出我们所知的心智范围的意识功能来构想的。因此，称这个层面为“智识世界”会误导读者。

“原型”（Archetypal）这个术语则能准确地描述它。

16. “原型界”被卡巴拉学者认为由“四字圣名”中的“Yod”所主宰。我们可以由此合理推断，在任何其他四重体系中，凡据称也由“Yod”所主宰的，都将指代该力量或主题的“原型”或纯粹灵性的面向。在不同权威给出的其他关联中，有塔罗牌中的权杖牌组和火元素。

17. 所有秘传思想体系以及所有通俗神学，都将显化宇宙不同部分的构建与主宰归因于在神性指导下工作的、智慧且有目的的存在的中介。现代思想试图

通过将显化简化为力学问题来回避这一概念的含义；但它并未成功，而且有迹象表明，它离将心智视为形态之根源的观点不远了。

18. 古代智慧的概念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粗糙，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显化背后的致动力量在本质上更接近于心智而非物质。

19. 古代智慧的入门者们对他们的哲学毫不含糊；他们将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加以人格化，赋予其名字，并构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来代表它。

20. 这些魔法形象被构建起来，用以代表宇宙力量在其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显现模式。它们被赋予名字，入门者将它们视为人格化的存在，而不去费心探究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它们就是人格化的存在。

21.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为了从卡巴拉中领悟任何意义，必须使用卡巴拉学者的心智技巧；这种构想形象和振动其名称的方法，旨在让学生与生命之树上每个领域背后的力量建立联系。

22. 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个源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探究它所指代的自然面向——我们不仅要理智地研究它、冥想它，还要尝试在心灵和直觉上与其影响和领域建立联系。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总是从顶端开始，尝试与散发该领域并在其中显现的神性面向建立灵性联系。

23. 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中，以其神圣之名敬拜了万物的创造者与维持者之后，我们接着祈请该领域的大天使，那伟大的灵性存在。我们请求大天使的祝福，并恳求他命令分配给该领域的天使等阶，在它们所运作的自然领域中对我们友善且乐于相助。

24. 以这种方式接近，我们会发现关联链在象征意义上远比我们曾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因为潜意识被触动，其众多意象室中的一间被打开，而所有其他房间则被排除在外。因此，上升到意识中的关联链应不受任何外来观念的混杂，并忠于其类型。

25. 首先，我们在脑海中回顾所有我们能记起的可能符号，当这些符号呈现于意识时，我们尝试看清它们对所研究领域秘密的意义和影响。但我们不要过于用力；因为如果我们专注于一个符号并强行解析它，我们将会关闭那层保护潜意识的脆弱面纱。

26. 当我们如此进行，追溯关联链的错综复杂时，会发现一种直觉的持续评注伴随着这个过程。在实验重复两三次之后，我们会感到以一种特别亲密的方式了解了那个源质，感觉在那里就像在家一样，它的感觉与我们尚未研究过的其他源质完全不同。

27.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方法的经历。我当时正在研究第三十二条路径，即土星之路，连接着“王国”和“基础”，这是一条非常困难和险峻的路径。在我的星盘中，土星的相位不佳，我常常在事务中感受到它的对抗性影响。但在我成功地沿着土星之路走向不可见的靛蓝色黑暗，直到“基础”的月亮在紫色和银色的地平线上升起之后，我感到自己接受了土星的启蒙。

28. 从这两个简短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生命之树的冥想构成了一个极其实用和精确的神秘发展体系；这个体系之所以特别有价值，在于它是平衡的，因为显现的不同面向被一一剖析和处理，无一被忽略。当我们走遍生命之树的所有路径时，我们将学到死亡与魔鬼的教训，正如我们学到天使与大祭司的教训一样。

十、生命之树上的路径

1. 《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将十个源质本身，以及连接它们的线条，都称为“路径”，这是恰当的，因为它们都是神圣影响力的通道。但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只将连接源质的线条视为“路径”，而将源质本身视为生命之树上的“领域”。这是卡巴拉体系中众多技巧和“障眼法”之一，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路径有三十二条，正如《创造之书》所言，我们就无法将它们与希伯来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字母相对应，而这些字母及其数值和对应关系，正是解开路径之谜的钥匙。

2. 据说每一条路径都代表了它所连接的两个源质的平衡状态，我们必须结合我们对这两个源质的知识来研究它，才能领会其意义。某些符号也被分配给了路径本身。如前所述，这些符号是：希伯来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字母；黄道十二宫、行星和元素。

3. 第三组要置于路径上的符号，是塔罗牌中的二十二张王牌或大阿尔卡纳。有了这三组符号以及四种色阶的颜色，我们的主要象征体系就完整了；次要的象征体系则包含了通过所有系统和层面无限延伸的对应关系。

4. 生命之树、占星学和塔罗牌并非三个独立的神秘体系，而是同一体系的三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其他两个都将难以理解。只有当我们在生命之树的基础上研究占星学时，我们才拥有一个哲学体系；这同样适用于塔罗占卜体系，而塔罗牌本身，以其全面的诠释，为生命之树应用于人类生活提供了钥匙。

5. 占星学之所以如此难以捉摸，是因为未受启蒙的占星师只在一个层面上工作；但受启蒙的占星师，以生命之树为蓝图，在四重世界的四个层面上进行诠释。

6. 所有占卜体系和所有实践魔法体系的原理与哲学都基于生命之树；任何试图在没有这把钥匙的情况下使用它们的人，都像是鲁莽之人。了解生命之树的入门神秘学者，就像是懂得生理学和药物化学原理的科学医师，并据此开出处方。

7. 关于塔罗牌的归属，已有多种方法从传统源头中整理出来。在我们的体系中，我们将遵循克劳利给出的顺序，因为其对应关系能够完美契合，而其他体系则不然。

8. 根据这个体系，塔罗牌的四组牌被分配给卡巴拉学者的四重世界和炼金术士的四元素。权杖牌组分配给“原型界”（Atziluth）和火。圣杯牌组分配给“创造界”（Briah）和水。宝剑牌组分配给“形成界”（Yetzirah）和风。星币或圆盘牌组分配给“行动界”（Assiah）和土。

9. 四张 A 牌分配给“王冠”（Kether），第一源质；四张 2 牌分配给“智慧”（Chokmah），第二源质；依此类推，四张 10 牌分配给“王国”（Malkuth）。由此可见，塔罗牌四组牌中的牌张代表了神圣力量在自然界每个领域和每个层面上的运作。

10. 塔罗牌中的四张宫廷牌在传统牌组中，其排列和象征意义有所不同。国王，代表“四字圣名”中“Yod”的迅捷行动；王后，代表“He”的稳定力量；王子，对应于“Vau”；而公主，则对应于“He final”。

11. 二十二张王牌由不同权威以不同方式排列，但在我们的体系中，将遵循克劳利给出的顺序。

12. 在这些篇章中，我们旨在阐述生命之树的哲学，并提供足够的实践指导，使其可用于冥想目的；但我们不打算传授用于魔法目的的“实践卡巴拉”；因为那只能在神秘圣殿中得到恰当的学习和安全的实践。

13. 如果，根据此处给出的信息，并通过实践所述方法，任何人能够自己推导出“实践卡巴拉”的钥匙——他很可能做到——那么，谁又能否定他拥有这些钥匙的权利呢？

14. 除了在魔法中的应用，生命之树作为冥想符号也极具价值。通过冥想，有可能平衡我们本性中相互冲突的元素，使之达到和谐。

15. 在此，我不可能给出任何实践魔法的公式；在使用这些公式之前，必须接受它们所属的启蒙等级。没有这些等级，学生就像是读了医学教科书后试图自己诊断和治疗病症的人一样。

16. 西方秘传传统的“大奥秘”的仪式启蒙，是基于生命之树的原则。每个等级对应一个源质，并授予该自然领域的力量。

17. “大奥秘”中每个启蒙等级的目标，是依次将候选人引入每个源质的领域，从“王国”开始沿生命之树向上。

18. 为了在路径上进行星光体投射，持有与之对应的启蒙等级是必要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除非一个人接受了该等级，否则路径的守护者将不认识他，并会充满敌意而非帮助。

19. 然而，这些考虑绝不应使任何希望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冥想路径和领域的人感到气馁。在他冥想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如此深入路径的精神，以至于其守护者会认识他并欢迎他。届时，他实际上已经自我启蒙了。

20. 从启蒙的角度来看，生命之树是连接小宇宙（即人）与大宇宙（即在自然中显现的上帝）的纽带。仪式启蒙是将小宇宙的源质（脉轮）与大宇宙的源质相连接的行为。

21. 通过我所描述的冥想进行的自我启蒙过程，比仪式启蒙的过程要慢，但如果由合适的人坚持下去，它是确凿无疑的。

十一、个人（主观）源质

1. “下如其上”，人是一个微缩的宇宙。构成显化宇宙的所有要素，都同样存在于他的本性之中。因此，当他达到完美时，据说他比天使更高。然而，在目前阶段，天使是完全进化的存在，而人不是。

2. 至此，我们已将生命之树视为大宇宙（即宇宙）的缩影，并探讨了如何运用其符号与客观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建立联系。现在，我们将从个人（主观）领域，即个体本性的角度来探讨它。

3. 公认的对对应关系，主要基于赋予不同源质的行星的占星学归属，以及一个将人形背靠于生命之树的粗略解剖学方案。这种方案对我们的目的而言过于粗糙。此外，拉比们自己也使用了一套极其详尽的解剖学比喻。这些指涉不能被字面理解并应用于人体形态。

4. 源质，无论是单独还是在其关系模式中，相对于大宇宙代表了演化的相继阶段；而相对于小宇宙，则代表了意识的不同层面和性格的不同要素。这些意识层面与身体的心灵中心（psychic centres）有某种关联，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我们得出的结论不能粗糙和守旧。

5. 普遍认为，瑜伽文献中描述的脉轮（chakras）或心灵中心，并非位于它们所关联的器官内部，而是位于气场（auric envelope）中大致相应的位置。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将不同的源质与我们解剖学上的四肢或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而应将这类类比视为隐喻，并探寻它们可能代表的心灵原则。

6. 在对每个源质从这一角度进行详细研究之前，对整个生命之树进行一次总体概览会非常有帮助。本章内容必然是发散性和非结论性的，但它将使对单个源质的详细研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

7. 生命之树最明显的划分是三柱，这立刻让我们想起了瑜伽士描述的两条生命能量（Prana）通道：左脉（Ida）、右脉（Pingala）和中脉

(Shushumna)；以及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二元原则，与作为两者之间平衡之道的“道”。

8. 在我看来，中央之柱应被视为代表意识，而两侧的柱子则代表显化的正向与负向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瑜伽体系中，当昆达里尼（Kundalini）沿中脉上升时，意识得以扩展；而在西方的魔法操作“层面飞升”（Rising on the Planes）中，也是沿着生命之树的中央之柱进行的。

9. “王国”（Malkuth），即地球领域，被神秘学者视为代表大脑意识，这一点在任何星光体投射之后都会举行回归“王国”并在此重新建立正常意识的仪式中得到证明。

10. “基础”（Yesod），即月亮领域，被视作心灵意识（psychic consciousness），也代表生殖中心。“美丽”（Tiphareth）则被视为更高层级的心灵活动，即真正被照亮的视觉，并与人格启蒙的最高等级相关联。

11. “知识”（Daath），那神秘、不可见的源质，在西方体系中与后颈部，即脊柱与头骨相接之处相关联。“知识”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另一个维度的意识，或另一个层面上的意识；它本质上代表了调性的转换。

12. “王冠”（Kether）被称为“王冠”。王冠位于头部之上，“王冠”通常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在肉身化期间无法达到的意识形式。就形态层面而言，它本质上处于整个体系之外。与“王冠”相关的灵性体验是与神合一。

13. 这些源质无疑与印度体系中的脉轮有其对应关系，但不同权威给出的对应方式各不相同。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西方使用四重系统，东方使用七重系统，因此很难获得精确的对应。在我看来，最好是寻找首要原则，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整齐的排列模式而扭曲对应关系。

14. 在我所知的作者中，只有克劳利和 J.F.C.富勒将军尝试过这种对应。富勒将军将根轮（Muladhara Lotus）归于“王国”，指出其四片花瓣对应四元素。

15. 这个莲花位于会阴部，与肛门及排泄功能相关。克劳利也将臀部和肛门归于“王国”。

16. 将“王国”视为根轮，我们可以认为它代表了生命过程的最终结果，它们在形态中的最终凝结，并臣服于死亡的分解影响，以便其物质可以被再次利用。

17. 生殖轮（Svadisthana Chakra），即位于生殖器官底部的六瓣莲花，被富勒将军归于“基础”。这与西方传统一致，该传统将“基础”归于神圣之人的生殖器官。

18. “美丽”（Tiphareth）被普遍认为代表太阳神经丛和胸部；因此，将脐轮（Manipura）和心轮（Anahata Chakras）归于它似乎是合理的，正如克劳利所做的那样。

19. 同样，喉轮（Visuddha Chakra）与喉部相关，被克劳利归于“理解”（Binah）；眉心轮（Ajna Chakra）位于鼻根处，与松果体相关，被同一权威归于“智慧”（Chokmah），可以认为它们在位于颅底的“知识”（Daath）中结合并发挥功能。

20. 顶轮（Sahasrara Chakra），即位于头顶之上的千瓣莲花，被克劳利归于“王冠”，这一归属几乎无可争议，因为第一路径的名称“王冠”本身就预示了这一点，它安放于头部之上。

21. 两侧的“严厉之柱”和“慈悲之柱”可以被看作代表正向与负向原则，而它们各自的源质则代表了这些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运作模式。

22. “严厉之柱”包含“理解”、“严厉”和“荣耀”，即土星、火星和水星。“慈悲之柱”包含“智慧”、“慈悲”和“胜利”，即黄道带、木星和金星。“智慧”和“理解”在卡巴拉的象征体系中，由男性和女性形象代表，是超然之父和超然之母。

23. “慈悲”（木星）和“严厉”（火星）在卡巴拉象征中都由戴冠的形象代表，前者是宝座上的立法者，后者是战车中的战士国王。它们分别代表建构与破坏原则。

24. 下一组三位一体，“胜利”、“荣耀”和“基础”，代表了魔法和星光层的事物。“胜利”（金星）代表了元素力量的更高面向；而“荣耀”（水星）代表了魔法的心智层面。前者是神秘的，后者是玄奥的，它们在元素的“基础”中综合。

25. 由此可见，三个“形态”源质位于“严厉之柱”，三个“力量”源质位于“慈悲之柱”，而在它们之间的“平衡之柱”上，则设定了不同层面的意识。“严厉之柱”以“理解”为首，是女性原则；“慈悲之柱”以“智慧”为首，是男性原则；而“平衡之柱”则是中脉和道。

十二、生命之树上的众神

1. 所有比较宗教及其旁支——民俗学的学生都同意，原始人类在观察并开始分析周围的自然现象时，会将它们归因于与自身本性相似、但在力量上超越自身的存在。

2. 现在，人类学家所描述的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很粗糙，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翻译原始观念时，选择了带有粗糙联想的词语。

3. 秘仪中有一句格言：“切勿亵渎他人所认识其神之名。因为若汝在安拉之名上如此行，汝亦将在阿多奈之名上如此行。”

4. 毕竟，当原始人将自然现象的起因归结为与人类思维过程同性质、但处于更高层面的活动时，他离真相又有多远呢？这不正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都在逐渐趋近的那个点吗？

5. 我们可以用人类意识的术语来人格化自然力量；或者我们可以用自然力量的术语来抽象化人类意识；这两种做法在神秘形而上学中都是合法的，并且这个过程能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线索和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

6. 对自然力量的人格化与神化，是人类为了发展出一套一元论的宇宙观，并从一个未解决的二元论的破坏性和束缚性影响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次粗糙而精明的尝试。

7. 因此，我们不应将异教神殿视为人类心智的偏差；我们也不应试图从未受教导和未受启蒙者的角度去理解它们；我们应试图找出它们在鼎盛时期，对于该信仰中那些高度智慧和博学的最高祭司们必定意味着什么。

8. 在评判这些事物时，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基督教，它会呈现出何种形式。不怀好意的观察者很可能会得出我们崇拜一只羊的结

论，而圣灵则会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解读。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被字面理解，那么我们也应相信其他人会使用隐喻。

9. 如果我们以一种虔敬和同情的精神，去接近那些我们称之为异教徒的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并认识到安拉、梵天和阿蒙-拉都只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的不同名称，那么我们将学到很多在欧洲当诺斯替主义被扼杀、其文献被销毁时所遗忘的东西。

10. 然而，我们会发现，异教信仰以一种不易被欧洲心智吸收的形式呈现其教导，如果我们想要领会其意义，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术语重新表述它。我们必须将形而上学的概念与异教的符号联系起来。

11. 现代入门者用于诠释古代神话语言的方法，非常简单有效。他在卡巴拉生命之树中，找到了连接高度风格化的异教体系与他自己更理性方法之间的纽带。

12. 铭记上述观念，现在让我们尝试将古代神殿与生命之树上的领域进行协调。生命之树上有十个这样的领域，即十个神圣源质，我们必须根据类型，将我们希望研究的任何神殿中的不同神祇分配到这些领域中。

13. 很明显，这具有极大的智识价值，但还有另一种价值，对于没有经历过秘仪运作的普通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显现；举行一个象征性地代表被神祇人格化的力量运作的仪式，对于任何对心灵影响敏感的人的潜意识心智，都会产生非常显著甚至剧烈的影响。

14. 概括地说，我们将所有异教神殿中的神祇分门别类地归入十个神圣源质的十个“鸽子笼”中，主要依靠它们的占星学关联来作为指导，因为占星学是唯一的通用语言。

15. 克劳利在他关于对应关系的书《777》中给出的体系里，将众神分配给了路径和源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并会导致混淆。只有源质代表自然力量；路径是意识的状态。源质是客观的，路径是主观的。

16. 在我看来，路径本身应被视为仅受其源质归属所掌管的神圣之名直接统辖，而不应与其他神殿混淆。

17. 例如，连接“美丽”和“理解”的第十七条路径，被《创造之书》归于风元素。我们最好是使用风元素的仪式和与之相关的神圣之名来操作它，并通过适当的“塔特瓦”（Tattva）来接近它，而不是用克劳利分配给它的那些不相容的神祇——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雅努斯、阿波罗、墨尔提等——的关联来混淆问题。

18. 源质应从大宇宙的角度来诠释，路径则应从微观宇宙的角度来诠释；这样，我们就能在人与自然中找到生命之树的线索。

十三、生命之树的实践工作

1. 如果在至今跟随这些卡巴拉研究的读者中，有任何西方神秘学的高阶学生，他们无疑会发现其中熟悉的内容远多于新颖或原创的部分。在研究这个古老知识的宝库时，我们如同在挖掘一座被埋葬的神殿遗址；我们是在挖掘碎片，而非研究一个连贯的体系。

2. 然而，在这些零散的碎片上所做的研究工作，远比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多。布拉瓦茨基夫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将其展示给一个对此知之甚少的公众。G.R.S.米德的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资讯。阿特伍德夫人的巨著向我们揭示了炼金术象征的意义。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人是作为该传统的入门者来阐释西方传统的。

3. 那些从内部——也就是说，带着启蒙的钥匙——来研究这个主题，并将其作为提升意识的实践体系的人，大多保持着一种秘密主义。这种保密在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柱来“奖赏”这类研究的时代，或许是正当甚至必要的，但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除了为了创造和维持声望之外，很难将其归因于任何更可信的动机。

4. 然而，我们本土传统的被埋葬的神殿实际上已经被部分挖掘出来了，但这些被抢救出来的碎片并未按照欧洲学术的光荣传统提供给学生们，而是被收集到私人收藏中，其钥匙掌握在个别人手中。我毫不怀疑，这些篇章会引起某些人士的不快。但是，我也毫不怀疑，无数徒劳地尝试西方道路的学生，或许能从这些篇章中找到他们所受训练中那些难以理解的方法的关键和解释。

5.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已尽力阐明支配魔法象征使用的原则。仪式方法的实际运用最好在有经验者的指导下进行；独自或与同样没有经验的同伴一起工作，是冒不必要的风险，但任何人都可以尝试冥想的方法。

6. 为了有效地使用魔法符号，必须与每一个独立的符号建立联系。仅仅列出一张符号清单然后着手构建一个仪式是没什么用的。在魔法中，如同拉小提琴，必须自己“创造音符”；它们不像钢琴上的音符那样是现成的。

7. 与三十二条路径中每一条相关的符号集，被入门者用来构建魔法意象；他不仅需要理论上了解这些符号，还必须在实践中了解它们；也就是说，他不仅要要将它们牢牢记在心里，还必须对它们进行单独的冥想，直到他洞悉其意义并体验到它们所代表的力量。

8. 未受启蒙的探究者可能会好奇，如此庞大的数据是如何在记忆中分类保存的。首先，将生命之树作为冥想方法的严肃学生，每天都会规律地进行练习。此外，通过经验会发现，分配给每个源质的符号具有一种奇特的逻辑基础，深藏于潜意识之中，这些符号序列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记。

9. 一个符号集被分配给十个神圣源质本身，另一组则分配给连接它们的十二条路径。然而，有些符号在两组中都会出现，并且所有符号都通过其占星学和数字的关联而相互连接。

10. 通过生命之树的使用而唤起的景象，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引导的清醒梦，它被刻意地赋予动机，并有意识地与某个选定的主题相关联，借此不仅潜意识的内容，连同超意识的感知也被唤起，并使其能为意识所理解。

11. 在研究生命之树时，学生应始终从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方面来思考每个源质：哲学、心灵（psychism）和魔法。为此，他应首先将其视为代表了宇宙演化中某个因素，无论它是否仍在显现、已经消逝，还是尚未达到稠密物质的层面。

12. 另一个启迪的来源，可以在源质的附加称号中找到，每个源质都有一到二三十个称号。这些是古代拉比们赋予各个源质的生动描述性名称，散见于卡巴拉文献中，它们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

13. 一旦我们熟悉了象征体系，我们也可以将其他体系中等同的神祇分配给各个源质，当我们查找这些神祇被赋予的符号、功能、宇宙概念和崇拜方法时，我们会获得新的启示之光。

14. 为了操作生命之树及其路径的心灵层面，神秘学者使用意象，因为正是通过意象和唤起它们的名称，景象才得以形成。他为每个源质关联一个主要符号，这被称为其“魔法意象”。其次，他在心中为它关联一个几何图形，该图形以各种方式体现其特征。

15. 然而，生命之树上最重要的形式，是与每个源质相关联的四个“力量之名”；与这些名字相关联的是四种颜色，它们被构想为在卡巴拉学者的四重世界中以象征形式显现。

16. 第二个“力量之名”是该领域的大天使之名，代表了在该阶段演化得以开创和指导的那个存在的有组织意识。

17. 第三个“力量之名”并非指代一个存在，而是一整类存在，即拉比们所称的天使等阶，这些同样代表了智慧的自然力量。

18. 第四个则指代我们所称的“世俗脉轮”，也就是说，被视为在该源质主导下发生的特定演化阶段的产物，并代表着它的天体。

19. 我们考虑源质的第三个方面是魔法方面，这本质上是实践性的。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思考在这些神性显现的不同面向主导下，可能会体验到什么，以及当魔法师掌握了它们的教训后，可以运用何种力量。

20. 每个源质都被赋予一种美德，代表其理想的面向，即它为演化带来的天赋；以及一种恶德，这是其品质过剩的结果。例如，“严厉”（Geburah），即火星，其美德是能量和勇气，其恶德则是残忍和破坏性。

21. 我更愿意称之为“灵性体验”，或克劳利所谓的“魔法力量”，是一种对宇宙科学某个方面的深刻领悟或洞见。这构成了赋予每个源质的等级启蒙的精髓。

22. 中世纪的卡巴拉学者也为每个源质分配了身体的一部分，但这不能太字面地理解；真正关键在于认识到不同的源质代表了意识中的不同要素。

23. 每个源质和路径都被分配了象征性的动物、植物和宝石。学生有必要了解这些，原因有二：首先，它们为不同神殿中的神祇与源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其次，它们构成了星光层路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在灵视旅行中充当路标。

24. 或许有人认为，古代神话中象征性野兽与神祇的关联完全是任意的，是诗意思想的产物。对此，神秘学者回答说，诗意的想象并非任意之事。

25. 荣格博士对人类心智的神话创造能力有很多论述，神秘学者知道这是真实的。然而，他也知道，其含义远比心理学迄今所怀疑的要深远得多。

26. 将植物与不同路径相关联的基础有二。首先，有些植物在传统上与神的传说相关，如谷物与刻瑞斯（Ceres），葡萄藤与狄俄倪索斯；这些我们发现与源质相关联。

27. 某些药物也以类似的方式与不同的源质相关联；在这里，我们同样需要区分迷信与神秘。药物的任意归属并非总能通过实际实验来证实，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整类药物都可以被视为受某些源质的主宰。

28. 这为药物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药物活动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正是这一方面，受到了像帕拉塞尔苏斯这样的入门医师的特别研究。

29. 神秘学者知道，每一个生理活动和功能都有其心理层面；他也知道，通过适当的精神活动，可以强有力地增强所有药物的作用。

30. 这一考虑引出了将某些宝石和金属与不同源质相关联的问题，这种关联是由占星学和炼金术的考虑共同决定的。

31. 同样，香气，尤其是熏香，也与不同的源质相关联。众所周知，没有什么比气味更能有效地诱导心境或激发心灵意识了。

32. 魔法武器也被包含在与每条路径相关联的众多符号和物质清单中。魔法武器是某种在唤起特定力量时使用的工具，或是其显现的载体，例如魔法师的权杖或占卜师的水碗或水晶球。

33. 如前所述，各种占卜体系都与生命之树有其关联，并在其中找到其最微妙的线索。

34. 生命之树实践工作一个最有趣和重要的方面，涉及如何运用仪式和护符魔法来补偿占卜科学所揭示的结果。

35. 正是因此，未受启蒙者的占卜往往会带来厄运，因为它通过将心智集中于微妙的力量上来搅动它们，却没有通过适当的魔法努力来补偿那些失衡的部分。

第二部分

十四、概述

1. 在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卡巴拉生命之树的总体框架和使用方法。现在，我们将进入对单个源质的详细研究。这项研究必然是尝试性的，因为要完全理解与每个源质相关联的、如无尽分叉般展开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足以投入一生的研究。但凡事总要有开端，因此有了这些初步的笔记；因为我不认为接下来关于各个源质的章节配得上比这更好的称呼，尽管它们是我对那个奇妙的复合符号长达十年冥想的结晶。

2. 每部分开头的“对应关系表”包含了与每个源质相关的主要符号和观念的精选，绝不敢声称全面。然而，它们包含了更具意义的符号，足以让学生对这一主题获得坚实的哲学理解，并亲自尝试将生命之树用作冥想符号。

3. 这些参考资料主要取自阿莱斯特·克劳利的《777》，他则源于麦格雷戈·马瑟斯的手稿。据我追溯，马瑟斯的资料（他未给出权威来源）借鉴了约翰·迪伊博士和爱德华·凯利爵士、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雷蒙·卢利和皮特罗·德·阿巴诺等早期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作家中，同样的材料散见于克诺尔·冯·罗森罗特、温·韦斯科特、埃利法斯·莱维、阿特伍德夫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安娜·金斯福德、梅贝尔·柯林斯、帕普斯（恩考斯）、圣马丁、杰拉尔德·梅西、G.R.S.米德等许多人的著作中。

4. 其他信息来源包括：弗雷泽的《金枝》；瓦利斯·巴奇的作品；荣格和弗洛伊德博士的著作；乔伊特博士的希腊文译本；《东方圣书》系列；洛布古典丛书；斯蒂芬·麦肯纳翻译的普罗提诺作品；松奇诺出版社出版的《光辉之书》译本；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信息来源——《圣经》。所谓的神秘学保密，不过如此！

5. 可以看到，赋予每个源质的符号都按特定标题下的常规顺序列出。为了理解神秘学者赋予这些不同部分的意义及其用途，有必要详细解释其分类方法。

6. 第一节：赋予源质的称号。 其名称首先以希伯来文给出，然后是英文，并附上希伯来文拼写。所有卡巴拉中使用的专有名词的准确拼写至关重要，因为卡巴拉学者赋予了它们数值，而这些数字的意义被那些运用数值方法的人所使用。

7. 第二节：每个源质相关的魔法意象与符号。 魔法意象是神秘学者构建起来用以代表该源质的心理图像，其细节在冥想中能产生许多重要的象征。

8. 第三节：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这为任何冥想都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因为它揭示了在自然界中运作的灵性力量的平衡状态。

9. 第四节：《创造之书》文本。 这包括了《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中对该领域或路径的描述。我使用的译本是温·韦斯科特的版本。

10. 这些描述极其神秘，但它们会时常闪现出灵感的火花，并无疑包含了卡巴拉哲学的精髓。

11. 第五节：描述性称号。 这是拉比文献中应用于特定源质的名称目录。这些称号极大地阐明了主题，也便于学生在追溯与特定源质相关的观念时作为参考。

12. 第六节：赋予每个源质的力量之名。 神名代表了力量最灵性的形式，并被构想为代表该力量在“原型界”（Atziluth）——卡巴拉学者四重世界中最高的世界——中的运作。

13. 大天使之名代表了力量在“创造界”（Briah），即更高心智的世界，也即原型观念中的运作。

14. 天使等阶对应于“形成界”（Yetzirah）或星光层，而“世俗脉轮”则是每种力量在“行动界”（Assiah）——物质世界——中的代表。

15. 在我的表格中，我称之为赋予每个源质的“灵性体验”，克劳利则称之为“魔法力量”。

16. 第七节：赋予生命之树上每个源质的美德与恶德。这些指明了获得该等级启蒙所必需的品质，以及该领域中任何失衡力量所呈现的形式。

17. 第八节：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小宇宙，即人，与源质的大宇宙相对应，这从许多实践角度来看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灵性疗愈和占星学方面。

18. 第九节：塔罗牌的四组牌。将塔罗牌归于生命之树，开辟了广阔的实践重要性领域，并构成了占卜艺术的哲学基础。

19. 如果读者牢记这些解释，他们将能够跟随在阐明赋予每个源质的象征意义时所展开的推理和引申思路。

20. 将不同的多神教神殿以及基督教、希伯来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的天使学说，与生命之树的分类进行关联，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21. 第十节：闪耀色阶。这仅对拥有必要钥匙的高阶学生有用。

十五、王冠，第一源质

KETHER, THE FIRST SEPHIRAH

TITLE: Kether, the Crown.
(Hebrew—Kaph, Tau, Resh)

MAGICAL IMAGE: An ancient bearded king seen in profile.

SITUATION ON THE TREE: At the head of the Pillar of Equilibrium in the Supernal Triangle.

YETZIRATIC TEXT: The First Path is called the Admirable or Hidden Intelligence because it is the Light giving the power of comprehension of the First Principle, which hath no beginning. And it is the Primal Glory, because no created being can attain to its essence.

TITLES GIVEN TO KETHER: Existence of Existences. Concealed of the Concealed. Ancient of Ancients. Ancient of Days. The Primordial Point. The Point within the Circle. The Most High. The Vast Countenance. The White Head. The Head which is not. Macroprosopos. Amen. Lux Occulta. Lux Interna. He.

GOD-NAME: Eheieh.

ARCHANGEL: Metatron.

ORDER OF ANGELS: Holy living creatures. Chaioth ha Qadesh.

MUNDANE CHAKRA: Rashith ha Gilgalim. Primum Mobile. First Swirlings.

SPIRITUAL EXPERIENCE: Union with God.

VIRTUE: Attainment. Completion of the Great Work.

VICE: —

CORRESPONDENCE IN MICROCOSM: The Cranium. The Sah. Yechidah. The Divine Spark. The Thousand-petalled Lotus.

SYMBOLS: The point. The crown. The swastika.

TAROT CARDS: The four Aces.

ACE OF WANDS: Root of the Powers of Fire.

ACE OF CUPS: Root of the Powers of Water.

ACE OF SWORDS: Root of the Powers of Air.

ACE OF PENTACLES: Root of the Powers of Earth.

COLOUR IN ATZILUTH: Brilliance.

BRIAH: Pure white brilliance.

YETZIRAH: Pure white brilliance.

ASSIAH: White, flecked gold.

称号： 王冠, Kether（希伯来文：Kaph, Tau, Resh）	世俗脉轮： Rashith ha Gilgalim（ראשית הגלגלים - 最初的涡旋；PS：圣经创世纪第一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 Rashith 就是“起初”的意思）、原动天、原初的急流
魔法意象： 一位侧面可见的、留着古代胡须的国王	灵性体验： 与神合一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平衡之柱的顶端，超然三角之内	美德： 成就；伟大工作的完成
《创造之书》文本： 第一路径被称为“令人赞叹的”或“隐藏的智能”，因为它是赋予理解“第一原则”力量之光，而该原则没有开端。它也是“原初的荣耀”，因为没有任何被造物的存在能达到其本质。	恶德： (无)
赋予王冠的称号： 存在之存在，隐藏之隐藏，远古之远古，亘古常在者，原初之点，圆中之点，至高者，广阔面容，白头，非头，Macroprosopos（大面容），阿门，隐秘之光，内在之光，He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头骨；Sah；Yechidah（יְחִידָה - 唯一）、神圣火花、千瓣莲花
神名： Eheieh	符号： 点；王冠；卍字（Swastika）
大天使： 梅塔特隆（Metatron）	塔罗牌： 四张 Ace 权杖 Ace：火元素力量之根 圣杯 Ace：水元素力量之根 宝剑 Ace：风元素力量之根 星币 Ace：土元素力量之根
天使等阶： Chaioth ha Qadesh，神圣活物	原型界（Atziluth）颜色： 明亮 创造界（Briah）颜色： 纯粹明亮的白色 形成界（Yetzirah）颜色： 纯粹明亮的白色 行动界（Assiah）颜色： 白色中带金色斑点

1. “王冠”（Kether）是第一源质，位于平衡中柱的顶端，从它向后悬垂着“否定性存在之幕”。在“王冠”之中没有形态，只有纯粹的存在，无论那可能是什么。可以说，它是一种仅比非存在高一级的潜伏状态。

2. “王冠”是一，它在没有任何自身映像可作为意识中的意象并建立极性之前就已存在。我们必须相信，它通过独自存在，超越了所有已知的显化法则。但当我们谈论“王冠”时，必须记住，我们不是指一个人格，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3. 人类心智除了形态与活动之外，不知道其他存在模式，因此很难对一个完全无形、被动的状态获得任何恰当的概念，而这个状态却又绝非“非存在”。

4. 第一源质被称为“王冠”，请注意，不是“头颅”。王冠是叠加在头颅之上的东西，这清楚地暗示我们，“王冠”属于我们的宇宙，但并不在其内。我们也在其小宇宙的对应关系中找到了千瓣莲花，即“顶轮”（Sahasrara Chakra），它位于头顶上方的气场中。

5. 在吠檀多哲学中，“王冠”无疑等同于“至高梵”（Parabrahman），“智慧”（Chokmah）等同于“梵”（Brahman），而“理解”（Binah）等同于“原质”（Mulaprakriti）。在其他伟大的人类思想体系中，“王冠”等同于它们的初始概念，可被视为众神之父。

6. “王冠”是万物升起的深渊，也是在演化时代结束时万物将回归之处。因此，在外传的与“王冠”相关的神话中，我们发现了非存在的暗示。然而，在秘传概念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王冠”是存在的最强烈形式，是不受形态或反应限制的纯粹存在。

7. 描述“王冠”的《创造之书》文本，如同《创造之书》的所有言论一样，是一句隐藏的话语。它称“王冠”为“隐藏的智能”，这个称谓在卡巴拉

文献中赋予“王冠”的其他几个称号中得到了证实。它是“隐藏之隐藏”、“不可测的至高”、“非头”。

8.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原型界”（Atziluth）中考虑“王冠”，也就是说，视其为本质和原初的精华。我们现在必须在卡巴拉学者所区分的其他三个世界中考虑它。

9. 卡巴拉学者构想生命之树存在于四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纯粹精神的“原型界”；原型心智的“创造界”（Briah）；星光层图像意识的“形成界”（Yetzirah）；以及物质世界的“行动界”（Assiah），包括其稠密和更精微的方面。

10. 对“Eheieh”之名下神性的祈请，即对纯粹存在、永恒、不变、无属性或活动的肯定，构成了所有魔法工作的首要公式。

11. 只有当心智充满了对这种无尽、不变、极致集中和强烈的存在的领悟时，它才能对无限的力量有任何认识。源自任何其他来源的能量都是有限和局部的能量。唯有在“王冠”中，才是所有能量的纯粹源泉。

12.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实践重要性的点。学生们被教导说，三个超然源质——“王冠”、“智慧”和“理解”，在我们肉身存在期间，都超出了实践工作的范围。的确，它们超出了大脑意识的范围，但它们是所有魔法计算的根本基础。

13. 基督教科学与较粗糙的新思想和自我暗示形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所有的工作都始于神圣生命。

14. 我们无法期望理解“原型界”中“王冠”的性质，但我们可以向其影响敞开我们的意识；它的影响非常强大，给人一种奇异的永恒和不朽感。

15. 对“王冠”的冥想给予我们一种直觉的领悟：一次魔法操作的结果根本无关紧要。“让尘土与尘土嬉戏，如果尘土喜欢的话。”

16. “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主曾说，这也应是魔法师的箴言。生命，唯有生命，才是他的箴言，而非其任何特定的显现，如智慧、力量，甚至爱。

17. “Eheieh”，即“我是我所是”，纯粹的存在，是“王冠”的神名，其魔法意象是一位侧面可见的、留着古代胡须的国王。《光辉之书》

(Zohar)谈到这位留着古代胡须的国王时说，他全是右侧；我们并非完整地看到“王冠”的魔法意象，而只是部分。

18. “王冠”的力量在“创造界”（Briah），即原型心智的世界中的显现，据说通过大天使梅塔特隆——“万面之王”——来实现，传统上认为他是摩西的老师。

19. 在“形成界”（Yetzirah）运作的“王冠”的天使们是“Chaioth ha Qadesh”，即神圣的生命体，他们的名字使人联想到以西结的战车异象和宝座前的四圣兽。

20. 关于天使、执政官和元素精灵的整个问题，在神秘学中是一个非常棘手且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与魔法的实际应用直接相关。

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动界”（Assiah）中，“王冠”领域的称号是“Rashith ha Gilgalim”，即“原初的急流”，这表明拉比们在科学界了解望远镜之前就已经熟悉了星云理论。

22. 上如其下。小宇宙与大宇宙相对应，因此我们必须在人之中寻找那位于头顶之上的“王冠”，它在“原人亚当”（Adam Kadmon），即天人之中，闪耀着纯粹的白色光辉。

23. 据说，只要我们尚在肉身之中，我们就无法上升到“原型界”中“王冠”的意识，并在返回时保持物质载体的完整。

24. 这并不意味着涅槃就是湮灭，正如对东方哲学的无知解读所教给欧洲思想的那样；但它确实意味着一种模式或维度的完全改变。

25. 赋予“王冠”的灵性体验据说是“与神合一”。这是所有神秘体验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寻求任何其他目标，我们就如同在幻象世界中建造房屋的人。

26. 但这并非神秘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唯一考验；在他被允许开始抽离并逃离形态之前，他被要求先满足形态层面的要求。有一条左手路径通往“王冠”，那是“逆位之树”（Qliphoth）的“王冠”，是混乱的王国。

27. 赋予“王冠”的美德是“成就”，即“伟大工作的完成”，这是一个借自炼金术士的术语。没有完成，就无所谓成就；没有成就，也无所谓完成。

28. 从形态的角度看，“王冠”是遗忘王国的冠冕。除非我们领悟到纯白之光生命的本质，否则我们几乎不会有动力去争取那个根本不属于这一存在秩序的王冠。

十六、智慧，第二源质

CHOKMAH, THE SECOND SEPHIRAH

TITLE: Chokmah, Wisdom.

(Hebrew—Cheth , Kaph, Mem, He.)

VICE:

MAGICAL IMAGE: A bearded male figure.

CORRESPONDENCE IN MICROCOSM: The left side of the face.

SITUATION ON THE TREE: At the head of the Pillar of Mercy in the Supernal Triangle.

SYMBOLS: The Lingam. The Phallus. The Yod of Tetragrammaton. The Inner Robe of Glory. The Standing-stone. The Tower. The Uplifted Rod of Power. The Straight Line.

YETZIRATIC TEXT: The Second Path is called the Illuminating Intelligence. It is the Crown of Creation, the Splendour of Unity, equalling it. It is exalted above every head, and is named by Qabalists the Second Glory.

TAROT CARDS: The four Twos.

TITLES GIVEN TO CHOKMAH: Power of Yetzirah. Ah. Abba. The Supernal Father. Tetragrammaton. Yod of Tetragrammaton.

TWO OF WANDS: Dominion.

TWO OF CUPS: Love.

GOD-NAME: Jehovah.

TWO OF SWORDS: Peace restored.

ARCHANGEL: Ratzel.

TWO OF PENTACLES: Harmonious change.

ORDER OF ANGELS: Auphanim, wheels.

COLOUR IN ATZILUTH: Pure soft blue.

MUNDANE CHAKRA: Mazloth, the Zodiac.

BRIAH: Grey.

SPIRITUAL EXPERIENCE: The Vision of God face to face.

YETZIRAH: Pearl-grey, iridescent.

VIRTUE: Devotion.

ASSIAH: White flecked with red, blue, and yellow.

称号： 智慧，Chokmah（希伯来文：Cheth, Kaph, Mem, He）	世俗脉轮： Mazloth, 黄道带
魔法意象： 一位有胡须的男性形象	灵性体验： 亲见神之面容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慈悲之柱的顶端，超然三角形之内	美德： 奉献
《创造之书》文本： 第二路径被称为“启迪的智能”。它是创造的冠冕，是与“一”相等的“统一”之辉煌。它被高举于众首之上，卡巴拉学者称之为“第二荣耀”。	恶德： （无）
赋予智慧的称号： 形成界之力（Power of Yetzirah），Ah, 天父（Abba），超然之父，四字圣名（Tetragrammaton），四字圣名的 Yod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脸的左侧
神名： 耶和华（Jehovah）	符号： 林伽（Lingam），菲勒斯（Phallus），四字圣名的 Yod, 内在荣耀之袍，立石，塔，高举的力量权杖，直线
大天使： 拉结尔（Ratziel）	塔罗牌： 四张二 权杖二：统御 圣杯二：爱 宝剑二：重归的和平 星币二：和谐的变迁
天使等阶： Auphanim, 轮	原型界（Atziluth）颜色： 纯粹柔和的蓝色 创造界（Briah）颜色： 灰色 形成界（Yetzirah）颜色： 珍珠灰，带虹彩 行动界（Assiah）颜色： 白色中带红、蓝、黄斑点

1. 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始于一种不稳定的力量状态，经由组织化而趋于平衡。一旦达到平衡，若不再次打破稳定并经历一个力量相争的阶段，就不可能再有新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王冠”（Kether）是在虚空中形成的点。

2. 这种向前流动的能量，由直线或高举的力量权杖所代表，本质上是动态的。事实上，它是原初的动力。

3. 这种无组织、未被补偿的力量的外冲，即是“智慧”（Chokmah）。因为“智慧”是一个动态的源质，永远在无垠的能量中向外流动，所以我们最好将它视为力量通过的管道，而非储存力量的容器。

4. “智慧”并非一个组织性的源质，但它是宇宙的伟大激发者。正是从“智慧”中，第三源质“理解”（Binah）接收其流溢的涌入，而“理解”是第一个具有组织和稳定作用的源质。

5. 在“理解”和“智慧”中，我们拥有了原型的正与负；在“面容尚未相见”、显化初萌之时，就已确立了原初的阳性与阴性。正是从这对最初的“对立二元”中，宇宙之柱得以生发，显化之网在其间被编织而成。

6.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生命之树是宇宙的图解表示，其上正负、男女两方面由两侧的“慈悲之柱”和“严厉之柱”所代表。

7. 在这两个——即最初的成对源质中，我们找到了性的关键——生物学上的对立二元，即男性与女性。

8. “智慧”的魔法意象及其被赋予的符号都证实了这一观念。魔法意象是一位有胡须的男性，胡须象征着成熟；是已证明其男性气概的父亲，而非未经考验的处男。

9. 然而，绝不能认为“智慧”仅仅是一个菲勒斯或性的象征。它首先是一个动态或正向的象征，因为男性是动态力量的一种形式，正如女性是静态、潜在或势能的形式，在受到刺激前保持惰性。

10. 在“智慧”中，我们既要看到那说出“要有光”的创造之道，也要看到湿婆的林伽和酒神女祭司所崇拜的菲勒斯。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动态的力量，并在任何看到它的地方都心怀敬意，因为它的神名是耶和华四字圣名。

11. “智慧”的颜色据说是灰色；在其更高的面向，则是带虹彩的珍珠灰。于此，我们看到了从“王冠”的纯白之光降下，在其流溢之路上朝向“理解”——其颜色为黑色——所发生的遮蔽。

12. “智慧”的“世俗脉轮”，或直接的物质显现，据说是黄道带，在希伯来文中称为“Mazloth”。由此我们看到，古代的拉比们正确地理解了我们太阳系的演化过程。

13. 赋予“智慧”的《创造之书》文本，一如既往地措辞极其晦涩；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获得某些启迪性的提示。它称第二路径，即“智慧”，为“启迪的智能”。

14. 《创造之书》文本也称“智慧”为“创造的冠冕”，这暗示着它如同“王冠”一样，是超然于显化宇宙之外的，而非内在于其中并被其吸收。

15. 有趣的是，《创造之书》谈到两个源质时说它们“被高举于众首之上”——这是一个矛盾的陈述；然而，正是因为它同时针对“智慧”和“王国”（Malkuth）作出，倘若我们深思其意义，便能从中获得启迪。

16. 我们必须区分旨在简单繁殖的“丰饶仪式”、旨在增强生命力的“活力仪式”，以及召唤五旬节火焰之舌的“启迪”或“灵感仪式”。“智慧”的仪式，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关乎宇宙能量的涌入。

17. 就我所知，三个超然源质都没有正式魔法仪式。它们只能通过参与其本质来接触。

18. 为了接触“智慧”，我们必须以其纯粹的形式体验那宇宙动态能量的奔流；那股能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凡人会被其熔化、瓦解。

19. 对应于“智慧”的启蒙等级据说是“法师”（Magus），而赋予该等级的魔法武器是菲勒斯和“内在荣耀之袍”。

20. 菲勒斯或林伽被作为操作“智慧”等级的入门者的魔法武器之一；这告诉我们，对性的灵性意义以及极性的宇宙意义的了解，关乎此等级。

21. 绝不能由此认为我主张以纵欲仪式作为启蒙之道；但我必须坦率地说，没有对性的秘传方面的正确理解，这条路就是一条死胡同。

22. 通过神圣四字圣名所祈请的“智慧”之力的巨大洪流，从大宇宙的“Yod”流向小宇宙的“Yod”，然后被升华。

23. 每一位实践神秘学者都知道弗洛伊德说的是真话，即便那并非全部的真话，但他们害怕承认，因为担心被指责为菲勒斯崇拜和纵欲实践。

24. 当我们在任何层面上进行动态工作时，我们都是在操作生命之树的右侧之柱，并从“智慧”的“Yod”之力中获取我们的原初能量。

25. 由此我们得知，当灵魂处于女性的化身中时，它在“行动界”和“创造界”中将以负向方式运作，但在“形成界”和“原型界”中则以正向方式运作。

2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入门者的身体功能会发生扭曲，或身体构造会改变。秘传科学教导说，灵魂在每次化身中所呈现的身体形态和种族类型是由命运或业力决定的。

27. 本杰明·基德在他那本极富启发性的著作《权力的科学》中指出，最高类型的人类近似于婴儿。

28. 在魔法工作中，希望使用与其身体载体相反类型力量的男性或女性，并且这是神秘学训练的常规部分，他们会将意识层面转移到他们发现自己具有所需极性的层面上，并在那里工作。

29. 因为显化是通过“对立二元”发生的，所以极性原则不仅内在于大宇宙，也内在于小宇宙。

30. 我们必须学会知道何时可以作为“智慧”运作，在世界上孕育行为；又何时最好作为“理解”运作，让我们的环境使我们受孕，从而变得富有创造力。

31.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审视“智慧”，通过参考归属于它的塔罗牌，并将在“理解”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数据后，恢复对这个极具意义的主题的研究。

32. 正如在关于“王冠”的章节中所指出的，塔罗牌的四组牌被分配给四元素，我们看到四张 Ace 代表了这些元素力量的根源。四张二则被分配给“智慧”，代表了这些元素在和谐平衡中的极化运作；因此，二总是一张和谐的牌。

十七、理解，第三源质

称号： 理解，Binah（希伯来文：Beth, Yod, Nun, He）	世俗脉轮： Shabbathai, 土星
魔法意象： 一位成熟的女性；一位主妇	灵性体验： 哀伤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严厉之柱的顶端，超然三角形之内	美德： 静默
《创造之书》文本： 第三智能被称为“圣化的智能”，是“原初智慧”的基础；它也被称为“信仰的创造者”，其根基在“阿门”之中。它是信仰之母，信仰由此流溢而出。	恶德： 贪婪
赋予理解的称号： Ama, 黑暗不孕之母；Aima, 光明丰饶之母；Khorsia, 宝座；Marah, 伟大之海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脸的右侧
神名： 耶和华·以罗欣（Jehovah Elohim）	符号： 约尼（Yoni），Kteis, 双鱼囊（Vesica Pisces），圣杯或高脚杯，外在的遮蔽之袍
大天使： 萨弗基尔（Tzaphkiel）	塔罗牌： 四张三 权杖三：既立的力量 圣杯三：丰盛 宝剑三：哀伤 星币三：物质工作
天使等阶： Aralim, 宝座	原型界（Atziluth）颜色： 绯红 创造界（Briah）颜色： 黑色 形成界（Yetzirah）颜色： 深棕色 行动界（Assiah）颜色： 灰色带粉色斑点

1. “理解”（Binah）是 超然三角形的第三个成员。对它的阐释既会扩展，也会简化，因为我们可以与它在生命之树对立柱上相平衡的“智慧”（Chokmah）的光照下来研究它。

2. “理解”代表宇宙的阴性潜能，正如“智慧”代表阳性一样。如前所述，它们是正与负，力量与形态。

3. “王冠”（Kether），即“我是”（Eheieh），是纯粹的存在，具备一切潜能但无活动；当一股活动之流从中涌出时，我们称那活动为“智慧”；这股下降的纯粹活动之流，正是宇宙的动态力量。

4. 必须记住，源质是状态，而非地点。凡有纯粹、无条件、无部分或活动的存在状态，便归于“王冠”。

5. 但回到“理解”，卡巴拉学者声称它是由“智慧”流溢而出的。让我们将此陈述转化为其他术语。秘传有一条格言，即力量从不沿直线运动，而总是以弧线运动。

6. 正是这种通过交互力量在作用与反作用并最终静止时所达到的稳定状态，构成了形态的基础，如同原子所示范的那样。卡巴拉学者将这种达成的稳定状态——请注意，它是一种状态而非事物本身——称为“理解”，即第三源质。

7. “理解”，即伟大之母，有时也被称为“Marah”，伟大之海，当然也是万物生命之母。她是原型之子宫，生命通过它进入显化。凡是为生命提供载体形态的，皆属乎于她。

8. 无形的灵是不朽的；它没有任何会衰老或死亡的部分。但有形的灵，一旦其白昼破晓，便看见了地平线上的死亡。我们于是能看到，当伟大之母将自由流动的力量束缚于形态的纪律中时，她显得何等可畏。

9. 我们可以构想，当超然三角形随着“理解”的流溢和组织化而找到稳定与力量平衡时，第一个“宇宙之夜”便降临了，即显化的第一次“普拉拉亚”（Pralaya），或沉寂。

10. 倘若“王冠”，作为万物存在的源头，被构想为至善，这是必然的，而“王冠”的本质是动态的，其影响永远倾向于“智慧”，那么，“理解”，作为“智慧”的对立面，永恒地对抗着动态的冲动，将被视为上帝的敌人，即邪恶者，这是不可避免的。土星-撒旦（Saturn-Satan）是一个轻易的过渡；时间-死亡-魔鬼（Time-Death-Devil）也是如此。

11. 卡巴拉教导了一种更智慧的学说。对它而言，所有源质都是神圣的，“王国”（Malkuth）与“王冠”一样，“严厉”（Geburah）这位毁灭者与“慈悲”（Chesed）这位守护者也一样。

12. “理解”是物质的原初之根，但物质的完全发展，直到我们到达“王国”，即物质宇宙时，才得以发现。

13. 希伯来语中第二和第三源质名称的含义是“智慧”和“理解”，这两者被奇妙地相互平衡，仿佛其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14. 《创造之书》文本强调了信仰的观念，那建立在理解之上的信仰，其母为“理解”。这是信仰唯一能正确安放之处。

15. “理解”的根基在“阿门”（Amen）之中，这句话指的是“王冠”，因为“阿门”是“王冠”的称号之一。这清楚地表明，尽管“智慧”流溢出“理解”，我们在追寻起源时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回溯至万物之源，因为它从“否定性存在之幕”后的“未显现”中升起。

16. 我们不应因此事实而感到误导或困惑：《创造之书》关于“严厉”的文本宣称，“理解”是从“智慧”的原初深处流溢而出的。

17. 《创造之书》文本特别将“理解”称为“圣化的智能”。“圣化”传达了一种神圣且被分别出来的观念。

18. 这两个超然三位一体的基础源质被特别称为“父”（Abba）与“母”（Ama），它们的魔法意象分别是留胡须的男性和主妇，代表的不是“胜利”（Netzach）与“基础”（Yesod）那种由少女和青年所象征的性吸引力，而是已经交配并繁衍的成熟存在。

19. 那么，“智慧”和“理解”代表了在其创造性面向中的本质上的阳性与阴性。它们本身并非菲勒斯意象，但万物生命力之根源存于其中。

20. 这样的知识并不会导致不洁，因为不洁意味着失控，让力量逾越了自然为其设定的界限。

21. 显化存在的每一种关系都涉及“理解”和“智慧”的原则，正因为性是这些原则如此完美的体现，所以古人便以此为象征。

22. “智慧”，作为万物之父，是原初力量的载体，“王冠”的直接显现。实际上，它就是行动中的“王冠”。

23. “智慧”如汽油般爆发；“理解”则是燃烧室；“慈悲”（Gedulah）与“严厉”（Geburah）则是活塞的往复运动。

24. 现在，让我们思考这对超然对立物，在其世代繁衍行为中所反映出的阳性与阴性。

25. 多数人认为，因为他们在物质层面上所知的男性与女性是由结构决定的固定原则，所以“有能”与“有潜能”便被严格地束缚于其各自的机制中。然而，这是一个错误。

26. 简而言之，虽然每个人在物质层面上的实际繁殖方式是由其身体构造决定的，但其灵性反应并非如此固定，因为灵魂是双性的。

27. 对此交替极性法则的了解，是秘仪中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它绝非同性恋，后者是当交替极性法则未被正确理解时，以性感觉失调形式爆发出的对此事实的扭曲和病态表现。

28. 所有这一切不仅在理智上令人困惑，在道德上也同样如此，即使冒着被指责助长各种反常行为的风险，我也必须尝试阐明此事，因为其实意义极为深远。

29. 拉比们曾说，每个源质相对于其上一个流溢出它的源质是负向的，而相对于其下一个由它流溢出的源质是正向的。

30. 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之间的关系对任何一方都并非完全满意。

31. 问题在于，虽然男性提供了导致繁殖的生理刺激，他却未意识到，根据反转极性法则，他在内在层面上是负向的，其情感的完整性依赖于女性给予的刺激。

32. 婚姻并非两个“一半”的问题，而是四个“四分之一”的问题，在相互孕育的平衡和谐中结合。“理解”与“智慧”由“荣耀”（Hod）与“胜利”（Netzach）来平衡。

33. 在“埃洛希姆”（Elohim）这个词中，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关键。它确实应该被翻译为“男神与女神”，因为它是一个带有阳性复数词尾的阴性名词。

34. 崇拜耶和华而非埃洛希姆，是一个阻止我们“提升层面”的有力影响，也就是说，阻止我们获得超常意识作为我们正常装备的一部分。

35. 弗洛伊德宣称性生活决定了整个生活的类型。或许，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生活决定了性生活的类型；但从实践角度来看，他的表述方式是真实的。

36. 这些事情是秘仪中极其深奥的秘密，我们现代人已丢失了其钥匙；但新心理学及其相关艺术——精神病学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了古人将对创造原则和丰饶的崇拜作为其宗教生活重要部分时，所建立基础的合理性。

37. 在我们详细阐述了在与“智慧”的极性关系中运作的“理解”原则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赋予第三源质的象征意义了。

38. “理解”的母亲面向在其称号“Marah”，即“海”中得到体现。有趣的是，维纳斯-阿佛罗狄忒被描绘为从海沫中诞生，而圣母玛利亚则被天主教徒称为“Stella Maris”，即“海之星”。

39. 《王国》的《创造之书》文本，如前所述，谈到了“理解”的宝座。赋予第三源质的称号之一是“Khorsia”，即宝座；而分配给此源质的天使被称为“Aralim”，也意为宝座。

40. 正是出于对灵性力量的抗拒，如我们已注意到的，产生了内隐的邪恶观念，这对“理解”来说是如此不公。当我们思考与土星-克洛诺斯相关的观念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41. 每个行星都被赋予一种美德和一种恶德；换句话说，每个行星都可能，用占星家的话说，相位良好或不佳，庙旺或失势。

42. “理解”的美德据说是静默，其恶德是贪婪。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土星的影响力。“理解”的抗拒和接纳是其主要力量。而由这些美德的过度所产生的恶德，便是那否定过多、甚至连必需之物也要扣留的贪婪。

43. “理解”的魔法符号据说是“约尼”（yoni）和“外在的遮蔽之袍”，后者是诺斯替术语，而前者是印度术语，意为女性的生殖器，与男性的菲勒斯相对应。

44. 丰饶的观念是“理解”在“行动界”，即物质层面显现的诸面向中的主旋律。生命不仅为了纪律而进入物质，也从中胜利地涌出，增多繁盛。

45. “外在的遮蔽之袍”的观念清楚地暗示了物质；以及生命原则的“内在荣耀之袍”在此中的遮蔽。

46. 塔罗牌中的四张三被分配给“理解”，而数字三确实与物质显化的观念密切相关。两个对立的力量在一个第三者——它们之间的平衡点——中找到表达，而这个第三者在其父母的更低层面上显现。

47. 权杖三被称为“既立的力量之主”。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力量处于平衡中的观念，这是“理解”的典型特征。

48. 圣杯本质上是阴性力量，因为圣杯或高脚杯是“理解”的符号之一，在秘传象征中与约尼密切相关。“圣杯三”，被恰当地命名为“丰盛”，代表了“理解”在其谷神刻瑞斯面向的丰饶。

49. 然而，宝剑三被称为“哀伤”，其在塔罗牌中的符号是一颗被三把剑刺穿的心脏。我们的读者会回想起天主教象征中圣母玛利亚被剑刺穿的心，而玛利亚（Mary）与“Marah”（意为苦涩，海）相对应。

50. 星币是土元素的牌，因此与“理解”，即形态，相合。“星币三”因此是“物质工作之主”，或在形态层面上的活动。

51. 我们将观察到，正如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中被称为其庙宫的星座中时其影响力得到加强一样，塔罗牌，当源质的意义与牌组的精神相吻合时，代表了影响的积极面向；而当源质与牌组代表不同影响时，该牌则为凶兆。

52. 最后总结。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论述“理解”，是因为超然三位一体及最初的对立二元随之完成。它不仅代表自身，也代表其运作的伙伴，因为若不参照与之互动和平衡的其他单位，就无法理解树上的任何一个单位。

十八、慈悲，第四源质

称号： 慈悲, Chesed（希伯来文：Cheth, Samech, Daleth）	世俗脉轮： Tzedek（צדק），木星
魔法意象： 一位强大的、头戴王冠、坐于宝座上的国王	灵性体验： 爱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慈悲之柱的中心	美德： 顺从
《创造之书》文本： 第四路径被称为“凝聚的”或“接纳的智能”，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神圣的力量，并从中流溢出所有灵性的美德与最高等的本质。它们凭借“原初的流溢”，即最高的王冠“Kether”，而彼此流溢而出。	恶德： 偏执，伪善，暴食，暴政
赋予慈悲的称号： Gedulah（גְּדוּלָה），爱，威严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左臂
神名： El（אֵל）	符号： 立体图形——四面体，金字塔，等臂十字，球，权杖，权标，牧杖
大天使： 萨德基尔（Tzadkiel）	塔罗牌： 四张四 权杖四：已竟之功 圣杯四：享乐 宝剑四：争斗后的休战 星币四：尘世之力
天使等阶： Chasmalim（חַשְׁמַלִּים），辉煌者	原型界（Atziluth）颜色： 深紫色 创造界（Briah）颜色： 蓝色 形成界（Yetzirah）颜色： 深紫色 行动界（Assiah）颜色： 深蔚蓝色，带黄色斑点

1. 在三个超然源质与生命之树下一对平衡的源质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神秘主义者称之为“深渊”（Abyss）。接下来的六个源质，慈悲（Chesed）、严厉（Geburah）、美丽（Tiphareth）、胜利（Netzach）、荣耀（Hod）和基础（Yesod），构成了卡巴拉学者所称的“小面容”（Microprosopos）、原人亚当（Adam Kadmon）或君王（the King）。王后（the Queen），即君王的新娘，则是王国（Malkuth），物质层面。于是，我们有了父（王冠 Kether）、君王和新娘，生命之树的这种构造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并且在哲学和魔法两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实践重要性。
2. 分隔大面容（Macroprosopos）和小面容（Microprosopos）的深渊，标志着存在本质上、两个层面上盛行的存在类型上的分界线。正是在深渊中，“知识”（Daath），那不可见的源质，占据其位置，它可以被恰当地命名为“生成”（Becoming）的源质。它也被称为“理解”，这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感知、领悟、意识。
3. 这两种存在类型，大面容和小面容，用以指示潜能与实际。实际的显化，正如我们有限心智所能构想的，始于小面容；而小面容第一个进入存在的面向是慈悲（Chesed），第四源质，位于慈悲之柱中紧接在智慧（Chokmah），即父之下，是该柱的中心源质。它在生命之树的另一侧由严厉（Geburah）相平衡；而这对源质，严厉与 Gedulah（慈悲的另一名称），构成了主祷文最后祈祷中的“权柄”（the Power）与“荣耀”（the Glory）；当然，“国度”（the Kingdom）即是王国（Malkuth）。
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源质在生命之树模式中的位置学到很多；从慈悲在慈悲之柱上的位置，我们看到它是较低弧度上的智慧。它由理解（Binah），一个被动的源质所流溢，并流溢出严厉

(Geburah)，一个分解代谢的源质，其世俗脉轮是火星及其所有好战的象征，后者则是较低弧度上的土星。

5. 从这些事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慈悲的知识。它是慈爱的父亲，保护者和维护者，正如智慧是万物之父。它延续了智慧的工作，组织并保存那万物之父所生的一切。它以慈悲平衡了严厉的严酷。它是合成代谢的，或称向上构建的，与严厉的分解代谢，或称向下分解相对。
6. 这两个方面在赋予这两个源质的魔法意象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这两个魔法意象都是国王；慈悲的意象是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而严厉的意象则是一位坐在战车中的国王；换句话说，是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王国统治者；一位是立法者，另一位是战士。
7. 生理学的类比让我们清楚地理解了这两个源质的意义。新陈代谢 (Metabolism) 包括合成代谢 (anabolism)，即摄取和吸收食物并将其构建成组织，以及分解代谢 (catabolism)，即在活动中分解组织并释放能量。分解代谢的副产品是疲劳毒素，必须通过休息从血液中清除。生命过程是永恒的构建与分解，而严厉 (Geburah) 和 Gedulah (慈悲的另一名称) 则代表了大宇宙中的这两个过程。
8. 慈悲，作为小面容或显化宇宙的第一个源质，代表了原型观念的形成，抽象概念的具体化。当构成某种新活动根源的抽象原则在我们心中形成时，我们就是在慈悲的领域中运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假设一位探险家从山上俯瞰一片新发现的土地，看到海岸山脉后面的内陆平原是肥沃的，一条河流穿过这些平原，并通过山链中的一个缺口流入大海。他想到了平原的农业财富，河流下游的运输，以及河口的港口，他知道河流的冲刷会形成一个船舶可以进入的航道。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了码头和仓库，商店和住宅。他想知道山脉是否蕴藏矿

产，并想象出一条沿河的铁路线以及通往山谷的支线。他看到了殖民者的涌入，以及对教堂、医院、监狱和无处不在的酒吧的需求。他的想象力勾勒出城镇主街的蓝图，他决定在新定居点的繁荣中占据有利位置，以便从中获利。这一切他都看到了，尽管此时原始森林覆盖着沿海地带并阻挡着山口。但因为他知道平原是肥沃的，河流穿过了山脉，他便能从首要原则出发，看到随之而来的一切发展。当他的心智如此运作时，无论他是否知晓，他都在慈悲的领域中运作；所有那些也能在慈悲的层面上运作并像他一样向前思考的人，能在规划图纸上的第一条线画出或地基中的第一块砖砌下之前很久，就看到由给定原因必然产生的事物，他们能够占据那些必须建造码头和主街必须经过的有价值的土地。

9. 世界上所有的创造性工作都是这样完成的，由在慈悲层面运作的心智完成——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手持权杖和宝球，统治并引导他的人民。
10. 与此相对，我们观察到那些心智无法运作于王国（Malkuth，君王的新娘）层面之上的人。他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他们以细节思考，缺乏任何综合原则。他们的逻辑从未能追溯到起源，总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永远无法辨别微妙的原因，是他们所谓的“机遇的反复无常”的受害者。他们无法辨别微妙的条件，也无法推断出当初冲动下降或被带入显化时，它们将遵循或可以被引导遵循的路径。
11. 未获得慈悲启蒙的神秘学者，其功能将被限制在基础（Yesod）的领域，即摩耶（Maya），幻象的层面。对他而言，反映在潜意识魔镜中的星光意象将是真实的存在；他不会尝试将它们转化为更高层面的术语，去了解它们真正代表什么。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幻象领域的居所，并将被自己无意识投射的幻影所迷惑。如果他能在慈悲的层面运作，他就能感知到这些魔法意象背后的原型观念，而这些意象不过是它

们的影子和象征性表述。那时，他便成为意象宝库中的大师，而非被它们所迷惑。他能像数学家使用代数符号一样使用这些意象。他以入门行家的身份施行魔法，而非仅仅是一个魔术师。

12. 在美丽（Tiphareth）的基督中心运作的神秘主义者，如果缺乏慈悲的钥匙，也会被迷惑，但方式不同且更微妙。在这个层面上，他会足够真实地解读魔法意象，将它们指向其所代表的事物，并且除了作为标记之外不赋予它们任何价值，正如圣特蕾莎在其《内在城堡》中清晰展示的那样。然而，他会陷入错误，认为他所感知到的意象和他所经历的体验是上帝与他灵魂直接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认识到它们只是道路上的阶段。他会在神人（God-man）中找到个人的救主，而不是在基督力量（Christ-force）的再生影响中找到。他会敬拜拿撒勒的耶稣为父神，从而混淆位格。

13. 那么，慈悲是原型观念形成的领域；是意识对一个抽象概念的领悟，这个概念随后被带到各个层面，并根据对类似抽象观念具体化的经验而被具体化。同样，在其大宇宙的面向，它代表了创造过程中一个相应的阶段。物质主义科学认为唯一的抽象概念是由人类心智形成的。秘传科学教导说，神圣心智形成原型观念是为了让物质得以成形，没有这样的原型观念，物质便是无形和空虚的，是等待生命气息来组织成晶体和细胞的原初黏液。物理学的最新研究揭示，每一种物质，无一例外，都具有晶体结构，而灵视者感知为以太应力的张力线已被 X 射线所揭示。

14. 在秘仪中，那些通常被称为“大师”（Masters）的存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且极少被完全理解的角色。不同的学派对这个术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将高等级的在世行家也归入大师之列；但我们认为，区分在世与离世的“长兄”（Elder Brethren）是明智的，因为他们的使命

和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因此，“大师”的称号只应赋予那些已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人。在西方秘传传统的术语中，“超脱精通者”

(Adeptus Exemptus) 的等级被赋予慈悲，“超脱”

(Exemptus) 一词表明了那种从业力中解脱出来，从而脱离轮回的状态。我完全意识到其他人可能赋予这个称号不同的意义，并且有在世之人持有此等级。对此我的回应是，这些人，如果该等级是一个运作中的等级而非仅仅是空洞的荣誉，那么他们是无业力的，并且不会再转世。这样的人或许可以公正地被称为大师，因为他们的意识达到了大师的等级，但由于区分在世与离世行家如此必要，最好是用这个次要的区别来限定分类，而不是赋予人类一种人性所不适于承担的声望。只要一个行家尚在肉身之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就难免有人性的弱点，并受到年老和身体健康的限制。只有当他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并作为纯粹意识运作时，他才能摆脱对遗传和环境的人类束缚；因此，不能像信赖真正的、离世的大师那样信赖他。

15. 大师们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将逻各斯 (Logoidal) 意识所构想的抽象观念具体化。逻各斯，其冥想孕育了世界，其展开的意识即是进化，从“未显现”的本质中构想出原型观念——在这里只能用比喻，因为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些观念如同花中的种子，停留在逻各斯的宇宙意识之内，因为在那里没有它们发芽的土壤。逻各斯的意识，作为纯粹的存在，无法在其自身层面上提供显化所必需的形成性面向。秘传传统教导说，大师们，这些受过形态训练但现已无形的离世意识，在他们对神性的冥想中，能够心灵感应地感知到上帝心智中的这些原型观念，并通过认识到它们在形态层面上的实际应用以及这种发展将遵循的路线，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产生具体的意象，从而将抽象的原型观念带到形态的第一个层面，卡巴拉学者称之为“创造界” (Briah)。

- 16.那么，这就是大师们在其特殊领域——慈悲之柱上组织、构建、建设性的慈悲领域——所进行的工作。黑暗大师（与黑行家完全不同）的工作则在严厉之柱上相应的严厉领域进行，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考虑。大师们与其人类弟子之间的接触点在荣耀（Hod），即仪式魔法的源质，正如《创造之书》文本所指出的那样，它宣称荣耀的本质从第四源质 Gedulah（慈悲）流溢而出。在实践神秘学中，《创造之书》文本中关于各个源质之间关系的这些提示非常重要。那么，荣耀可以被视为代表了较低弧度上的智慧和慈悲，正如胜利（Netzach）代表理解（Binah）和严厉一样。当这些源质被讨论时，这一点将被详细解释，但现在必须简要提及，以使慈悲的功能变得可以理解。
- 17.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生命之树体系中，活动类型进入人类意识范围的一个点。在研究之前的源质时，我们是在形成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远离形态生活的直接应用，却极其重要，因为除非它们是我们理解秘传科学的基础，否则我们将陷入迷信，并像魔术师而非行家那样使用魔法；换句话说，我们将无法超越形态层面的束缚，会被魔法想象所唤起的幻影所迷惑和支配，而不是像工程师使用计算尺那样，将它们用作我们计算的算盘珠。
- 18.那么，慈悲通过美丽（Tiphareth）的基督中心反射到荣耀，正如严厉反射到胜利一样。这教给我们很多，因为它表明，意识要从形态上升到力量，力量要下降到形态，都必须经过平衡与救赎的中心，那里被赋予了十字架受难的奥秘。
- 19.正是在慈悲的领域，行家提升的意识在其神秘冥想中得以提升；正是在这里，他接收到他在形态层面上实践出来的灵感。正是在这里，他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接触到大师们作为灵性影响，没有任何人格的掺杂。这是与大师们真实且最高模式的接触，是在他们自己提升意识的

领域中心智与心智的接触。当大师们被千里眼看到为穿着长袍的存在，其长袍颜色指示了他们的光线时，他们是被感知为反射到基础（Yesod）领域，那是幻影和幻觉的王国。当我们必须在这里遇见大师们时，我们正行走在危险的地面上。正是在这里，赋予了灵性灵感以拟人化的形式，这极大地误导了那些无法提升到慈悲层面的灵视者。正是这样，一个涌向世界的灵性冲动的宣告，被解释为世界导师（World Teacher）的降临。

20. 当我们沿着生命之树向下进入那些比三个超然源质更在我们理解范围内的领域时，我们发现与每个源质相关联的符号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因为它们触及我们的经验，而不是让我们通过类比进行推理。
21. 代表慈悲的魔法意象是一位强大的、坐于宝座、头戴王冠的国王；之所以是坐于宝座，是因为他稳坐于和平的王国之中，而不是像严厉的魔法意象所暗示的那样，驾着战车出征。慈悲的附加称号——威严、爱——证实了这位仁慈国王、人民之父的概念；而慈悲位于慈悲之柱中心的位置，进一步印证了稳定、有序和仁慈的法则，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的理念。与慈悲相关联的天使军团——Chasmalim，或辉煌者——的称号，增强了 Gedulah（慈悲常用的替代称号）的皇家辉煌的概念。赋予慈悲的世俗脉轮——木星，占星学中的大吉星——确认了整个关联链。
22. 在小宇宙或主观方面，我们发现赋予这个经验领域的美德是顺从。只有通过顺从的美德，主体才能从慈悲的明智统治中获益。为了分享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便利，我们必须牺牲许多独立性和利己主义。从这种牺牲和限制中无法逃脱。在这个领域，就像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不可能既要吃掉蛋糕又要拥有它。如果自由被解释为不受限制的自我意志，那么就不存在自由。重力，如果不是别的什么，也会抵抗我们。

自由或许可以被定义为选择自己主人的权利，因为在所有有组织的集体生活中，必须有一个统治者，否则就会混乱。有效且鼓舞人心的领导力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正在寻找并找到最接近其国家理想的统治者，并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他身后。正是仁慈的、有组织的木星影响，才是世界病痛的唯一良药；随着它的影响显现，各国将恢复其情感的平衡和身体的健康。

23.相反，赋予慈悲的恶德——偏执、伪善、暴食和暴政——都是社会性的恶德。偏执拒绝与时俱进或看待另一种观点，这在种族关系中都是致命的恶德。伪善意味着我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集体生活，而是像亚拿尼亚一样，私自留下一部分价银。暴食使我们受到诱惑，去占有超过我们应得份额的公共资源，这不过是自私的别名。而暴政则是权威的滥用，源于本性中残忍和虚荣的污点。

24.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被认为是左臂，这表明了一种比严厉魔法意象中右手握剑所代表的力量运作模式更少动态的方式。左手持有象征地球本身的宝球，表明万物都被牢牢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事实上，慈悲表示的是坚定，而非动态的力量和能量。

25.慈悲的神秘数字据说是四，这通常由一个四面体来代表。木星的护符总是设置在这样一个图形上。慈悲的另一个象征是几何学中理解的立体图形。其原因很容易理解，只需考虑赋予已研究过的源质的几何图形即可。“王冠”被赋予点；“智慧”被赋予线；二维平面被赋予“理解”；因此，三维立体自然就归于慈悲。

26.但在这方面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一串随机的符号。立体图形本质上代表了我们三维意识所知的显化。除数学或象征性地表示外，我们无法构想一维或二维的存在。慈悲，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是第一个显化的源质；因此，立体图形的象征多么自然地与其其余的象征意义保持

一致。用于象征慈悲的立体图形通常是金字塔，它是一个四面体，由三个面和一个底座组成，从而表达了慈悲的数字学特性。

27. 作为重要秘仪符号的十字架有许多不同的方面，除了基督教秘仪的加略山十字架之外，这些十字架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灵性力量运作的不同模式，正如上帝不同形式的圣名所做的那样。与慈悲相关联的十字架形式是等臂十字架，它象征着四元素处于平衡状态，并意味着通过一种综合性影响来统治自然，使万物达到平衡和谐。
28. 赋予这个源质的宝球、权杖、权标和牧杖，都如此完美地表达了慈悲仁慈的王权的不同方面，无需赘述。
29. 当塔罗牌牌组为占卜而设置时，放置在慈悲上的四张四牌，在对应关系中贯彻了主导思想。权杖四象征着已竟之功（Perfected Work），从而极好地代表了和平时期国王在其治理良好的王国中所取得的成就。圣杯四被称为享乐之主（Lord of Pleasure），与赋予慈悲的辉煌（Splendour）称号以及其天使军团的光辉相符。宝剑四表示争斗后的休战（Rest from Strife），与坐着的统治者的意义完美契合。星币四是尘世之力之主（Lord of Earthly Power），其象征意义如此明显，无需解释。
30. 在这项研究中，《创造之书》文本的探讨被留到了最后，是为了不打断那以如此有序关系展开的象征序列。此外，这段文本蕴含如此丰富的意义，最好是在我们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了相关象征之后再来研究它。然而，与这段文本所含内容相关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前面阐释与先前源质相关联时进行了研究。我将不再详细重复这些内容，仅满足于将学生引向那些详细处理这些问题的页面，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否则在研究像生命之树这样主题时，这种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显化层面上或在不同的面向下代表着相同的潜能。

31. “第四路径被称为‘凝聚的智能’。”当我们学会通过国王坐在宝座上，组织其王国的资源与繁荣，使万物为了共同利益而被凝聚成有序整体的象征来看待慈悲时，这些话语的意义变得何等清晰。
32. 在《创造之书》文本中，它也被称为“接纳的智能”，这在赋予此源质于小宇宙中的左臂象征中得到了证实。
33. 慈悲“包含了所有神圣的力量，并从中流溢出所有灵性的美德与最高等的本质”。这一陈述所蕴含的教导已在先前关于原型观念的阐释中得到了说明。
34. “它们凭借‘原初的流溢’，即最高的王冠‘Kether’，而彼此流溢而出”。这些概念已在探讨第二源质“智慧”（Chokmah）时，结合力量从一个领域流溢到另一个领域的观念进行了处理。

十九、严厉，第五源质

称号： Geburah, 力量, 严厉 (希伯来文-Gimel, Beth, Vau, Resh, Heh)	世俗脉轮： Madim (מַאֲדִים), 火星
魔法意象： 一位坐在战车中的强大战士。	灵性体验： 力量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严厉之柱的中心	美德： 能量, 勇气
《创造之书》文本： 第五路径被称为“根本智能”，因为它肖似“合一”（Unity），与自身联合于“理解”（Binah），而“理解”又是从“智慧”（Chokmah）的原初深处流溢而出的	恶德： 残酷, 破坏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右臂
赋予慈悲的称号： Din (דִּין), 正义。Pachad (פַּחַד), 恐惧	符号： 五边形、五瓣都铎玫瑰、剑、马刺、鞭子、锁链
神名： Elohim Gibor (אֱלֹהִים גִּבּוֹר)	塔罗牌： 四张五 权杖五： 斗争 圣杯五： 享乐中的损失 宝剑五： 失败 星币五： 尘世的麻烦
大天使： 卡麦尔 (Khamael)	
天使等阶： 炽天使 (Seraphim), 火焰之蛇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

橙色

创造界 (Briah) 颜色:

猩红色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

亮猩红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

红色, 带黑色斑点

1. 在基督教哲学中, 最不被理解的事情之一是邪恶的问题; 而在基督教伦理中, 处理得最不充分的问题之一是力量或严厉 (与慈悲和温和相对) 的问题。因此, 第五源质严厉 (Geburah), 其附加称号为 Din (正义) 和 Pachad (恐惧), 是所有源质中最不被理解的之一, 也因此是最重要的之一。若非卡巴拉教义明确规定所有十个源质都是神圣的, 许多人会倾向于将严厉视为生命之树的邪恶面向。确实, 其世俗脉轮火星, 在占星学中被称为一颗凶星 (infortune)。

2. 然而, 那些超越了“心想事成”哲学的粗糙美好、受过教导的人知道, 严厉绝非《圣经》中所描述的敌人或对手, 而是驾着战车出征的君王, 他强有力的右臂以正义之剑保护他的人民, 并确保正义得以伸张。慈悲 (Chesed),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和平时期人民的父亲, 或许赢得了我们的爱; 但严厉, 那位驾着战车出征的君王, 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在爱的感情中, 尊敬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对那个在必要时能让我们产生“敬畏上帝之心”的人, 怀有一种特殊的爱, 这种爱的品质完全不同, 它远比不掺杂丝毫敬畏的爱更为坚定和持久, 并且奇怪的是, 在情感上也远为满足。正是严厉提供了敬畏的元素, 即那作为智慧开端的“对主的敬畏”, 以及一种普遍的、有

益的尊敬，它帮助我们走在正道上，并唤起我们更好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终将被发现。

3. 这是一个在通俗理解的基督教伦理中未给予足够重视的因素；并且因为基督教社会的普遍基调偏向于反对神圣的第五源质，所以有必要详细考虑它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以及它在灵性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它被误解了，而对严厉因素的这种不理解，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许多困难的根源。

4. 严厉占据着严厉之柱的中心位置；因此，它代表了力量的分解代谢（catabolic），或称向下分解的面向。请记住，分解代谢是新陈代谢（metabolism），即生命过程的一个方面，它与活动中能量的释放相结合。有人说，善是建设性的，是构建的；恶是破坏性的，是分解的。当我们试图根据这个原则来分类癌症和消毒剂时，就会发现这种哲学是何等错误。在秘仪更深刻、更具哲学性的教导中，我们认识到善与恶本身并非事物，而是状态。邪恶只是错位的力量；若它过时了，或远超其时代以至不切实际，它在时间上就是错位的。若它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就像壁炉地毯上的燃烧煤块或穿过客厅天花板的洗澡水，它在空间上就是错位的。若爱的过剩使我们变得愚蠢和多愁善感，或爱的匮乏使我们变得残酷和破坏，它在比例上就是错位的。邪恶在于此类事物之中，而不在于一个充当对手的个人化魔鬼。

5. 因此，破坏者严厉，恐惧与严酷之主，对于生命之树的平衡是必要的，正如爱之主慈悲和美之女神胜利（Netzach）一样。严厉是天界的外科医生；他是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是屠龙者；对于身处困境的少女来说，他的力量如同新郎般美好，尽管毫无疑问，那条龙或许更希望多一点爱。

6. 凶星——土星、火星和具有欺骗性的月亮/基础（Yesod）——的启蒙，对于灵魂的进化和平衡发展是同样必要的，正如赋予美丽（Tiphareth）的十字架受难的奥秘一样。基督教的片面性是它的祸根，并对我们国家和个人生活中如此多不健全和病态的现象负有责任。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基督

教是作为对一个因自身毒素而病入膏肓的异教世界的矫正而存在的。我们需要基督教所能给予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离不开它所缺乏的。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严厉那收敛、矫正的影响。

7. 动态的能量对于社会的福祉是必要的，正如谦卑、仁慈和耐心一样。我们绝不能忘记，在疾病中能恢复健康的排除性饮食，在健康时会产生疾病。我们绝不能将那些为了补偿力量过剩所必需的品质，提升为目的本身和救赎的手段。过多的仁慈是愚人的杰作；过多的耐心是懦夫的标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公正而明智的平衡，它能带来全面的健康、幸福和理智，并坦率地认识到为了获得它，牺牲是必要的。在灵性领域，你同样不能既要吃掉蛋糕又要拥有它。

8. 严厉是秘仪中的献祭祭司。献祭并不意味着因为一个嫉妒的上帝不能容忍他的信徒有任何与之竞争的兴趣，并因你的痛苦而感到满足，你就必须放弃你所珍爱的东西。它意味着深思熟虑、明智地选择一个更大的善，而不是一个较小的善，就像运动员宁愿选择锻炼的疲劳，也不愿选择使他状态不佳的懒散安逸一样。在熔炉中燃烧的煤炭被献祭给了蒸汽动力之神。牺牲实际上是力量的嬗变；在熔炉的献祭祭坛上献出的煤炭中的潜能，通过适当的机械装置，被嬗变为蒸汽的动态能量。

9. 每一次牺牲行为都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和宇宙机制，能将其转化为灵性能量；而这种灵性能量可以应用于其他机制，并在形态层面上以一种与起始时完全不同类型的力量重新出现。

10. 例如，一个男人可能为了事业牺牲他的情感；或者一个女人可能为了情感牺牲她的事业。如果切割得干净，没有懊悔，那么大量的心理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用于所选择的渠道。但是，如果较小的欲望只是被抑制和否认表达，而不是作为一次蓄意的自由意志奉献而真正地被放在牺牲的祭坛上，那么不幸的受害者就两头都落空了。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严厉像祭司一样，从我们手中接过祭品，即使那是我们的长子，并以那快速、干净、仁慈的一击将其献给

上帝。因为在小宇宙，即人的灵魂中，严厉是那将我们从自怜的污点中解放出来的勇气和决心。

11. 在这个充满多愁善感和神经官能症的时代，我们是多么需要严厉的斯巴达式美德。如果允许这位天界外科医生进行那干净利落、有机会愈合的切割，从而避免那如同开放性伤口且常常会感染的致命妥协和优柔寡断，那么多少崩溃可以被挽救。

12. 再者，如果世界上没有为善服务的强有力之手，邪恶就会滋生。虽然在麻线冒烟、努力燃烧时，不应熄灭它，但如果它真正需要的是用拨火棍捅一下，那么容忍它的闷烧同样是邪恶的。在某个点上，耐心会变成软弱，浪费更优秀的人的时间；仁慈会变成愚蠢，使无辜者暴露于危险之中。非暴力抵抗邪恶的策略只有在一个治安良好的社会中才能令人满意地实行；在边疆条件下，它从未成功过。因为自然，“牙爪血红”，穿着严厉的颜色；而作为补偿的文明则属于慈悲，它修正了所有处于严厉发展阶段事物那不受限制的力量和相互毁灭性。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记住，文明建立在自然之上，如同建筑建立在其地基之上，其中隐藏着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卫生设施。

13. 无论何处有已丧失其用处的事物，严厉都必须挥动修枝剪；无论何处有自私，它都必须发现自己被钉在严厉的长矛尖上；无论何处有针对弱者的暴力，或无情地使用力量，严厉的剑，而非慈悲的宝球，才是最有效的反制；无论何处有懒惰和不诚实，都需要严厉的神圣鞭笞；而当为保护邻人而设的地界被移动时，必须用严厉的锁链来加以约束。

14. 在我们这个多愁善感的时代，这些事物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健康是必要的，就像兄弟之爱一样，并且当它们被用作药物而非报复时，要稀有得多。总得有人对侵略者喊“停”，对挡路者喊“让开”，而那个人就是在神圣第五源质的领域中作为祭司运作。

15. 如果我们观察生命，就会发现节奏，而非稳定，是其至关重要的原则。显化存在所能达到的任何稳定，都好比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的稳定，平衡于两个相反的拉力之间；他可以向右倒，也可以向左倒，他通过自身的动量来保持平衡。

16.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任何事务的发展中，在任何纪律严明或高度组织的群体心智的基调中，我们都看到严厉和 Gedulah（慈悲）影响的持续交替，呈现在左右摇摆的节奏中。任何负责纪律一个有组织群体的人都知道，需要不断地收紧和放松缰绳；需要激励和稳定。当群体带着兴趣和热情的冲动向前涌动时，有一种需要放松缰绳的感觉，随后当冲动耗尽时，又需要收紧松弛的部分。如果不用坚定的手收紧松弛，群体就会在圈套中纠缠不清，变得不服从。明智的驾驭者知道反应何时耗尽，何时该在团队上空挥舞严厉的鞭子，让它在新的动态冲动涌起时再次跃入马具；但他也知道，不能过早挥鞭，当团队正在喘息时，否则一个不太稳定的单位会把腿跨过马迹。

17. 我们尤其在国家生活中看到严厉和 Gedulah（慈悲）交替的节奏。我冒昧预言，国家正从一个 Gedulah 阶段走出，进入一个严厉阶段。我们随处可见，一种因人性的不完美而被过度滥用的仁慈，正被一种将恢复公正平衡、防止邪恶滋生的严厉所取代。警务工作正在重组；法官正在做出更严厉的判决；刑罚改革遭遇挫折；人道主义者不再拥有最终话语权。种族的群体灵魂正进入一个严厉阶段，并对其标准单位失去了耐心。

18. 在下一个周期，趋势将是把不适应者推入废弃堆，并专注于将适应者发展到其最精良的状态。严厉将是主要合伙人，Gedulah（慈悲）提出的任何对严厉的缓和都必须经过公正的审视。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改革，因为在一个阶段的末期，极端倾向于发展，而 Gedulah 的人道主义已被滥用并变得荒谬，其精致已变得挑剔并脱离实际。

19. 当一个新的阶段以群体心智的规模到来时，其影响在最未开化、最具群体思维的人身上最强；有教养的人总倾向于远离极端。我们从各类新闻业所采取的路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通俗新闻业正大声疾呼，要求自由使用鞭刑作为对犯罪的惩罚；要求废除债务和国际协议；实际上，是要求用严厉之剑进行全面的挥砍。各方面都有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容忍任何人的胡闹”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谈判极其难以进行，因为严厉作为谈判者表现最差，他对讨论的唯一贡献就是那位希腊士兵拔剑斩断绳结的做法。

20. 现在，入门者知道阶段以节奏交替的方式相继出现，他不会对任何阶段过于认真，也不会认为它要么是世界末日，要么是千禧年。他知道它会走完其历程，起初是一种有价值且必要的矫正，最终会走向极端；但只要一个种族的开悟者中有足够的远见，人民就不会灭亡，因为极端状态的到来本身就表明了摆动的终点，钟摆通常会反转其运动，开始向稳定中心回归。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丧失远见时，钟摆才会被允许脱离其挂钩，飞向自我毁灭。罗马做到了；迦太基做到了；更近的，俄国也做到了。但即使社会组织崩溃，钟摆飞入太空，节奏的原则仍内在于所有显化存在之中，并在任何形式的组织开始从废墟中兴起时，重新确立自身。

21. 基督教的巨大弱点在于它忽视了节奏。它用魔鬼来平衡上帝，而不是用毗湿奴来平衡湿婆。它的二元论是敌对的而非平衡的，因此永远无法产生出力量处于均衡状态的功能性第三者。它的上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不与一个演化中的创造一同演化，而是沉溺于一次特殊的创造行为，然后就此安享其成。全部的人类经验，全部的人类知识，都反对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是真实的。

22. 基督教的概念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它看不到因为一事物是好的，其对立面就必然是坏的。它没有比例感，因为它没有意识到空间中的平衡原则和时间中的节奏原则。因此，对于基督教的理想来说，部分往往大于整体。谦

卑、仁慈、纯洁和爱被塑造成基督徒品格的理想，而正如尼采所真实指出的，这些是奴隶的美德。在我们的理想中，应该为统治者和领袖的美德——勇气、能量、正义和正直——留有空间。基督教对于动态的美德一无所知；因此，那些完成世界工作的人无法遵循基督教的理想，因为它的局限性和对其问题的不适用性。他们除了自身的自尊之外，无法用任何标准来衡量是非。结果是，一个致力于片面理想的文明，被迫将其理想与荣誉分门别类，这景象十分荒谬。

23. 我们需要严厉的现实主义来平衡 Gedulah（慈悲）的理想主义，正如我们需要用仁慈来调和正义一样。处理孩子的经验很快就告诉我们，从未被约束的孩子是被宠坏的孩子；缺乏竞争激励的青年往往是懒散的青年，因为只有少数人会为工作而工作。国家也是如此；缺乏竞争激励的垄断总是被证明是无效的；非竞争性的职业总是患有“智力肥胖症”。

24. 严厉是生命中那驱动穿越并克服障碍的动态元素。缺乏火星面向的品格永远无法真正地把握生活。那些曾依赖于一个非严厉型养家糊口的人知道，爱并非解决生活问题的完整方案。

25. 我们必须学会爱并信任那身披铠甲、手持利剑的战士，正如我们爱并信任那赐予我们一杯凉水并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神圣之爱。

26. 当我们学会“吻那根杖”（欣然接受惩罚），并认识到收敛性经验的价值时，我们便接受了严厉的第一次启蒙；当我们学会为了找到生命而失去生命时，我们便接受了第二次。有一种特定的勇气，它不惧怕解体，因为它知道所有灵性原则都是不可毁灭的，只要原型持续存在，任何事物都可以被重建。严厉只对那些暂时的东西具有破坏性；它是永恒之物的仆人；因为当通过严厉的酸性活动，所有非永恒之物都被侵蚀掉时，永恒与非物质的现实便在其全部荣耀中闪耀而出，每一条纹理都显露无遗。

27. 如果我们是诚实的，严厉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好的朋友。真诚无需惧怕他的活动；确实，它是我们能拥有的对抗他人不真诚的最强大武器，因为没有什么能像严厉的影响那样有效地“揭穿”人和观点。

28. 严厉和 Gedulah（慈悲）必须协同工作；绝不能一方没有另一方。我们必须崇拜战争之神，正如崇拜爱之神一样，以便宇宙中的好斗元素不至于脱离对独一上帝，“自有永有者”的效忠。剑绝不能被诅咒为魔鬼的工具，而必须被祝福和奉献，以便它永远不会为不正义的事业出鞘。它绝不能在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中被抛弃，而应置于上帝的服务之中；这样，当命令下达，邪恶之事不再被容忍时，严厉的大天使卡麦尔（Khamael），可以带领炽天使（Seraphim）投入战斗，不是出于破坏性的愤怒，而是在上帝的服务中节制地、非个人地行动，以便邪恶被清除，良善得以盛行。

29. 关于严厉的本质已经说了这么多，在对其归属的分析中，无需再多言。

30. 《创造之书》文本告诉我们，第五路径被称为“根本智能”，因为它肖似“合一”（Unity）。“合一”是赋予“王冠”（Kether）的称号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严厉在较低的弧度上与“王冠”相仿。在《创造之书》中，有几个源质被如此提及，这些参考在理解它们的本质时非常重要。“智慧”（Chokmah）被称为“合一之辉煌，与之相等”。关于“理解”（Binah），经文说它的根基在“阿门”（Amen）之中，那也是“王冠”的一个称号。

31. 严厉是一个高度动态的源质，其能量溢出到形态世界并为其注入活力，这与“王冠”溢出的力量——所有显化的基础——有着密切的类比。

32. 《创造之书》文本中也提到严厉与“理解”（Binah）联合。当我们回想起在占星学中，土星（“理解”的世俗脉轮）和火星（严厉的世俗脉轮）被称为大凶星和小凶星时，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绝非肤浅。

33. “理解”被称为死亡的带来者，因为它是赋予原初力量以形态，从而使其静态化；严厉被称为毁灭者，因为火热的火星力量会分解形态并摧毁它们。因此我们看到，“理解”不断地将力量束缚于形态之中，而严厉则以其破坏性能量不断地分解和摧毁所有形态。

34. 但我们同样必须看到，只有当慈悲（Chesed）的保护、保存影响处于暂停状态时，严厉的破坏性影响才能作用于“理解”所构建的形态，因为“理解”与严厉之间的流溢路径是经由慈悲的。严厉是“理解”的必要矫正者，没有它，“理解”会将所有造物束缚于僵化之中。“理解”，正如《创造之书》文本所指出的，又从“智慧”（Chokmah）的原初深处流溢而出。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理解”也有一个动态的面向。没有一个源质是纯粹由一种力量构成的，因为每一个都从一个与其自身极性相反类型的源质流溢而出，并反过来流溢出一个极性相反的源质。“闪电”中我们真正拥有的是单一力量发展中的连续阶段；并且因为这些阶段是流溢而非相互取代，它们便作为显化的层面和组织的类型而存在。

35. 这些连续的阶段和显化层面，可以比作一条河流的连续河段。它始于山涧；下一段是一系列的急流和瀑布；然后是水草丰美的草地和平静；最后是承载船运、码头林立的巨大水道。河流的不同河段保持不变；每一段的水类型是恒定的；上游清澈闪亮，草地段富含冲积物，码头下游则被污垢污染。但与此同时，水本身并非恒定，因为它不在任何河段停滞，因为它们都彼此无间断地连通；用卡巴拉的语言来说，它们彼此“流溢”。但水在前进过程中改变其性质，因为它在每一河段所经历的体验中都增添了某些东西；来自草地的冲积土壤；来自码头的城市污垢。

36. 因此，“王冠”的原初流溢在宇宙之河的每一个源质“河段”中被修正；“河段”，或源质领域，保持不变；流溢继续流淌，在每一个领域中经历着修正。

37. 赋予严厉的称号——力量、正义、严酷和恐惧——不言自明，并指出了这个源质的双重面向。现在我们沿着生命之树向下进入形态的层面，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源质都是双面的，其过剩倾向于不平衡的力量。

38. 一位强大的战士驾着战车，头戴王冠，手持武器的魔法意象，表明了严厉力量的动态本质。火热的火星的世俗脉轮，更充分地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39. 赋予严厉领域启蒙的灵性体验是力量的异象。只有当一个人接收到这个，他才成为大行家（Adeptus Major）。正确地运用力量是对任何人的最大考验之一。在沿着等级提升的过程中，直到这一点，入门者学习的是纪律、控制和稳定的课程；实际上，他获得的是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对于未重生、自负的人性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纪律。然而，随着大行家的等级，他必须获得超人的美德，并学会运用力量而不是屈服于它。但即便如此，他也并非自己的法律，因为他是他所运用力量的仆人，必须执行其目的，而非服务于自己。虽然他不再对同胞负责，但他仍然对天地的创造者负责，并将被要求对他的管理工作做出交代。

40. 他拥有巨大的自由；但也有巨大的压力。他可以说出解开风的力量之言，但他必须准备好驾驭随之而来的旋风。这是业余魔术师并不总能意识到的事情。

41. 能量和勇气是火星的美德，而当这些品质走向极端时，残酷和破坏便是其恶德，这些都无需赘述，因为它们不言自明。

42. 然而，赋予火星-严厉的符号需要一些阐释，因为它们的意义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一目了然。

43. 具有不同边数的图形被赋予不同的行星，在仪式或护符魔法中，它们被用作与行星力量相关联的任何形式的轮廓。土星，最古老的行星，在进化时间中最早发展，被赋予了最简单的二维图形——三角形。慈悲的平衡稳定性得到了四边形，即正方形；而第三个行星源质，火星，被赋予了五边形，在卡巴拉

体系中，五被视为火星的数字。因此，五边形是火星的象征，任何火星的祭坛都应该是五边形或五面的，护符也是如此。五瓣都铎玫瑰，火星的另一个象征，需要更多的解释；但当我们记起神话中火星和金星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玫瑰是金星之花时，我们便得到了其象征意义的线索。生命之树上交叉的力量线，从严厉-火星经由救赎者之地、平衡中心的美丽（Tiphareth），到达胜利-金星（Netzach-Venus），其方式与慈悲和荣耀（Hod）的连接方式相同，这在《创造之书》文本中明确指出，它说荣耀的根在第四源质 Gedulah（慈悲）的隐藏之处。

44. 那么，认识到构成生命之树中心方块四个角的对角线对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便理解了五瓣玫瑰形式所指示的关联关系。

45. 剑、矛、鞭和锁链都是火星如此典型的武器，无需赘述。

46. 塔罗牌中的四张五牌都是凶牌，各有其类型。实际上，由火星主宰的宝剑牌组，其最好的方面是“争斗后的休战”和“斗争后的成功”，而当一张宝剑牌与一个其世俗脉轮是占星学凶星之一的源质相关联时，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在这个牌组中找到了失败与毁灭之主。

47. 我们接受严厉启蒙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处理火星力量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在自身本性中达到的自律和稳定程度。

48. 严厉是所有源质中最具活力和力量的，但它也是纪律性最强的。确实，由战神主宰的军事纪律，是可施加于人类的最严酷控制的同义词。严厉的纪律必须与其能量完全相等；换句话说，一辆汽车的刹车必须与其马力相匹配，才能在路上安全行驶。正是这种巨大的严厉纪律，是秘仪的试金石之一。我们说铁的纪律，而铁是火星的金属。

49. 严厉的入门者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和力量的人，但他也是一个非常自控的人。他特有的美德是平稳的情绪和在挑衅下的耐心。在运动场上，即战神的嬉戏面向，众所周知，发脾气就等于输掉了比赛。每个拳击手都知道，如果他生

气并开始打架而不是拳击，他获胜的几率就很小。火星的入门者本质上是“快乐的战士”，是已经通过美丽（Tiphareth）等级并获得平衡的入门者。

50. 他战斗而无恶意；他宽恕弱者和伤者；他并非要摧毁法律，而是要确保它得到恰当的履行。他是平衡的矫正者，因此总是弱者和受压迫者的捍卫者。他绝不是一个站在大军一边的神，尽管他说：“乖僻的人，我以弯曲待他。”他抓住那逆位之树（Qliphoth）的双头巨人 Thaumiel，即“双重争斗之力”，将他们的头撞在一起，说：“你们两家都遭瘟！遵守上帝的和平，否则你们会更糟。”

51. 当一个灵魂处于发展的某个阶段，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时，严厉会确保当它到处惹是生非时，不会感到失望。严厉是“头脑膨胀者”的伟大启蒙者。

二十、美丽，第六源质

称号： 美丽，Tiphareth (希伯来文—Tau, Pe, Aleph, Resh, Tau)	世俗脉轮： Shemesh (שמש), 太阳
魔法意象： 一位庄严的国王、一个孩子、一位被献祭的神	灵性体验： 万物和谐的异象。十字架受难的奥秘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平衡之柱的中心。	美德： 献身于伟大工作
《创造之书》文本： 第六路径被称为“中介智能”，因为在它之中，诸流溢的影响得以倍增；因为它使那影响流入所有祝福的宝库，并与它们自身联合。	恶德： 骄傲
赋予美丽的称号： Zoar Anpin (זֶעִיר אַנְפִּין), 小面容。Melekh (מֶלֶךְ), 君王。亚当。圣子。那人。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胸膛
神名： Tetragrammaton Aloah Va Daath (יהוה אלוה ודעת)	符号： 圣牌 (Lamen)。玫瑰十字。加略山十字架。平顶金字塔。立方体
大天使： 拉斐尔 (Raphael)	塔罗牌： 四张六 权杖六：胜利 圣杯六：喜悦 宝剑六：应得的成功 星币六：物质上的成功
天使等阶： Malachim (מַלְאָכִים), 君王们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清澈的玫瑰粉色 创造界 (Briah) 颜色：黄色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浓郁的鲑鱼粉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金琥珀色

1. 关于美丽 (Tiphareth) 的本质，有三个重要的关键。首先，它是整棵生命之树的平衡中心，位于中央之柱的中点；其次，它是较低弧度上的“王冠” (Kether) 和较高弧度上的“基础” (Yesod)；第三，它是力量层面与形态层面之间的嬗变点。卡巴拉命名法中赋予它的称号证实了这一点。从“王冠”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孩子；从“王国” (Malkuth) 的角度看，它是一位君王；而从力量嬗变的角度看，它是一位被献祭的神。
2. 从大宇宙，即“王冠”的立场来看，美丽是慈悲 (Chesed) 和严厉 (Geburah) 的平衡；从微观宇宙，即超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王冠”和“基础”所特有的意识类型汇聚的焦点。荣耀 (Hod) 和胜利 (Netzach) 同样在美丽中找到它们的综合。
3. 以美丽为中心的六个源质，有时被称为原人亚当 (Adam Kadmon)，即原型人；事实上，除非将美丽视为这六个源质的中心点，如君王在其王国中统治一般，否则无法正确理解它。正是这六个源质，在所有实践意义上，构成了位于“王国”形态王国背后的原型王国，并完全支配和决定着物质的被动性。
4. 当我们为了根据其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来解释一个源质，而必须考虑它与邻近源质的关系时，就不可能对卡巴拉体系进行完全系统和有序的阐述，因为如果我们的论证要易于理解，就必须预先进行部分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对围绕着美丽的三个较低源质——胜利、荣耀和基础——做一些解释。
5. 胜利 (Netzach) 关乎自然力量和元素接触；荣耀 (Hod) 关乎仪式魔法和神秘学知识；而基础 (Yesod) 则关乎灵视 (psychism) 和以太体 (etheric double)。美丽本身，由严厉和 Gedulah (慈悲) 支持，代表了洞察力 (seership)，或个性的更高层级灵视。当然，每个源质都有其主观和客观的方面——它在心理学中的要素和它在宇宙中的层面。

6. 美丽下方的四个源质代表了人格或低我；美丽上方的四个源质是自性或高我，“王冠”则是神圣火花或显化的核心。
7. 因此，美丽绝不应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因素，而应被视为一个链接、一个焦点、一个过渡或嬗变的中心。中央之柱总是与意识有关。两个侧柱则与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运作模式有关。
8. 在美丽中，我们发现原型理想被汇聚并嬗变为原型观念。实际上，它是“化身之地”（Place of Incarnation）。因此，它被称为“孩子”。并且因为神性理想的化身也意味着献祭式的离身，所以十字架受难的奥秘被赋予美丽，当生命之树应用于诸神殿时，所有被献祭的神祇都被置于此处。父神被赋予“王冠”；但圣子则因上述原因被赋予美丽。
9. 外显宗教在生命之树上的探索不会超过美丽。它不理解以“王冠”、“智慧”（Chokmah）和“理解”（Binah）的象征所代表的创造奥秘；也不理解黑暗与光明大天使在严厉和 Gedulah（慈悲）象征中所代表的运作模式；也不理解在没有象征的不可见源质“知识”（Daath）中所代表的意识奥秘和力量嬗变。
10. 在美丽中，神在形态中显现并居于我们中间；即进入人类意识的范围。美丽，即圣子，“向我们显示”了“王冠”，即圣父。
11. 为了使形态得以稳定，构成它的力量必须达到平衡。因此，我们在这个源质中发现了中介者或救赎者的理念。当神性以其自身在形态中显现时，那个形态必须是完美平衡的。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当构建一个形态的力量达到完美平衡时，神性以其自身就在那个形态中，根据其类型而显现。当条件允许显现时，神就在我们中间显现了。
12. 在以美丽的孩子面向进入形态显化后，化身的神成长为成年人并成为救赎者。换句话说，通过物质在一个处女状态下获得化身，即玛利亚（Mary）、Marah（海）、伟大的母亲、“理解”（Binah），一个超

然源质，以区别于下级母亲、“王国”（Malkuth），发展的神性显化，永远在努力将六个中心源质的王国带入平衡状态。

13.当“堕落”的象征图被呈现在生命之树上时，有趣的是，那从混沌中升起的巨蛇的头只达到美丽，并未超越它。

14.于是，救赎者在美丽中显现，并永远努力通过将他的王国重新连接到因“堕落”而与较高源质分离的超然源质，以及通过将六重王国的不同力量带入平衡，来救赎他的王国。

15.为此目的，化身的神祇被献祭，为人民而死，以便通过这一行为释放出的巨大情感力量可以补偿王国中不平衡的力量，从而救赎它或使其达到平衡。

16.生命之树上的这个领域被称为基督中心，基督教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其焦点。泛神论信仰，如希腊和埃及的信仰，集中在“基础”（Yesod）；而形而上学信仰，如佛教和儒教，则以“王冠”（Kether）为目标。但由于所有名副其实的宗教都既有秘传的或神秘的面向，也有外显的或泛神论的面向，基督教虽然本质上是一个美丽的信仰，但它也有其集中在“王冠”的神秘面向，以及如在通俗的欧洲大陆天主教中所见的、集中在“基础”的魔法面向。其福音派面向则旨在专注于作为孩子和被献祭之神的美丽，而忽略了作为君王在其王国中心、被五个神圣显化源质围绕的面向。

17.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从大宇宙的角度看待生命之树，看到显化力量的不同原型进入活动并构建宇宙，并且只是从微观宇宙的角度，在其作为意识中要素的心理学面向，远程地接触它们。但随着美丽的到来，我们的接触方式改变了，因为从现在起，原型力量被锁在形态之中，只能从它们对意识的影响的角度来接触；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接触方式必须通过感官的直接体验，尽管这些感官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在美丽和“基础”中运作，各有其类型。当我们在较高层面上时，我们必须依赖形而上学的类比

和从首要原则的演绎推理；现在我们进入了归纳科学的合法领域，必须服从其纪律并以其术语表达我们的发现；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通过以神秘体验的术语表达美丽的象征意义来维持我们与超验事物的联系。所有以炫目白光结束的异象类型的神秘体验都被赋予美丽；因为在压倒性的力量涌入中形态的消逝，正是这个生命之树上领域的过渡性意识模式的特征。始终保持清晰轮廓形态的异象是“基础”的特征。没有形态的启示，如普罗提诺所描述的，正朝着“王冠”提升。

18. 在美丽中，荣耀（Hod）的赫尔墨斯魔法和胜利（Netzach）的自然魔法的操作也被收集和解释。这两种操作都是以形态为术语，尽管在荣耀的操作中形态的主导程度大于在胜利的操作中。所有“基础”的星光异象也必须通过美丽的神秘体验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术语。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化，我们就会产生幻觉；因为我们会认为投射到潜意识之镜中并在那里转化为大脑意识术语的映像，是它们实际上只是其象征性表述的真实事物。
19. “王冠”（Kether）是形而上学的；“基础”（Yesod）是灵视的（psychic）；而美丽本质上是神秘的；神秘被理解为一种心智模式，其中意识不再以象征性的潜意识表述运作，而是通过情感反应来领悟。
20. 赋予各个源质的不同附加称号和象征意义，尤其是它们的神名，为解开《圣经》——一部本质上是卡巴拉著作——的奥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钥匙。根据神性被提及的方式，我们知道特定的显化模式应被归于生命之树上的哪个领域。所有提及圣子的都指向美丽；所有提及圣父的都指向“王冠”；所有提及圣灵的都指向“基础”；这里隐藏着非常深奥的奥秘，因为圣灵是神秘学会社中所崇拜的神性面向；泛神论的自然力量和元素运作的崇拜在父神的统辖下进行；而宗教的复活伦理面向，即这个时代的外显面向，则在美丽中的圣子的统辖下。

- 21.然而，入门者超越了他的时代，并旨在将所有三种崇拜模式统一在他对三位一体神性的崇拜中；圣子将泛神论的自然崇拜从堕落中救赎出来，并使超验的圣父对人类意识变得可以理解，因为“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 22.然而，美丽不仅是被献祭之神的中心，也是令人陶醉之神、启示者的中心。狄俄倪索斯（Dionysos）和奥西里斯（Osiris）一样被赋予这个中心，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央之柱与意识模式有关；而人类意识，通过“箭径”从“基础”上升，在美丽中接受启示；因此，诸神殿中所有的启示者都被赋予美丽。
- 23.启示在于将心智引入一种比由感官经验构建的更高的意识模式。在启示中，心智仿佛换了档。然而，除非新的意识模式与旧的相连接并被转化为有限思想的术语，否则它仍然只是一道如此耀眼以至致盲的光。我们并非通过照耀在我们身上的光线来看见，而是通过那光线从我们自己维度上被照亮的物体上反射回来的量来看见。除非我们的心智中有被这种更高意识模式所照亮的想法，否则我们的心智只会被压倒，在那炫目的高意识模式体验之后，黑暗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比之前更甚。实际上，我们并非换档，而是将我们心智的引擎完全脱离了档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启示就是这样。闪光足以让我们相信超物理存在的真实性，但不足以教给我们任何关于其性质的东西。
- 24.美丽阶段在神秘体验中的重要性在于，孩子的化身在此发生；换句话说，神秘体验逐渐构建起一个意象和观念的体系，当启示发生时，它们被点亮并变得可见。
- 25.美丽的这个孩子面向，对于我们这些与启示有关的秘仪实践工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基督圣子并非像密涅瓦（Minerva）那样，全副武装地从父神的头中跃出，而是作为一

个微小的事物开始，谦卑地被安置在野兽之中，甚至没有被容纳在与人类同住的客栈里。神秘体验的最初一瞥必然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时间通过经验来构建一个足以代表它们的意象和观念体系。这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每一次超验体验都增添其份额，随后的理性冥想则将它们组织起来。

26. 神秘主义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认为他们正跟随着那颗星，走向登山宝训之地，而不是伯利恒的马槽，那诞生之地。正是在这里，生命之树的方法如此有价值，它使得超验事物能以象征的术语表达，象征又能被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术语；从而通过智力将灵视与灵性连接起来，并将我们三位一体意识的所有三个方面汇聚于一点。

27. 正是在美丽中进行了这种转化，因为在美丽中接收到的直接意识的神秘体验，照亮了灵视的象征。

28. 生命之树的中央之柱本质上是意识之柱，正如两个侧柱是主动和被动力量之柱一样。当从微观宇宙的角度，即从心理学而非宇宙学的角度来考虑时，“王冠”，即个体化存在围绕其构建的神圣火花，必须被视为意识的核心，而非意识本身。“知识”（Daath），那不可见的源质，也位于中央之柱上，尽管严格来说，它总是属于与生命之树正在被考虑的层面不同的另一个层面。例如，由于我们此刻正在微观宇宙地考虑生命之树，“知识”将是与大宇宙的接触点。直到我们来到美丽，我们才得到清晰、个体化的意识。

29. 美丽是生命之树上第二个三位一体的功能性顶点，其两个底角由严厉（Geburah）和 Gedulah（慈悲）构成。这个第二个三位一体，从三个超然源质的第一个三位一体流溢而出，构成了演化中的个性或灵性灵魂。正是这个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持续存在并构建自身；正是从这个，连续的人

格，即化身的单位，被流溢而出；正是到这个之中，在每一次化身结束，当化身单位分解为尘土和以太时，经验的活跃精华被吸收。

- 30.正是这个第二个三位一体构成了“超灵”（Oversoul）、“高我”（Higher Self）、“神圣守护天使”（Holy Guardian Angel）、“第一启蒙者”。正是这个高我的声音，常常被内在之耳听到，而非像那些未受过传统训练的人所想的那样，是离世实体的声音，或是上帝自己的声音。
- 31.在第二个三位一体的荫蔽和指导下，第三个三位一体通过化身的经验而构建，以“王国”（Malkuth）为其物质载体。大脑意识属于“王国”，只要我们被囚禁在“王国”中，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但如今，“王国”的门并未紧闭，许多人能够透过缝隙窥视星光层面的幻象，并体验“基础”（Yesod）的灵视意识。当这一点实现后，通往更高层级灵视，即美丽意识所特有的真正洞察力之路便开启了。
- 32.因此，我们对更高层级灵视的第一次体验，通常始于较低层级灵视的术语；因为我们才刚刚脱离“王国”（Malkuth），正从“基础”（Yesod）的月亮领域仰望美丽的太阳。因此，我们用内在之耳听到声音，用内在之眼看到异象，但它们与普通的灵视意识不同，因为它们不是星光形态的直接再现，而是灵性事物在星光意识术语中的象征性呈现。这是潜意识心智的一个正常功能，彻底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点上的误解会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衡。
- 33.那些熟悉卡巴拉术语的人知道，第一个大启蒙据说在于能够享受与我们的神圣守护天使的知识和交谈；请记住，这个神圣守护天使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高我。这种更高心智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既不包含声音也不包含异象，而是纯粹的意识；它是一种觉知的强化，从这种心智的加速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其性质类似于高度发展的直觉。更高意识

从不是灵视的，而总是直觉的，不含任何感官意象。正是这种感官意象的缺乏，告诉有经验的入门者他正处于更高意识的层面上。

34. 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区分了那些引发冥府（chthonic），或称地下世界接触的占卜方法，和秘仪中神圣的陶醉。追随狄俄倪索斯的迈那得斯（Maenads）的启蒙等级与皮媞亚女祭司（pythoresses）完全不同；皮媞亚女祭司是灵视者和媒介，但迈那得斯，狄俄倪索斯秘仪的入门者，享受着意识的提升和生命的加速，使她们能够展现惊人的力量奇迹。
35. 所有动态的宗教都有这种狄俄倪索斯式的面向；即使在基督教中，许多圣徒也留下了记录，他们所虔诚敬拜的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最终以神圣新郎的形象降临于他们；当他们谈到降临于他们的这种神圣陶醉时，他们的语言使用人类之爱的比喻作为其恰当的表达——“我的妹子，我的新妇，你何其美丽。”——“因上帝唇边的吻而昏厥……”这些话语对于有理解力的人来说，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36. 宗教的狄俄倪索斯面向代表了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正是对这个要素的误解，一方面阻碍了我们现代文明中更高灵性体验的显现，另一方面又允许了宗教情感的奇特偏差，这些偏差不时地在更具活力的宗教运动的高层中引起丑闻和悲剧。
37. 有一种特定的情感专注和提升，它使得意识的更高阶段变得可及，没有它就不可能达到这些阶段。星光层面的意象转变为一种如同燃烧之火的强烈情感，当本性中所有的渣滓都在火焰中燃尽时，烟雾散去，我们剩下的是纯粹意识的白热。由于人类心智的本质，以大脑为其工具，这种白热状态无法持久；但在其短暂的持续期间，气质会发生变化，心智本身会接收新的概念，并经历一次永不完全收缩的扩张。体验的巨大提升会消退，但我们留下的是人格的永久扩张，对生命普遍能力的增强，以及对灵性现实的

一种实现力，如果我们没有被狂喜的动力强行带过意识的巨大鸿沟，这些都是我们永远无法拥有的。

38.现代的灵性领袖们对蓄意产生狂喜的技术一无所知，也不知当它自发产生时该如何引导。复兴布道家们通过个人魅力，在不谙世事的人群中成功地产生了一种温和形式的狂喜，而一个复兴布道家的价值，就以他令听众陶醉的能力来评判。但这种陶醉的后果，往往就像任何其他陶醉的后果一样，当复兴布道家转向其他活动领域时，生活便显得极其乏味、平淡和无益。因为陶醉感消退，皈依者便以为自己失去了上帝；似乎没有人意识到，狂喜是意识中的一道镁光闪电，如果延长，会烧毁大脑和神经系统。但尽管它不能、也不应被延长，通过它，我们却能越过意识的死点，觉醒于一种更高的生命。

39.生命之树的技术为这些灵性体验提供了精确的定义，那些受过该技术训练的人不会将自己更高意识的骚动误认为是上帝的声音。从“王国”（Malkuth）的感官意识，经过“基础”（Yesod）的星光灵视，到美丽（Tiphareth）的无形直觉和加速的意识，他们平稳而熟练地上升和下降；从不混淆各个层面，也不让它们相互渗透，而是将它们全部汇聚于一个集中的意识之中。

40.美丽被卡巴拉学者称为 Shemesh，即太阳的领域；有趣的是，所有太阳神都是疗愈之神，所有疗愈之神都是太阳神，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食粮。

41.太阳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点。没有太阳，就不会有太阳系。阳光在生物的新陈代谢，即生命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绿色植物的全部营养都依赖于它。它的影响与维生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某些维生素可以用来补充其活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42.因此，我们看到阳光是我们福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与太阳的联系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亲密得多。
- 43.太阳在矿物王国中的象征是黄金，纯净而珍贵，所有民族都一致称其为太阳的金属，并视其为最珍贵的金属和交换的基本单位。黄金在国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远超其作为一种金属的内在效用。此外，它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会腐蚀、不会失去光泽的物质。它可能会因表面积垢而变暗，但金属本身，不像银或铁，不会发生化学变化或分解。水也不会腐蚀它。
- 44.对我们来说，太阳确实是生命的赐予者和万物的源泉；它是父神的唯一恰当象征，父神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太阳背后的太阳”；实际上，美丽是“王冠”的直接反映。生命通过太阳的中介来到地球，而我们通过美丽的意识接触到活力的源泉，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中汲取力量。
- 45.太阳，首先是显化能量的象征；正是那突如其来的、不寻常的太阳-灵性能量涌流，导致了狂喜的神圣陶醉；正是黄金，作为货币的基础，是外化生命力的客观代表；因为确实，金钱即生命，生命即金钱，没有金钱我们就无法拥有丰盛的生命。生命力，在物质层面上表现为能量，在心智层面上表现为智力和知识，可以通过适当的炼金术嬗变为金钱，那是一个人能力或能量的象征。金钱是人类能量的象征，通过它我们可以储存我们每小时的工作产出，在周末以工资的形式收回，并根据我们的想法将其用于必需品或为未来储蓄。支持纸币的黄金是人类能量的象征，只有通过消耗那种能量才能获得；尽管那可能是父亲或丈夫的能量，通过女继承人传递下来，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某个人类在某个领域活动的象征，即使那只是公司推广或盗窃的领域。

46. 黄金的秘密地下流动在国家政体中的作用，如同荷尔蒙在人体中的作用，并且有宇宙法则支配着它们潮汐般和划时代的运动，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未曾料到的。
47. “王冠”（Kether），空间，万物存在的源头，反射到美丽（Tiphareth）之中，美丽充当了原初灵性能量的变压器和分配器。我们通过阳光直接接收这种能量，并通过绿色植物中的叶绿素间接接收，叶绿素使它们能够利用阳光，我们通过植物性食物直接食用，或通过食草动物的组织间接食用。
48. 但太阳神不仅是生命之源。当生命出现问题时，他也是疗愈者。因为在疾病过程中，活动的是生命力的增加、减少或误导；疾病除了从有机体的生命中借取能量外，别无能量。因此，疗愈必须通过调整生命力来实现，而太阳神是这方面最自然的祈请对象，因为生命与太阳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9. 古代的入门祭司正是通过他们对太阳影响力的操控知识来施行疗愈，而太阳崇拜是古希腊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an）崇拜的根源。
50. 我们现代人已经认识到阳光和维生素在生理经济中的价值，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太阳影响的灵性方面在我们心理经济（使用该词的字典义）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人的灵魂中有一个美丽（Tiphatic）因素，根据古老传统，它在身体上的对应是太阳神经丛，而非头部或心脏，它能够像植物叶片中的叶绿素吸收太阳能量的更具体方面一样，吸收太阳能量的微妙方面。如果我们与这种能量隔绝，无法吸收它，我们在心智和身体上就会变得像生长在地下室、与太阳更具体方面隔绝的植物一样病弱。
51. 这种与自然灵性方面的隔绝，是由于心智态度造成的。当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自然中的角色，以及自然在我们之中的角色时，我们便抑制了这部分

与整体之间生命赋予磁力的自由流动；并且由于缺乏灵性功能所必需的某些元素，心理健康便不可能。

52. 心理分析学家非常重视压抑作为心理疾病的原因；他们学会认识压抑是因为在其极端形式——性压抑中，其不良影响十分显著。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性压抑，除非是由环境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会导致解离），只是一个远比性更深层次原因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一种虚假的灵性、一种伪装的优雅和理想主义，这导致了同情心、认知和作为生灵对生命赐予者——自然的更高面向——的感激之情的断绝。这是由一种灵性上的虚荣心造成的，它认为自然更原始的方面有损其尊严。

53. 正是因为我们那虚假的理想及其错误的价值观，我们中间才有如此多的神经官能性疾病。正是因为普里阿普斯（Priapus）和克洛阿喀娜（Cloacina）没有得到作为神祇应有的尊重，我们才被太阳神诅咒，并与他仁慈的影响隔绝，因为对祂次要方面的侮辱就是对祂的侮辱。

54. 当一个生物不处于适合繁殖的状态时，性的示好对它来说是排斥的；这是谦逊的自然基础，并保护有机体免于浪费和耗尽。因为腐烂的排泄物堆积会导致疾病，它们的排泄物的气味对即使是最低等的生物来说也是令人反感的，所以它们会避开其附近。在这两种在自然条件下如此合理和有价值的排斥之上，在我们文明生活的人造条件下，生长出了各种非理性的禁忌。这种排斥被过度夸大，不再服务于其生物学目的。

55. 我们对自然生活中两个重要部分——性和排泄——的态度，暗示它们是不自然的、堕落的、有毒的。因此，我们切断了自己与大地的联系；然后回路被打破，天界的联系也随之失效。宇宙电流从“王冠”（Kether）下降，经由美丽（Tiphareth）和“基础”（Yesod），进入“王国”（Malkuth）；如果回路在任何地方被打破，它就无法运作。确实，在生命中完全打破回路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过程如此深植于自然之中，我们

无法完全压制它们；但一种心智态度可以导致管道的扭结，可以如此地隔绝和抑制，以至于只有微弱的流体能够被绝望的有机体顶着阻力吸过。

56.在美丽（Tiphareth），太阳中心，我们拥有在自然中显现的灵性，我们应敬畏太阳神，因为他代表了灵性过程的自然化；自然过程的灵性化在人类苦难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

57.当我们审视赋予第六源质的符号时，它们成为一项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说明了赋予一个给定源质的符号是如何以长长的相互关联的链条，交织穿梭，进进出出。

58.希伯来词 Tiphareth 的含义是“美丽”；在许多关于美的定义中，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美在于恰当和公正的比例，无论那美丽的事物是什么，是道德的还是物质的。因此，发现美的源质作为整棵生命之树的平衡中心点，并且赋予美丽（Tiphareth）的两种灵性体验之一是“万物和谐的异象”，这是非常有趣的。

59.奇怪的是，有两种独立且乍看之下不相关的灵性体验被赋予美丽；实际上，这是生命之树上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领域。它同样独特的是，有几个魔法意象被赋予它。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这个中心源质有这些多重面向。答案可以在赋予美丽的《创造之书》文本中找到，它宣称“第六路径被称为‘中介智能’”。中介者本质上是一个连接环节，一个中介；因此，美丽，在其中心位置，必须被视为一个双向开关，我们必须既将其视为接收“诸流溢的影响”，又将其视为“使那影响流入所有祝福的宝库”。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五个更微妙源质的外在显现，也可以将其视为四个更稠密源质背后的灵性原则。如果从形态的一侧看，它是力量；如果从力量的一侧看，它是形态。实际上，它是原型源质，其中五个更高源质所代表的伟大原则被构想成概念；正如《创造之书》所宣称的，“在它之中，诸流溢的影响得以倍增”。

60. “小面容” (Zoar Anpin) 的名称，以区别于“王冠”的称号之一“广阔面容” (Arik Anpin)，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想法。因为“王冠”的无形构想在这个更高心智的领域中成形。如前所述，“王冠”被反射到美丽中。亘古常在者 (Ancient of Days) 仿佛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映像，而“广阔面容”的映像被称为“小面容”和“圣子”。
61. 但尽管从上方看，美丽是一个较小的显现和较年轻的一代，但从下方——即从“基础” (Yesod) 和“王国” (Malkuth) 的角度看，它也是原人亚当 (Adam Kadmon)，即原型人。美丽是 Melekh，君王，是 Malkah，新娘的丈夫，Malkah 是“王国”的称号之一。
62. 正是在美丽中，我们找到了构成整个显化创造无形框架的原型观念，它们形成并表达了从更微妙源质流溢出的原初原则。它仿佛是较高弧度上的一个“意象宝库”；但星光层面充满了从形态反射而来的意象，而美丽领域的意象则是那些正在形成，仿佛从更高潜能的灵性流溢中结晶出来的意象。
63. 美丽 (Tiphareth) 在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进行调解；“下如其上”是 Shemesh 领域的基调，在那里，“太阳背后的太阳”聚焦显现。
64. 在神人 (Divine Man) 的解剖学中，有对所有组织和进化的解释；实际上，物质宇宙确实是这位神人的器官和肢体；而正是通过理解原人亚当 (Adam Kadmon) 的灵魂——它由“诸流溢的影响”构成——我们才能以功能的术语来解释祂的解剖学，这是唯一能智能地理解解剖学的方式。正是因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描述性，并回避目的性的解释，所以它在所有哲学意义上都如此贫瘠。
65. 在超验心理学中，即微观宇宙的解剖学，胸膛被赋予美丽的对应关系。在胸膛中有肺和心脏，紧邻这些器官下方，并与它们密切相连并控制它们的是身体中最大的神经网络，称为太阳神经丛，古解剖学家如此恰当地命

名。肺通过决定大气的持续潮汐运动——进进出出，日夜不息，直到金碗破裂，银链松开，我们停止呼吸——在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维持着一种异常亲密的关系。心脏决定血液的循环，而血液，正如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所真实说过的，是一种“独特的液体”。现代医学深知阳光对血液的意义。它还发现，叶绿素，即植物叶片中使它们能利用阳光作为能量来源的绿色物质，对血压有非常强大的影响。

66. 美丽 (Tiphareth) 的三个魔法意象很奇特，因为乍一看，它们是如此地毫无关联，以至于每一个似乎都否定了其他的。但在我们现在对美丽所了解的光照下，它们的意义和关系清晰地显现出来，通过象征的语言说话，尤其是当结合耶稣基督圣子的一生来研究时。

67. 美丽，作为超然源质的第一次凝结，被恰当地表现为伯利恒马槽中新生的孩子；作为被献祭的神，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当 he 从死里复活时，他就像一位来到自己王国的君王。美丽是“王冠” (Kether) 的孩子和“王国” (Malkuth) 的君王，而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他被献祭。

68. 除非我们对牺牲的真正含义有所概念，否则我们无法正确理解美丽

(Tiphareth)，这个含义与通俗的观念——即自愿失去珍爱之物——大相径庭。牺牲是将力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力量的完全毁灭是不存在的；无论它多么彻底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它都根据伟大的自然法则——能量守恒定律——以某种其他形式维持自身，这个定律维持着我们宇宙的存在。能量可以被锁在形态中，因此是静态的；或者它可以从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处于循环之中。当我们做出任何形式的牺牲时，我们取一种静态的能量形式，通过打破禁锢它的形态，将其放入宇宙的自由循环中。我们以一种形式牺牲的东西，会在适当的时候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宗教和伦理的牺牲观念，可以获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 69.这个领域的神名是 Aloah Va Daath，这使它与位于它和“王冠”（Kether）之间的不可见源质紧密相连。这个源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好被理解为领悟，意识的黎明；我们可以将短语“Tetragrammaton Aloah Va Daath”解释为“在心智领域中显现的上帝”。
- 70.在微观宇宙中，美丽（Tiphareth）代表了更高的灵视，即个性或高我的意识模式。它本质上是宗教神秘主义的领域，以区别于“基础”（Yesod）的魔法和灵视；因为请记住，生命之树中央之柱的源质代表了意识的层面，而侧柱上的源质代表了力量和运作模式。美丽也被说成是大导师们的领域；它是非人手所造的殿，永恒于天际和大白会（Great White Lodge）。正是在这里，入门行家在更高意识中运作；在这里，他希望与大师们相遇，而正是通过圣名，以及对 Aloah Va Daath 圣名意义的理解，他开启了更高意识。
- 71.因为请注意，一个词语只有在我们赋予它意义的程度上，它才成为一个力量之言。对他受害者的名字，对一个凶手来说是一个力量之言；其效力如此公认，以至于在一些国家，当嫌疑人被警方审问时，一个记录血压变化的仪器会连接到他的手臂上，死者的名字以及与犯罪相关的其他词语会突然在他耳边低语，如果这些对他来说是“力量之言”，仪器会毫无疑问地记录下来。
- 72.人们普遍认为，力量之名对灵、天使、魔鬼等有直接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力量之名对其施法者产生影响，通过提升和引导意识，使他能够与所选择的灵性影响类型建立联系；如果他对该特定类型的影响有过体验，力量之言会激起强有力的潜意识记忆；如果他没有，并以学者那种缺乏想象力和怀疑的精神来处理此事，“野蛮的召唤咒语”对他来说就只是胡言乱语。但请注意，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hocus-pocus”，即新教徒

用来指代欺骗和迷信的词，并由此衍生出“hoax”（骗局）一词，其意为“Hoc est Corpus”（这是我的身体），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些事情上，观点是如此重要。

73. 因此，每个源质都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灵性体验，除非一个人有过那种体验，否则他并非该源质的入门者，即使他知道其力量之名也无法使用。正如传统所说，仅仅知道一个力量之名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如何振动它。人们普遍认为，振动一个力量之名就是以正确的音调来吟唱它；但魔法的振动远不止于此。当一个人深受感动，同时又虔诚地提升时，声音会比正常音高低几个音调，并变得洪亮而有振动感；正是这种情感的颤抖与虔诚的共鸣构成了圣名的振动，这是无法学习或教授的；它只能是自发的。它就像风，随心所欲地吹拂。当它来临时，它会用一股火热的波浪从头到脚地摇动你，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立正。听到一个力量之言被振动是一种非凡的体验。振动它则是一种更非凡的体验。

74. 美丽（Tiphareth）的大天使是拉斐尔（Raphael），“站在太阳中的灵”，他也是疗愈的天使。

75. 当入门者“在生命之树上工作”时，也就是说，在他的气场中用意象构建一个生命之树的图示时，他在他的太阳神经丛，即腹部与胸膛之间，构想出美丽；如果他打算在第六源质的领域中工作，并在这个中心集中力量，他会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站在太阳中的灵，周围环绕着炽热的光球。在自己的气场中构想一个源质是一回事；但发现自己完全在那个源质里面是另一回事。虽然通过前一种操作可以接收到一个源质的影响，并且这是一种很好的日常冥想常规方法，但直到你“外翻”——仿佛完全里外翻转，以至于位置颠倒，不再是领域在你之内，而是你在领域之内——你才能运用一个源质的力量。正是这种体验，是一个源质启蒙的顶点。

76.美丽（Tiphareth）的天使等阶是 Malachim，或称君王们。这些是自然力量的灵性原则——除非持有美丽的启蒙，即初级行家的启蒙，否则没有人能控制，甚至安全地接触元素原则。因为他必须被元素君王们所接纳，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能够以其元素形式处理自然力量之前，先认识到它们的终极灵性本质。在微观宇宙中，它们以其主观元素形式表现为战斗、繁殖、自卑、自大的强大本能，以及心理学家所知的所有那些情感因素。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本性中激起和刺激这些情感，那必须是为了让它们作为高我的仆人，受理性和灵性原则的指导。因此，当我们操作元素力量时，必须通过君王们，在大天使的统辖下，并借由适合该领域的上帝圣名之祈请来进行，这是必要的。从微观宇宙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本性中强大的元素驱动力与高我相关联，而不是被解离到弗洛伊德式无意识的逆位之树（Qliphothic）地下世界中。

77.元素操作当然不是在美丽（Tiphareth）的领域中进行的，但如果它们要保持为白魔法，就必须从美丽的领域加以控制，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更高层级的控制，它们很快就会滑向黑魔法。据说在“堕落”时，四个较低的源质从美丽分离，并被逆位之树（Qliphoth）所同化。当元素力量在我们的观念中与其灵性原则分离，以至于它们本身成为目的，即使意图并非邪恶而仅仅是实验，一次“堕落”便发生了，退化很快就会随之而来。但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自然事物背后的灵性原则时，它们便处于一种纯真状态，用一个具有明确内涵的神学术语来说；它们是未堕落的，我们可以安全地与它们合作，并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中有利地发展它们；从而带来心理健康所必需的非压抑和平衡。自然与灵性的这种关联，从而维持其未堕落和纯真状态，是任何形式魔法所有实践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 78.正如已经看到的，两种灵性体验构成了美丽（Tiphareth）的启蒙，即万物和谐的异象和十字架受难奥秘的异象。我们已在另一个关联中看到，美丽有两个面向，因此在其启蒙中必须有两种灵性体验。
- 79.在万物和谐的异象中，我们深入看到自然的灵性一面；换句话说，我们遇见了天使君王们，即 Malachim。通过这种体验，我们理解到自然只是灵性的稠密面向，“外在的遮蔽之袍”覆盖着“内在的荣耀之袍”。正是对自然灵性意义的这种理解，在我们今天的宗教生活中是如此可悲地缺乏，并对如此多的神经官能性疾病和婚姻不幸负有责任。
- 80.正是通过这种万物和谐的异象，我们与自然合而为一，而非通过元素接触。任何在文化上超越原始状态的人类，都无法在元素层面上与自然合一，因为这样做是退化，他们会在两个意义上都变得野蛮。与自然的接触是通过美丽（Tiphareth）领域中元素的“天使君王们”——换句话说，通过认识到自然事物背后的灵性原则——而建立的，然后入门者以其主宰君王之名来到元素生灵面前。他仿佛从上方降入元素王国，带着他的人性；因此，他对元素生灵来说是一位启蒙者；但如果他在它们自己的层面上与它们相遇，他就放弃了他的人性，回到了进化的一个更早阶段。元素力量，不受动物大脑的限制和约束，当它流经人类智力的宽阔渠道时，必然是不平衡的力量，结果就是混沌，那是逆位之树（Qliphoth）的王国之一。
- 81.十字架受难的奥秘既有大宇宙的，也有微观宇宙的。在其大宇宙的面向，我们在人类伟大救赎者的神话中找到它们，他们总是由神和一位处女母亲所生，从而再次强调了美丽（Tiphareth）的双重性质，其中形态与力量相遇。但我们不要忘记它们的微观宇宙面向，作为一种神秘意识的体验。正是通过对十字架受难奥秘——它关乎牺牲的魔法力量——的理解，我们能够超越受限于感觉并习惯于形态的大脑意识的局限，并进入更高层级灵视

的更广阔意识中。我们因此能够超越形态，从而释放潜能，将其从静态变为动态，并使其可用于伟大工作，即重生。

82. 赋予美丽 (Tiphareth) 领域的美德是对这项伟大工作的献身。献身是通往更高意识的启蒙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它，并将其分析为构成它的要素。献身可以被定义为对高于我们自身之物的爱；某种唤起我们理想主义的东西；虽然我们绝望于能与之相等，却使我们渴望变得像它；“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当一种更强的情感内容注入献身，并使其成为崇拜时，它便带我们跨越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使我们能够领悟眼未曾见，耳未曾闻之事。正是这种在伟大工作中，上升为崇拜的献身，将我们启蒙入十字架受难的奥秘之中。

83. 赋予美丽 (Tiphareth) 的恶德是骄傲，在这个归属中，我们有非常真实的心理学。骄傲根植于利己主义，只要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无法与万物合一。在道路的真正无私中，灵魂溢出其边界，通过无限的同情和完美的爱进入万物；但在骄傲中，灵魂试图扩展其边界，直到它拥有万物，而拥有一个事物和与之合一——其中它也以完美的互惠拥有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事。正是这种单方面的安排，是行家的恶德。他必须给予也必须接受，如果他想参与神秘的合一，即十字架牺牲的果实，他就必须毫无保留地给予自己。“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众人的用人，”我主曾说。

84. 与美丽 (Tiphareth) 相关的符号是圣牌 (lamen)；玫瑰十字 (Rosy Cross)；加略山十字架 (Calvary Cross)；平顶金字塔；以及立方体。

85. 圣牌是行家胸前的象征，并指示他所代表的力量。例如，一位在 Shemesh (太阳) 领域工作的行家，会在其胸前佩戴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图像。圣牌是美丽的魔法武器；因此，有必要对魔法武器的普遍性质说些什么，以便能理解圣牌的功能。

- 86.魔法武器是某种被发现适合作为特定类型力量载体的物品。例如，水元素的魔法武器是杯子或圣杯；火元素的魔法武器是点燃的灯。选择这些物品是因为它们的性质与所要祈请的力量相合；或者用现代语言来说，因为它们的形式通过观念联想，向想象力暗示了那种力量。
- 87.传统上，美丽（Tiphareth）与胸膛相关联，这既是因为被称为太阳神经丛的神经网络，也因为它在气场中构建生命之树时的位置。因此，行家的胸前珠宝被认为是美丽力量的焦点，无论进行何种操作。实际的力量，在其自身领域中运作，由赋予它的魔法武器所代表。例如，一位进行水元素操作的行家，会以杯子为他的魔法武器，用杯子做出所有符号，并在杯子上集中通过祈请召唤下来的力量。但他的胸前会有水元素的印记，这将被认为是代表操作中的灵性因素，并指向那个特定王国的大天使。除非行家理解他的圣牌与他的魔法武器的区别，否则他便不是行家，而是一个巫师。
- 88.玫瑰十字和加略山十字架都被作为美丽（Tiphareth）领域的象征。为了理解它们的意义，有必要对十字架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在象征体系中的使用方式说些什么。虽然我们最熟悉的十字架是加略山十字架，因为它与基督教相关联，但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十字架，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意义。等臂十字架，如军队医疗服务的红十字，被入门者称为自然十字架，并代表平衡中的力量。它可以在一些凯尔特十字架的顶部找到，通常被一个圆圈包围，所以一个凯尔特十字架实际上由一个逐渐变细的杆身和一个自然十字架的顶部组成，与基督教的加略山十字架没有任何关系。凯尔特十字架的逐渐变细的杆身，实际上是一个平顶金字塔，现存的这类凯尔特十字架的例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古老的形式暗示了将十字架和圆圈叠加在圆锥形菲勒斯石上，这在原始崇拜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物品。

- 89.卐字（Swastika）也是一个自然十字架，有时被称为托尔（Thor）的十字架，或托尔之锤，其形状被认为指示了他雷电的旋转动作。
- 90.加略山十字架是牺牲的十字架，理应被涂成黑色。其杆身的长度应为其臂长的三倍，每个臂的长度应为其宽度的三倍。对这个十字架的冥想通过苦难、牺牲和自我舍弃带来启蒙。十字架苦像当然是加略山十字架的一种详尽形式。
- 91.十字架上的圆圈是一个启蒙的象征，尤其是当十字架如其应有的形式那样，被立于三级台阶之上时。圆圈指示永生；也指示智慧；我们在神智学会的徽章中看到了它的一种形式，该徽章以“口衔其尾的蛇”为标志。一个叠加了圆圈的加略山十字架意味着通过十字架之路的启蒙，而三级台阶是启蒙的三个等级。这便是所谓的玫瑰十字。那个长满荆棘的花哨物品根本不是一个启蒙的象征。在西方象征中与十字架相关联的玫瑰是“世界玫瑰”（Rosa Mundi），是解释自然力量的钥匙。在其花瓣上标记着自然力量的三十二个符号；这些对应希伯来字母表的二十二个字母和十个神圣源质；这些反过来又被赋予生命之树的三十二条路径，这便是理解“世界玫瑰”的钥匙。那些被称为元素精灵印记的奇特涂鸦，是通过在玫瑰上从其名称的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画线而制成的。
- 92.在这个解释的光照下，我们不难理解那些以花卉徽章为象征的组织所宣称的价值。他们与那位向其帽商要求一条“带点红色”的公学领带的绅士并无二致。
- 93.立方体通常被认为赋予美丽（Tiphareth），因为它是六面体，而六是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个象征意义中，还有更多的内涵。立方体是最简单的立体形式，因此是美丽的恰当象征，在其领域找到了形态的第一次预示。“王国”（Malkuth）的象征是双立方体，象征着“下如其上”。

94. 金字塔象征着完美的人，宽阔地立于地上，向着天上的合一而逐渐变尖；换句话说，是“至高者”（Ipsissimus）。平顶金字塔象征着入门的行家，或称“初级行家”（Adeptus Minor），他已经穿过帷幕，但尚未完成他的等级。这个金字塔，其六个面对应构成原人亚当或原型人的六个中心源质，通过加上以“王冠”的合一为终点的三个超然源质而得以完成。
95. 塔罗牌牌组的六牌也被赋予美丽（Tiphareth），在它们之中，这个源质和谐与平衡的性质清晰地显现出来。权杖六是胜利之主。圣杯六是喜悦之主。即使是凶兆的宝剑牌组，在这个领域中也被调和为和谐，宝剑六被称为应得的成功之主——也就是说，经过斗争后取得的成功。星币六是物质上的成功；换句话说，是平衡中的力量。

第三部分

二十一、四个下界源质

1. 将十个神圣源质以其传统模式排列在生命之树上时，它们会落入三个主要水平分区，以及三个垂直的柱分区。最高的水平分区由三个超然源质组成，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它们超出了我们理解的范围。我们把它们设定为基本原则，如果随后的显化要得到解释，这些原则就必须存在。它们代表了纯粹存在以及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原则，称它们为“超然三角形”是很恰当的描述。

2. 生命之树上接下来的功能性三角形由慈悲（Chesed）、严厉（Geburah）和美丽（Tiphareth）组成。它们代表了合成代谢、分解代谢和平衡的活跃原则，或许最好称它们为“抽象三角形”。

3. 所有这六个较高的源质我们都已详细考虑过，我们看到了三个超然原则如何构成显化的基础，以及三个抽象原则如何赋予显化以表达。较高的三个是潜伏的，较低三个是有力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拥有了一个系统，可以通过将形态层面的无限多样的显化还原为其首要原则来解释它，这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作用和发展的模式变得清晰可辨；而当试图将万物都简化为形态的术语，而不是将其解析为力量的术语时，这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做到的。

4. 生命之树上最低的功能单元并非由一个三角形组成，而是一个四元组（quaternary），卡巴拉学者称这个四元组受到了“堕落”（Fall）的影响，利维坦（Leviathan）的头从深渊中升起，达到“基础”（Yesod）和“美丽”（Tiphareth）之间的一点。它不被允许超越此点，六个较高的源质因此保持了它们的纯真。换句话说，四个较低的源质属于形态的层面，在其中力量不再是自由流动的，而是被“关押、束缚、限制”；只有通过破坏的工作才能被解放。

5. 正如已经看到的，美丽（Tiphareth）是生命之树的平衡中心。平衡产生稳定，稳定产生凝聚。从现在起，在生命沿着“向内演化之路”（Path of Involution）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凝聚的原则扮演着越来越主导的角色，直到在“王国”（Malkuth）中达到其顶点。

6. 我们可以很好地构想，抽象三角形的活跃原则在生命经由“胜利”（Netzach）下降的过程中经历了细分和专门化，并在“基础”（Yesod）中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定型，通过这种方式，“王国”（Malkuth）的形态得以确定。一旦“王国”，即纯粹形态的层面，达到发展，进化之流便开始转向回归灵性，在保留通过形态纪律的经验所获能力的同时，将自身从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7. 那么，我们可以构想，由于其在形态王国中外在显化的经验影响，无数生命功能的抽象原则被赋予了形态。或者，用卡巴拉学者的语言来说，它们感受到了“堕落”的影响，并失去了它们的纯真。

8. 这些考虑让我们洞察了形态层面四元组的本质，并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被有些不客气地称为“幻象领域”（Sphere of Illusion）中，走在轻信与怀疑之间的中道上。

9. 演化生命的巨大潮流，作为从美丽（Tiphareth）发出的流溢，在“胜利”（Netzach）源质中如同被棱镜分解，成为多光芒的显化；由此而来的是《创造之书》对此源质“灿烂辉煌”的描述。在“荣耀”（Hod）中，这些多样的力量被赋予形态；而在“基础”（Yesod）中，它们充当了“王国”（Malkuth）中最终流溢的以太模具。

10. 在“王国”（Malkuth）中的显化完成了“向内演化”（involution）的外向弧线，生命转向自身，在“演化”（evolution）的回归弧线上追求平行的历程。人类智力发展，并开始冥想因果关系并辨识出诸

神。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从未一步就达到一神论；他总是将因果构想为多样的形态，并且需要许多代文化的积淀才能将多归于一。

11.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几乎可以被称为神秘学科学的“门槛上的居住者”，是每一位进入“不可见世界”的冒险者所面临的恐怖，它集斯芬克斯的功能于一身，向灵魂提出一个问题，其答案关系到他的命运。他应被判在幻象的领域中徘徊吗？他应被遣返回形态的层面，还是被允许进入光中？这个问题是：你相信诸神吗？如果他回答“是”，他将成为幻象层面上的流浪者，因为诸神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人格意义上的真人。如果他回答“否”，他将在大门处被遣返，因为诸神并非幻象。那么，他该如何回答？

12. 一位诗人的直觉给了我们答案。

13. “因为在静默灵魂中歌声响起之前 / 人的思想未曾造出诸神来爱戴与尊崇， / 在言语被人的双唇赋予之前 / 大地在梦境或行为中也无法承载天堂。”

14. 在此我们找到了谜题的线索。诸神是被造物的创造。他们由其崇拜者的敬爱所造就。并非诸神完成了创造的工作。这是由伟大的自然力量各自依其本性运作而完成的；在“天穹之鹅”（Swan of the Empyrean）于宇宙之夜的黑暗中产下显化之卵后，诸神才在其行列中出现。

15. 诸神是种种族群体心智的流溢；他们并非“自有永有者”（Eheieh），那独一与永恒者的流溢。然而，他们极其强大，因为通过他们对其崇拜者想象力的影响，他们将小宇宙与大宇宙连接起来；因为通过冥想阿波罗的理想之美，人的灵魂便向普遍的美敞开了。

16. 随着人分析生命并逐一辨识其首要动机，他便将它们神化了。因为全球各地的人都发现，相同的需求和动机驱动着他，所以他演化出了可比较的诸神殿。因为气质不同，他演化出的诸神殿也千差万别，既有墨西哥那嗜血的恶魔，也有希腊那光辉的存在。

17. 那么，我们或许会自问，诸神是纯粹主观的吗？他们仅仅活在其崇拜者的想象中，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一个神秘学经验的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无法用我们所知的自然科学来解释，但每一个实践神秘学者在获得结果之前都必须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可以说他获得的结果与他的信念成正比，因为一旦他相信它，它对他来说就成为真实的。这个事实是，宇宙中现存的心智材料——无论那可能是什么——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组织成有情生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绝大部分我们因缺乏更好的名称而称之为“心智材料”（mind-stuff）的东西，因为它在已知事物中是最接近的类比，是自由地在神秘学者所称的星光层面上移动，在其自身内部组织成形态，但不一定附着于物质。不同的神秘学者用不同的名称来指代这种自由的心智材料。布拉瓦茨基夫人称之为“阿卡西”（Akasha）；埃利法斯·莱维称之为“反射以太”（reflecting ether）。“胜利”（Netzach）代表了这种阿卡西的力量面向，而“荣耀”（Hod）则代表其形态面向。

18. 从这种心智材料中，形成了所有形态的模具；在这些模具之内，构建起在“基础”（Yesod）领域中运作的以太应力框架，物质的分子被保持在这个框架之内，形成了在物质层面上的显化之体。

19. 通常，这些形态是由表现为自然力量的宇宙意识所构建的，每一种都依其本性运作；但随着创造者的造物中意识开始发展，它在不同程度上对星光心智材料施加其功能，而这种材料的性质使其易于受到意识的影响；因此，“人的思想造出诸神来爱戴与尊崇”。这些形态一旦建成，便成为它们被设计来代表的专门力量的通道，将这些力量集中于其崇拜者身上。在这种开明的意义上，入门者不仅相信，而且崇拜诸神。

二十二、胜利

称号： 胜利, Netzach (希伯来文—Nun, Tzaddi, Cheth)	世俗脉轮： Nogah (נגה), 金星
魔法意象： 一位美丽的裸体女子	灵性体验： 美丽胜利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慈悲之柱的底部	美德： 无私
《创造之书》文本： 第七路径被称为“隐秘智能”，因为它是智性美德的灿烂辉煌，被智性之眼和信仰的沉思所感知	恶德： 不贞。纵欲
赋予美丽的称号： 坚定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腰部，臀部和腿部
神名： Jehovah Tzabaoth (יהוה צבאות), 万军之主	符号： 灯和腰带。玫瑰
大天使： 汉尼尔 (Haniel)	塔罗牌： 四张七 权杖七：勇气 圣杯七：虚幻的成功 宝剑七：不稳定的努力 星币七：未竟的成功
天使等阶： Elohim (אלהים), 诸神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琥珀色 创造界 (Briah) 颜色：翠绿色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明亮的黄绿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榄色，带金色斑点

1. “胜利” (Netzach) , 即金星的领域, 最好通过与“荣耀” (Hod) , 即水星的领域进行对比来理解, 这两者如前所述, 代表了较低弧度上的力量与形态。“胜利”代表了本能及其所引发的情感, “荣耀”则代表了具体心智。在大宇宙中, 它们代表了力量凝结为形态过程中的两个层面。在“胜利”中, 力量仍然是相对自由流动的, 仅被束缚于极其流动和不断变化的形态之中; 而在“荣耀”中, 它首次呈现出确定和持久的形态, 尽管形态极其稀薄。在“胜利”中, 一种特定形态的力量表现为一种存在类型, 以一种极其难以捉摸的方式在显化的边界上来回流动。这样的存在没有个体化的人格, 就像日落云彩中可见的旌旗招展的军队。然而, 在“荣耀”中, 个体化为单位已经发生, 并且存在着存在的连续性。在“胜利”中, 所有心智都是群体心智, 但在“荣耀”中, 人类心智有了开端。

2.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胜利”本身, 既在其微观宇宙方面, 又在其宏观宇宙方面, 并始终牢记我们现在处于幻象的领域, 并且即将以形态术语描述的一切, 都是智力向自身呈现并投射回星光中作为思想形态的表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应该被彻底理解, 以避免陷入迷信。所有被“智性之眼和信仰的沉思”所感知的一切, 正如《创造之书》文本如此生动地描述的那样, 其形而上学基础在“智慧” (Chokmah) , 即慈悲之柱顶端的超然源质之中。但随着“胜利”的到来, 我们领悟每个领域所赋予的不同存在类型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迄今为止, 我们是通过直觉来感知的; 我们的领悟是无形的, 或至少是由高度抽象的符号来代表的; 在“美丽”

(Tiphareth) 之后, 这些都不复存在, 我们来到了诸如赋予金星的玫瑰 (用于“胜利”) 和赋予水星的商神杖 (caduceus) (用于“荣耀”) 这样具体的符号。

3. 正如已经看到的, 我们从显化因素和功能的角度来构想较高的源质。我们在对“美丽”的研究中看到, “中介智能”, 正如《创造之书》所称, 如何将“合一生命” (One Life) 的白光如棱镜般分解, 使其在“胜

利”中成为多光芒色调的“灿烂辉煌”。在这里，我们拥有的不是单一的力量，而是多种力量；不是单一的生命，而是多种生命。因此，恰当地，赋予“胜利”的天使等阶是 Elohim，即诸神。为了在形态中显化的目的，“一”被还原为“多”。

4. 这些光芒并非表现为我们借以看见万物本色的纯白之光，而是多色彩的，每一色都突显并强化了显化的某个专门方面，就像一道蓝光只会显示出与其相谐的颜色，并使其互补色看起来是黑色一样。在“胜利”中显现的每一个生命或力量形态都是一个局部但专门化的显化；因此，任何以“胜利”领域为其演化领域的存在，都永远无法实现全面的发展，而必须永远是一个单一观念、单一、简单、刻板功能的生物。

5. 正是我们内在的“胜利”因素，构成了我们本能的基础，每一种本能，在其非智力化的本质中，都会产生相应的反射，就像婴儿的嘴唇会吮吸任何被放进去的东西一样。

6. “胜利”的存在，即 Elohim，与其说是智性存在，不如说是观念的体现。

7. 这些 Elohim，用他们的希伯来名称来说，是创造力在自然中自我表达的形成性影响。他们真正的特性要在“慈悲”（Chesed）中辨识，在那里《创造之书》将他们描述为“神圣的力量”。然而，在“胜利”中，它代表了反射以太的上层，他们经历了一次变化，人的造像心智开始作用于他们，将星光塑造成能够向其意识呈现他们的形态。

8.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形态层面（Plane of Illusion）的较低源质密集地充满了思想形态；人类想象力所能构想的一切，无论多么模糊，都有一个由星光构筑的形态围绕着它，而且人类想象力越是沉浸于理想化它，那个形态就变得越确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后代的先知们，当他们试图辨识任何生命形式的灵性本质和内在精髓时，都会遇到这些意象，即“被造

物的创造”，并会被它们所欺骗，误将它们当成抽象的本质本身，而后者在任何能向灵视提供意象的层面上都找不到，只能在通过纯粹直觉辨识的层面上找到。

9. 当人的心智尚处原始阶段时，他崇拜这些意象，通过它们向自己呈现那些对他物质福祉至关重要的伟大自然力量，从而与它们建立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一个通道得以发展，它们所代表的力量被倾注到他的灵魂中，从而刺激他自身本性中相应的因素，并因此发展它。这种崇拜的操作，尤其是当它变得高度组织化和智力化，如在希腊和埃及时，构建起极其确定和有力的意象，而正是这些通常被理解为诸神。世代的崇拜和敬爱在星光中构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象，当献祭加入崇拜时，意象被带到更低的显化层面，并在“基础”（Yesod）的稠密以太中获得形态，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魔法物品，当被在“荣耀”（Hod）中产生的具体观念所赋灵时，能够独立行动。

10. 那么，我们看到，人心中构想的每一个天界存在，都以一种自然力量为基础，但在这个自然力量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代表它的象征性意象，它被其所代表的力量所赋灵并使其活跃起来。那么，这个意象只是人类心智为了方便而沉溺于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意象所代表并赋灵于它的力量，确实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极其强大。换句话说，尽管神所被表现的形式是纯粹的想象，与之相关的力量却是真实而活跃的。

11. 这个事实是钥匙，不仅是对广义上的护符魔法——它包括所有在仪式中和冥想中使用的圣物——的钥匙，也是对生活中我们不能不观察到但又无法解释的许多事情的钥匙。它解释了有组织的宗教中许多对信徒来说非常真实，但对不信者来说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他们既不能解释它们，也不能将它们解释掉。

12. 然而，在“胜利”（Netzach）中，我们拥有这些事物最稀薄的形式，它们更多地是通过“信仰的沉思”而非“智性之眼”来感知的。在“荣

耀”（Hod）的领域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魔法操作，其中智力本身被用来赋予这些稀薄而短暂的意象以形态和持久性；但在“胜利”的领域中，这样的操作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胜利”中的所有神性形态都是通过艺术来崇拜的，而不是通过哲学来构想的。然而，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将“荣耀”和“胜利”的活动分开是不可能的，它们是一个功能性的对子，正如“严厉”（Geburah）和“慈悲”（Chesed）构成了新陈代谢的两个方面，即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胜利”的功能隐含在“荣耀”之中，因为“胜利”流溢出“荣耀”，而在“胜利”领域中由演化发展的力量是“荣耀”能力的基础。因此，所有“荣耀”领域的魔法操作都必须在“胜利”稀薄的生命形态基础上进行；并且因为人类智力是逐个领域向上发展的，所以许多“荣耀”的力量已被走在演化前头的入门灵魂带入了“胜利”之中。因此，这两个领域在它们的划分和分类上并非泾渭分明，但在每一个领域中，某种类型的功能都非常明确地占主导地位。

13. 与“胜利”（Netzach）的接触，不是通过哲学地构想其生命，也不是通过普通的造像灵视，而是通过“感同身受”，正如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在其小说中如此生动地表达的那样，他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胜利”领域。正是通过舞蹈、声音和色彩，与“胜利”的天使们进行接触和召唤。在“胜利”领域中崇拜一位神的人，通过艺术与他所敬爱的对象进行交流；并且，在他作为某种媒介的艺术家的程度上，能够以象征性地代表他的神性，他将能够建立联系并将生命吸收到自己体内。所有具有节奏、运动和色彩的仪式，都是在“胜利”领域中的工作。并且因为“荣耀”（Hod），魔法工作的领域，从“胜利”中汲取其力量，所以任何“荣耀”领域的魔法操作都必须有一个“胜利”元素，如果它要被有效地赋灵；并且为了提供一个显化的基础，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牺牲来提供以太物质，即使那只是燃烧的香。这个问题将在研究属于它的“基础”

（Yesod）领域时充分讨论。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它，因为除非认识到显化得

以实现的方式，以及神被带到其崇拜者面前的手段，否则“胜利”仪式的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14. 现在让我们从微观宇宙生命之树的角度来思考“胜利”（Netzach），也就是说，灵魂内部的主观之树，其中各个源质是意识中的要素。

15. 三个超然源质，以及第一对显化源质，“慈悲”（Chesed）和“严厉”（Geburah），代表了“高我”，“美丽”（Tiphareth）是与“低我”的接触点。四个较低的源质，“胜利”、“荣耀”（Hod）、“基础”（Yesod）和“王国”（Malkuth），代表了“低我”或人格，即化身的单位，“美丽”是与“高我”的接触点，后者有时被称为“神圣守护天使”。

16. 从人格的角度来看，“美丽”（Tiphareth）代表了更高意识，觉知到灵性事物；“胜利”代表了本能，“荣耀”代表了智力。“基础”代表了第五元素，“王国”；“王国”则代表了作为物质微妙方面的四元素。普通人类智力所能认识到的一切，是稠密物质的本质，“王国”，和智力的本质，“荣耀”，两者都是存在的具体方面。它对构建形态的力量没有鉴赏力，如“胜利”，即本能的领域，和“基础”，即以太体或微妙身体所代表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胜利”，因为它的性质和重要性是如此地不为人所理解。

17. 如果我们记住“胜利”（Netzach）是金星的领域，及其所蕴含的一切，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其在微观宇宙中的性质。从卡巴拉的象征语言翻译成通俗英语，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极性（polarity）的功能，这远比通俗观念中的性（sex）要广泛得多。

18.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星，或其希腊形式阿佛洛狄忒，根本不是像刻瑞斯（Ceres）和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那样的丰饶女神；

她是爱之女神。在古希腊的生活观念中，爱所包含的远不止两性之间的关系，它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的情谊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希腊的“hetaira”，即以爱为职业的女性，与我们现代的妓女截然不同。希腊人将简单的两性生理关系留给了他们的合法妻子，她被幽禁在“gynaecium”，或称闺房中，仅仅为了生育目的而存在，以便他能有合法的继承人；她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出身良好的女性，不被鼓励去打扮自己或运用爱的技巧。更不用说鼓励她崇拜阿佛洛狄忒女神了，她掌管着爱的更高方面；她所崇拜的神祇被期望是家庭和炉灶之神；大地之母刻瑞斯是希腊妇女秘仪的统治者。

19. 阿佛洛狄忒崇拜远不止是动物功能的简单履行。它关乎两种因素之间生命力的微妙相互作用；那奇特的流动与回归，刺激与反应，这在两性关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但其范围远超性之外。

20. 希腊的“hetaira”（高级交际花）被期望是一位有教养的女性；当然，她们中间有各种等级，从较低的，近似于日本艺伎，到较高的，她们像著名的法国“蓝袜子”（才女）那样举办沙龙，并且是身体上纯洁的女性，任何男人都不敢对她们有肉欲的非分之想；但由于希腊人对性功能的崇敬，很可能在任何社会等级中，“hetaira”都不会像现代职业妓女那样堕落。

21. “hetaira”（高级交际花）的功能是服务于她客户的智力以及他们的欲望；她既是女主人也是情人，哲学家和诗人们都到她那里去获得灵感和磨砺智慧；因为人们深知，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充满活力和有教养的女性的陪伴更能激发灵感了。

22. 在阿佛洛狄忒的神庙里，爱的艺术被精心培养，女祭司们从小就接受其技巧的训练。但这种艺术不仅仅是挑起情欲，而是在所有意识层面上充分满足它；不仅仅是通过身体感官的满足，还通过以太磁力的微妙交换以及智力和灵性的极化。这使得阿佛洛狄忒的崇拜超越了单纯感官享受的范畴，并解释了为什么该崇拜的女祭司们受到尊敬，绝不被视为普通妓女，尽管她

们接待所有来者。她们通过她们娴熟的技艺，服务于人类灵魂某些更微妙的需求。我们已经将刺激欲望的艺术——用电影、歌舞剧和切分音音乐——发展到了希腊人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我们对满足人类灵魂对以太和心智磁力交换需求的更重要的艺术却一无所知，正是因此，我们的性生活，无论在生理上还是社会上，都如此不稳定和不令人满意。

23. 除非我们认识到性是秘传学者所称的“极性”（polarity）的一个方面，并且这是一个贯穿整个创造的原则，实际上是显化的基础，否则我们无法正确理解性。它在生命之树上由严厉之柱和慈悲之柱所代表。力量的全部活动都包含在极性原则之中，正如形态的全部功能都包含在新陈代谢原则之中一样。

24. 极性（Polarity）实际上意味着力量从高压领域流向低压领域；高和低总是相对的术语。每一个能量领域都需要接收来自更高压力能量领域的刺激涌入，并需要有一个向更低压力领域的输出。所有能量的源头都在“大不显”（Great Unmanifest）之中，它沿着各个层面下降，形态从一个转变为另一个，直到最终在“王国”（Malkuth）中“接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每一种活动形式中，在每一个为任何目的而组织的社会群体中，无论是军队、教会还是有限公司，我们都看到了这种能量在回路中流动的例证。我们需要认识到的重点是，在微观宇宙之树中，有一种在我们自身主观意识层面的正面和负面方面上下流动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灵性启发心智，心智指导情感，情感形成以太体，以太体塑造物质载体，后者是回路的“地”。这是一个普遍认识到的事实，其含义一旦引起注意便很容易被看到。

25. 但我们不太容易认识到的一点是，在每一个“体”或意识层面与其在大宇宙中相应的方面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流动和回归。正如在“王国”（Malkuth）的层面上存在着摄入和排出，食物和水作为营养被接收到体

内，并作为排泄物被排出，后者在礼貌的说法下是植物王国的食物——肥料；同样，在以太体和星光之间，以及在星光体和自然的心理侧面之间，也存在着摄入和排出，如此沿着各个层面向上，与由六个更高源质所代表的更微妙的因素相连。魔法卡巴拉，即生命之树的实际应用，其精髓在于发展这些不同层面的磁性回路，从而加强和巩固灵魂。正如物质身体通过吃喝得到滋养，并通过充分的排泄保持健康，这可以被称为“王国”领域的操作；同样，人的灵魂通过“美丽”（Tiphareth）领域的操作而获得能量，后者也被称为救赎者的领域，他为灵魂带来健康。我们知道启蒙如何发展更高层级灵视的力量，并使人类的理解能够领悟灵性真理；我们不了解的是，为了人类发展的全域，我们还需要发展我们接触以“胜利”（Netzach）领域为代表的自然能量本质形式的能力。我们习惯于认为灵性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我们必须“拆东墙补西墙”，并得出结论，如果灵性是最高善，那么自然必然是最低恶；我们不了解物质是结晶的灵性，灵性是挥发的物质，它们之间没有物质上的差异，就像水和冰之间没有差异一样，两者都是“同一物”（One Thing）的不同状态，正如炼金术士所称；这是炼金术的伟大秘密，构成了嬗变秘传教义的哲学基础。

26.但金属的嬗变与灵魂内部能量的嬗变相比，其重要性仅具学术意义。入门者正是通过生命之树的技术来处理后者；并且随着意识沿着温和或平衡的中央之柱上下嬗变，能量也沿着慈悲之柱（“胜利”是其基础）上下嬗变，形态也沿着严厉之柱（“荣耀”，即智力，是其基础）上下嬗变。

27.那么，在“智慧”（Chokmah）中，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巨大驱动力，那是宇宙的伟大男性潜能；在“慈悲”（Chesed）中，我们得到了力量组织成相互作用的整体；而在“胜利”（Netzach）中，我们得到了一个领域，在那里，从“王国”（Malkuth）作为组织化的力量赋灵于活化形态而上升的演化，能够再次接触到本质的力量。“胜利”，即 Nogah（金星-阿佛洛狄忒的希伯来名）的领域，因此从实践神秘学的角度来看，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领域。正是因为大多数从事神秘学的人只在中央之柱，即意识之柱上工作，而忽略了侧柱，即功能之柱，所以从启蒙中获得的结果如此微不足道。盲人引领盲人，现代神秘学会社中一般的准启蒙者，通常更多的是神秘主义者而非神秘学者，他不了解他必须启蒙潜意识以及意识，并照亮本能以及理性。

28. 我们已经从客观和主观的角度考虑了“胜利”（Netzach）；现在仍需在我们已获得的知识的光照下，研究赋予这个源质的象征意义。

29. 我们会立刻观察到，这个象征体系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力量的观念和美的观念；这让我们想起了根据古老神话，金星和火星之间存在的爱情。这些神话并非虚构，除非是在历史意义上，而是代表了灵性的真理；当我们发现相同的观念在不同的神殿中反复出现，当我们发现希伯来卡巴拉学者和希腊诗人，他们的心智相距如两极，却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相同的概念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这并非偶然，值得仔细审视。

30. 让我们偏离我们分析符号的通常方法，按照它们所属的两种类型来对它们进行分类。

31. 第七源质的希伯来称号是“胜利”（Netzach），意为胜利。其附加称号是“坚定”，表达了同样的主宰和胜利能量的观念。神名是 Jehovah Tzabaoth，意为万军之主，或军队之神。赋予“胜利”的天使等阶是 Elohim，即诸神，自然的主宰者。

32. 赋予这个源质的四张塔罗牌都包含了战斗的观念，即使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然而，奇怪的是，只有权杖七具有好的，或积极意义，其他三张七都是厄运牌。然而，当我们理解整个象征体系时，其原因就变得清晰了，所以我们暂时将它搁置一旁，稍后重新考虑。

33. 现在让我们转向思考另一组象征意象。胜利（Netzach）的世俗脉轮是金星，而魔法意象恰如其分地是“一位美丽的裸体女子”。赋予这个领

域的灵性体验是“美丽 triumphant 的异象”。美德是“无私”——也就是说，从负积极化的能力。恶德是显而易见的，即被滥用的爱——不贞和纵欲。

34.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是腰部、臀部和腿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位构成了生殖器官的背景，但并非生殖器官本身，这证实了先前所暗示的观念，即爱之女神和丰饶女神并非同一回事。

35. 赋予“胜利”（Netzach）的符号是灯、腰带和玫瑰。腰带和玫瑰不言自明，因为它们传统上与金星相关。然而，灯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古典的关联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线索。我们必须转向炼金术。

36. 四元素与四个较低的源质相关联，其中火元素与“胜利”相关联。灯是在火元素操作中使用的魔法武器。因此与“胜利”相关联。火元素与自然核心的火热能量相关联，并与金星源质的火星面向相连接。

37. 那么，从对上述象征意义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火星或胜利的象征意义与大宇宙相关联，而金星或爱的象征意义与小宇宙或主观方面相关联。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的钥匙，这个真理被古人很好地理解，但直到弗洛伊德的工作才得以用现代语言来解释。这最好可以这样表达：元素能量，或一个个体的基本动力，与该个体的性生活密切相关。

38. 这是我们心理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心理学家们深知这一点，但神秘主义者和灵视者却很少欣赏，他们通常倾向于一种试图逃避物质及其问题的理想主义。但像这样逃避，就是在我们后方留下了未被征服的堡垒；而更明智的方式，唯一能产生生命整体性和平衡气质的方式，是给予“胜利”（Netzach）应有的位置，它平衡了“荣耀”（Hod）的智性和“王国”（Malkuth）的物质性，始终记住生命之树由两个极性之柱和它们之间的平衡之路组成。

39. 自然善良的真正秘密在于认识到对立双方的争斗权利；善与恶之间不存在那样的对立，只有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每一个极端走向过度时都是邪恶的，两者若不足以维持平衡，都会产生邪恶。无节制的放纵导致堕落；但不平衡的理想主义导致心理病理。

40. 有三种人能穿过帷幕——神秘主义者、灵视者和神秘学者。神秘主义者渴望与神合一，并通过在他生活中摒弃一切非神之物来达到他的目的。灵视者是微妙振动的接收者，但不是发射者。神秘学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一个接收者，但他的主要目标是能够像科学家学会控制和指导自然王国一样，在不可见的王国中进行控制和指导。

41.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与不可见的力量和谐工作，就像科学家通过理解自然来驾驭自然一样。在这些不可见的力量中，一些是灵性的，从“王冠”（Kether）下降，一些是元素的，从“王国”（Malkuth）向上运作。“王冠”的宏观宇宙力量由微观宇宙中的“美丽”（Tiphareth）中心接收，用卡巴拉的术语来说；元素力量由“基础”（Yesod）中心接收，但是——这是重要的一点——它们是通过在“胜利”（Netzach）和“荣耀”（Hod）之间维持的平衡方式来指导和控制的。

42. 在微观宇宙中，“胜利”（Netzach）代表了我們本能的、情感的一面，“荣耀”（Hod）代表了智力；“胜利”是我们内在的艺术家，“荣耀”是我们内在的科学家。根据我们的情绪在克制与活力之间的转换，微观宇宙中“荣耀”与“胜利”的极性，即灵魂，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没有“胜利”的影响来引入动态元素，“荣耀”的过度 preponderance 将导致在神秘事务中只有理论而无实践。任何“胜利”领域未在功能中的人都无法驾驭魔法，因为“荣耀”的怀疑主义会在所有魔法意象诞生前就将其扼杀。就像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一样，“荣耀”若未被其对立极性所受精，便是贫瘠的。每一个想要做实际工作的神秘学者，内心都必须有几分艺术家的气质。

仅凭智力，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赋予力量。正是通过我们自身本性中的“胜利”，元素力量才能进入意识；没有“胜利”，它们便停留在“基础”（Yesod）的潜意识领域，盲目地运作。秘仪教导说，每一个显化层面都有其自身的伦理，或称是非标准，我们绝不能混淆各个层面，期望从一个层面得到另一个层面不适用的标准。在心智的领域，伦理是真理；在星光层面，即情感和本能的领域，伦理是美。如果我们想将内在王国的所有省份都带入统一意识的中央权力之下，我们就必须学会理解美的正义，以及正义之美。

43. 在进入四个较低源质的区域时，我们正进入人类心智的领域。从主观上考虑，它们构成了人格及其力量。神秘学启蒙的目标是发展这些力量，并且如果从更高的立场来看，它应该总是这样，否则就会退化为黑魔法，即将它们与“美丽”（Tiphareth）——高我或个性的焦点——联合起来。因此，在讨论“胜利”（Netzach）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穿过了秘仪的门户，并踏上了为入门者保留的圣地。

44. 我不主张一种仅仅是神职人员特权的保密，但秘仪中有一些实际的秘密，不宜大声宣扬，以免被滥用。此外，人性中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对熟悉的术语应用自己的定义，并拒绝在它们熟悉的关联之外认识它们。如果我揭开圣殿帷幕的一角，并揭示性只是普遍极性原则的一个特例，立即的假设就是极性和性是同义词。如果我说，虽然性是极性的一部分，但有大量的极性与性无关，我的解释就会被忽略。或许如果我用物理学的术语来代替更合适的心理学术语，大家会更好地理解我，并说生命只会在回路中流动；将其绝缘，它就变得惰性。让我们把人格看作一台电机；它必须连接到发电站，即上帝，所有生命的源头，否则就没有动力；但同样，它也必须“接地”，否则电力就不会流动。每个人都必须“接地”到大地，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理想主义者试图完全隔绝所有与大地的接触，以便流入的力量不被浪费；他没有意识到大地是一个巨大的磁体。

45.传统自古以来就宣称，秘仪的钥匙写在赫尔墨斯的翡翠石板上，其上刻有“下如其上”的字样。将物理学的原理应用于心理学，谜题就会被解开。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46.最后，我们来思考与“胜利”（Netzach）相关的塔罗牌的意义。这些是塔罗牌牌组的四张七。

47.当我们现在进入地球层面的影响范围时，或许应该解释一下这些塔罗牌较小编号牌在占卜中代表什么。它们象征着不同源质力量在卡巴拉四个世界中的不同运作模式。权杖牌组对应灵性层面；圣杯牌组对应心智层面；宝剑牌组对应星光层面；星币牌组对应物质层面。因此，如果占卜中出现星币七，那就意味着“胜利”的影响正在物质层面上发挥作用。

48.有句老话，“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这不过是另一种说法，即对异性有吸引力的人通常会不断陷入麻烦。金星在世俗事务中是一种干扰因素。她使人分心，远离生活的严肃事务。一旦她的影响传到“王国”

（Malkuth），她就必须将权杖交给刻瑞斯（Ceres）并放手不管。是孩子，而不是爱情，维系着家庭。卡巴拉对星币七的命名是“未竟的成功”，我们只需看看克利奥帕特拉、格温娜维尔、伊索尔德、赫洛伊丝的生平，就能认识到金星在物质层面上的座右铭是“只为爱情，世界尽可抛”。

49.宝剑牌组被赋予星光层面。宝剑七的秘名为“不稳定的努力”。这多么贴切地表达了金星在情感领域的作用，其强度短暂。

50.圣杯七的秘名为“虚幻的成功”。这张牌代表了金星在心智领域的作用，在那里她的影响绝不利于清晰的洞察力。当我们受金星影响时，我们相信我们想相信的。在这个层面上，她的座右铭很可能是“爱情是盲目的”。

51.只有在灵性的领域，金星才真正地发挥其作用。在这里，她的牌，权杖七，被称为“勇气”，这很好地描述了当她的灵性意义被理解和运用时，她所施加的动态和赋予活力的影响。

52.赋予“胜利”（Netzach）的四张塔罗牌非常有趣地揭示了金星影响在各个层面下降时的性质。它们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它们表明，除非这种力量植根于灵性原则，否则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较低形式的爱属于情感，本质上是不可靠的；但较高的爱是动态和赋予能量的。

二十三、荣耀

称号： 荣耀，Hod (希伯来文—He, Vau, Daleth)	世俗脉轮： Kokab (כוכב), 水星
魔法意象： 一位雌雄同体者	灵性体验： 辉煌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严厉之柱的底部	美德： 诚实
《创造之书》文本： 第八路径被称为“绝对”或“完美智能”，因为它是“原初”的中介，它没有可以依附或停驻的根基，除非是在 Gedulah（慈悲）的隐秘之处，从那里流溢出它自身的本质。	恶德： 虚假。不诚实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腰部和腿部
神名： Elohim Tzabaoth (אלהים צבאות), 万神之主	符号： 名号、经文和围裙
大天使： 米迦勒 (Michael)	塔罗牌： 四张八 权杖八：迅速 圣杯八：被放弃的成功 宝剑八：受限的力量 星币八：审慎
天使等阶： Beni Elohim (בני אלהים), 诸神之子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紫罗兰-紫色 创造界 (Briah) 颜色：橙色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赤褐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带白色斑点的黄黑色

1. 宇宙的两根根源力量在生命之树上由“智慧”（Chokmah）和“理解”（Binah），即正向与负向力量所代表。卡巴拉学者认为，尽管每个源质都按数字顺序流溢出其下一个，但一旦这两个超然源质确立，它们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角线地向下反射。这在《创造之书》关于本源质的文本中明确指出，其中说荣耀“没有可以依附或停驻的根基，除非是在 Gedulah（慈悲）的隐秘之处，从那里流溢出它自身的本质。”请记住，Gedulah 是慈悲（Chesed）的另一个名称。
2. “理解”（Binah）是形态的赋予者。“慈悲”（Chesed）是宇宙的合成代谢，是将“理解”所构想的单元组织成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构；“荣耀”，作为“慈悲”的反映，在其自身领域中也是一个形态的源质，并代表了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这种凝聚原则。
3. 另一方面，“智慧”（Chokmah）是动态原则；它反映到“严厉”（Geburah）中，后者是宇宙的分解代谢者，代表了将复杂分解为简单，从而释放潜能的过程；而这又再次反映到“胜利”（Netzach），即自然的生命力中。
4. 为了理解五个较低的源质，重要的是要注意，目前的演化阶段已在它们的领域中带来了人类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美丽（Tiphareth）代表了个性与人格联合的更高意识；“胜利”和“荣耀”分别代表了星光意识的力量和形态方面。因为人类意识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们纯粹的宇宙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影响所覆盖；并且因为在“王国”（Malkuth）中发展的人类意识，是一种源于物质感官经验的形态意识，所以“王国”的条件被反射回来，尽管是以一种稀薄的形式，进入“荣耀”和“胜利”，并在较小程度上进入“美丽”；“基础”（Yesod）甚至更显著地受到“王国”上升影响的制约。

5. 这是由于任何达到足够发展程度、拥有独立意志的存在的头脑，都会客观地作用于其环境，从而改变它。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像海葵这样没有运动能力的简单生命形式，对它们的环境只能施加很小的影响；但一个更高、更智能的生物类型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通过其能量和智慧，迫使其环境顺从其意志，就像海狸筑坝一样。人类，作为所有物质造物中最高的，已经学会了对他们环境施加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物质地球正逐渐被人类所征服，实际上，整个领域都因此被驾驭。
6. 关于每个意识层面的情况完全类似。心智从心智材料中构建，灵性本性从宇宙的灵性力量中构建，其方式与海葵从水带来的营养中构建其物质完全相同。然而，更高类型的人格，类似于更高类型的动物，能够根据其能量和能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它们的微妙环境；由心智材料构建的心智，使其影响在心智层面上被感受到。
7. 我们在处理星光层面时，它本质上是人类心智较稠密方面的功能层面，我们观察到这个层面的力量和因素以一种明显具有人类类型的以太形态呈现给意识；如果我们以哲学而非轻信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主题，我们将难以解释这怎么可能。然而，入门者有他的解释。他宣称，正是人类心智本身创造了这些形态，通过将这些智慧的自然力量向自己呈现为具有人类类型的形态；通过类比推理，因为它们是个体化的，所以它们的个体性必须具有与其自身个体性相同类型的显化载体。
8. 当然，这并非必然。事实上，这些生命形式，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会在自然现象中获得化身，它们的载体是自然力量的协调，如一条河流、一座山脉或一场风暴。无论人类在何处与星光接触，无论是作为灵视者还是魔法师，他总是拟人化，并创造出自己形象的形态，以向自己呈现他正努力接触、理解和驾驭的那些难以捉摸的微妙力量。他是伟大母亲“理解”（Binah）的真正孩子，并将他天生的组织和造形倾向带到他能够提升意识的任何层面。

9. 那些能看见星光层面的人所感知的形态，是人类想象力为代表这些微妙的自然力量而创造的形态，这些力量属于人类以外的其他演化形式。其他演化形式的智慧，如果它们与人类生活接触，有时可以被说服使用这些形态，就像一个人穿上潜水服并下降到另一个元素中一样。某种基础类型的魔法，涉及制造这些形态并诱导实体为其赋灵。
10. 让我们思考一下，当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时，发生了什么。原始人，比文明人更具灵视，他的心智没有被教育如此精细地组织，直觉地意识到，任何高度组织的自然力量单元背后都有某种微妙的东西，使其与其他每一个单元区别开来。人类在潜意识中对此的意识程度，远超他们愿意承认的；船被称为“她”，我们说“泰晤士河之父”，并非没有原因。那么，一个野蛮人，感觉到现象背后的这种生命，试图与之建立联系，以便能与之达成协议。因为他显然无法希望能征服它，所以他必须与之达成协议，就像他会与栖息在另一个部落身体里的其他异族生命达成协议一样。为了达成协议，必须进行会谈。人不能与不愿会谈的人达成协议。野蛮人通过他自己原始的类比方法思考，认为现象背后的存在居住在一个类似于他自己梦境生活进行的王国中；由于白日梦与睡眠的梦境非常接近，并且具有可以随意诱导的优点，他试图通过进入它们的王国来接近这些另一个领域的存在；也就是说，他在白日梦或幻想中，制造出他所能达到的最接近夜晚异象的东西，如果他能达到高度的专注，他就能关闭他的清醒意识，并自愿地进入一个由他自己决定的梦境状态。
11.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想象中构建一个心理图像，意在代表那个主宰他希望达成协议的自然现象的天才；他反复地构建它；他崇拜它；他向它祈祷；他召唤它。如果他的召唤足够热切，他所寻找的存在会心灵感应地听到他，并可能对他所做的事情产生兴趣；如果他的崇拜和献祭令它愉悦，它的合作或许可以获得。渐渐地，它可能被驯服和驯化；最终，它可能被说服不时地为一个由心智材料为其载体而构建的形态赋灵。这个操作的成功，当然取决

于崇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同情来领会他一心要召唤的存在的本质，而他只能在他自己的气质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本质的比例上做到这一点。

12. 如果这个过程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自然生命一部分的驯化，以及它在一个由其崇拜者为其构建的形态中的化身。只要星光形态通过适当类型的崇拜，由那些具有必要能力与那种生命进行同情交流的崇拜者来维持生命，就有一个化身的神，可供接触，被带到人类感知的范围内。如果崇拜停止，神就退回到它在自然怀抱中的自己的地方。然而，如果其他崇拜者出现，他们拥有根据将要被召唤的生命的性质来构建形态的必要知识，以及召唤它所必需的想象性同情，那么，吸引那个习惯于为其形态赋灵的生命再次进入形态，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至少，不比用一篮子燕麦捕捉一匹在牧场上野化的马更难。

13. 现在，或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最狂野的猜测和纯粹的教条主义。我怎么知道那是原始人工作的方式？因为那是自古以来在秘密秘仪传统中流传下来的工作方式，并且因为当任何一个获得了必要专注技巧并知道用于构建不同形态的符号的人使用它时，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古神们便会回到重新点燃的祭坛火焰中。在崇拜者的意识中会获得确切的结果；如果他们借用灵媒的技术，并且有物质化灵媒可用，就会产生非常明确的现象。

14. 这是那些有知识的教士在举行弥撒时所使用的方法。罗马教会中有两种类型的教士：有俸禄的堂区神职人员和属于修会并承担堂区，特别是家庭传教工作作为其服务一部分的人。这些修道士常常为举行弥撒带来非常高度的魔法力量，任何灵视者都可以作证。正是用灵性力量为一个星光形态赋灵，才是真正的“变体”（Transubstantiation）。正是在对这些事物的了解，以及在拥有受过其使用训练的男女有组织团体——在隐修会中——之中，独一无二、大公和使徒教会的力量所在；正是缺乏任何此类内在知识，是分裂教派的弱点，这种缺乏使得英国国教的仪式，即使在举行完整仪式时，与罗马仪

式相比，也如水与酒；因为举行这些仪式的人没有罗马教派中传统的秘密运作的知识，也没有受过视觉化技术的训练。我不是天主教徒，也永远不会是，因为我不屈服于他们的纪律，我也不相信天下只有一个名字可以使人得救，尽管我非常尊敬那个名字，但我看到力量时就认识它，并且我尊重它。

15. 但罗马教会的力量不在于特许状，而在于功能。它强大，不是因为彼得接受了钥匙（他很可能没有），而是因为它知道自己的工作。英国国教的教士们如果应用我在这些篇章中解释的原则，就没有理由不能带着力量工作。在我自己的组织，内在之光兄弟会的“主耶稣公会”中，我们带着力量举行弥撒，因为我们应用了这些原则。当我们刚开始时，我们被提供了为我们的事奉者提供使徒继承权，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觉得，用我们的知识自己重新建立联系，比从一个并非无可置疑的来源接受使徒继承权要好，经验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16. 为了充分理解魔法的哲学，我们必须记住，单个源质从不单独运作；为了运作，必须有处于平衡均衡中的“对立二元”，从而产生一个功能性的、平衡的第三者。单独的“对立二元”不是功能性的，因为它们相互中和；只有当它们以平衡的力量联合，如父、母、子象征那样，作为第三者流出时，它们才获得动态的活动，以区别于永远锁在它们之内，等待被召唤的潜能。
17. 较低三位一体的功能性三角形由“荣耀”、“胜利”（Netzach）和“基础”（Yesod）组成。“荣耀”和“胜利”，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分别代表了星光层面上的形态和力量。“基础”是以太物质、阿卡西或星光的基础，各种称呼不一。“荣耀”本质上是魔法的领域，因为它是形态形成的领域，因此是魔法师实际工作的领域，因为是他的心智形成了形态，是他的意志与赋灵于它们的“胜利”领域的自然力量建立了联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胜利”的接触，即星光的力方面，就不可能有赋灵；并且由于

“胜利”是情感的领域，接触是通过同情和“感同身受”来建立的。意志的力量将魔法师从“荣耀”中投射出去，但只有同情的力量才能将他带入“胜利”。一个冷血、意志专横的人，就像一个情感流动、同情心纯粹的人一样，都不能成为一个带着力量工作的行家。专注意志的力量是必要的，以使魔法师能够为他的工作聚集自己，但想象性同情的力量对于他建立联系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能够想象性地进入与我们自己不同类型的存在的生活中，我们才能与自然的力量建立联系。试图用纯粹的意志来支配它们，如果它们抵抗，就用上帝的大能之名来诅咒它们，是纯粹的巫术。

18.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正是通过我们自己气质中相应的因素，我们才与自然的力量接触。正是内在的金星使我们与“胜利”（Netzach）所象征的影响建立联系。正是我们心智的魔法能力使我们与“荣耀”-水星-透特领域的力量建立联系。如果我们的本性中没有金星，没有回应爱之呼唤的能力，“胜利”领域的大门将永远不会向我们敞开，我们也永远不会接受它的启蒙。同样，如果我们没有魔法能力，即智性想象力的工作，“荣耀”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只有在接受了一个领域的启蒙之后才能在该领域中运作，用秘仪的语言来说，这赋予了它的力量。在秘仪的技术性运作中，这些启蒙是通过仪式在物质层面上授予的，这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能唤醒那些并非已潜伏的东西。生命是真正的启蒙者；生命的经验刺激我们气质中的能力发挥功能，其程度取决于我们拥有它们的多少。启蒙仪式，以及在各个等级中应该给予的教导，仅仅是为了使先前潜意识的东西变得有意识，并将那些迄今为止只盲目地对其适当刺激做出反应的已发展反应能力，置于由更高智慧指导的意志控制之下。
19.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我们的反应能力从情感反射的领域中被提升出来，并被置于理性控制之下时，我们才能将它们变成魔法力量。只有当渴望者，在所有层面上都具备回应金星呼唤的能力，能够轻易且毫不费力地随意克制回

应时，他才能成为“胜利”（Netzach）领域的入门者。这就是为什么说，行家可以使用万物，但依赖于无物。

20. 这些概念在“荣耀”（Hod）的象征意义中为那些有眼能看的人预示了出来。《创造之书》文本宣称，“荣耀”是“完美智能”，因为它是“原初”的中介。换句话说，它是平衡中的力量，因为“中介”一词意味着位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位置。
21. 被抑制的反应和放弃的满足感这一概念，在塔罗牌圣杯八的称号中得到了表达，其秘名为“被放弃的成功”。塔罗牌象征中的圣杯牌组，受金星影响，代表了爱的不同方面和影响。“被放弃的成功”，即抑制那会带来满足感的本能反应——换句话说，升华——是“荣耀”力量的钥匙。但请记住，升华与压抑或根除不同，它既适用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适用于繁殖的本能，后者在通俗观念中与之完全联系在一起。
22. 同样的概念在宝剑八的秘名中再次出现，即“受限的力量之主”。在这些话语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意象，即对动态力量的制动或刹车，以便将其置于控制之下。
23. 在星币八中，它代表了“荣耀”的本质在物质层面上的显现，我们有“审慎之主”——又是一个制约和抑制的影响。但这三张负向的、抑制的牌，都在权杖八的主导下被总结，后者代表了“荣耀”领域在灵性层面上的作用，这张牌被称为“迅速之主”。
24. 那么，我们看到，正是通过在较低层面上的抑制和克制，最高层面的动态能量才变得可用。正是在“荣耀”的领域中，理性心智对灵魂的动态动物本性施加了这些抑制；浓缩它们；构想它们；通过限制它们并防止扩散来指导它们。这就是使用符号的魔法的操作。通过这种方式，自由流动的自然力量被约束和引导到被意愿和设计的目的上。这种指导和控制的力量只有通过牺牲

流动性才能获得，因此“荣耀”被恰当地说成是通过“慈悲”（Chesed）而反映出的“理解”（Binah）。

25. 在考虑了“荣耀”（Hod）领域的一般原则之后，我们现在能够详细地研究其象征意义了。
26. 希伯来词 Hod 的意思是“荣耀”，这立刻向心智暗示，在这个形态首次被明确组织的领域中，“原初”的光辉向人类意识显现出来。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光之所以能以蓝天的形式变得可见，是因为它从大气中的尘埃颗粒上反射。绝对无尘的空气是绝对黑暗的空气。在生命之树的形而上学中也是如此。上帝的荣耀只有在有形态来显现它时才能闪耀而出。
27. “荣耀”（Hod）的魔法意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冥想主题。那些掌握了前几页意义的人会看到，魔法工作的形态与力量性质如何在这个象征——即结合了男性和女性元素的存在——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
28. “荣耀”（Hod）本质上是形态被自然力量赋灵的领域；反过来说，它也是自然力量呈现可感形态的领域。
29. 《创造之书》的文本已在前文中详细讨论过，读者可参阅该处以求其阐明。
30. “荣耀”（Hod）的神名，Elohim Tzabaoth，万神之主，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包含了雌雄同体的象征，因为 Elohim 这个词是一个带有阳性复数的阴性名词，从而以卡巴拉学者的方式表明，它代表了一种双重类型的活动，或通过一个组织运作的力量。生命之树负向之柱上的所有三个源质，都以 Elohim 这个词作为神名的一部分。在“理解”（Binah）中有 Tetragrammaton Elohim；在“严厉”（Geburah）中有 Elohim Gebor；在“荣耀”中有 Elohim Tzabaoth。
31. Tzabaoth 这个词的意思是军队或军团，因此我们得到了神圣生命在“荣耀”（Hod）中通过一大群被力量赋灵的形态来显现的观念，这与“胜利”（Netzach）的流动性活动形成对比。

32. 将强大的大天使米迦勒赋予“荣耀”（Hod），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食粮。他总是被描绘为践踏一条蛇并用剑刺穿它，并且常常手持一对天平，象征着平衡，并表达了与《创造之书》文本“原初的中介”相同的观念。
33. 大天使所践踏的蛇是原始的力量，是弗洛伊德派的菲勒斯之蛇；这个象征图教导我们，正是“荣耀”（Hod）那约束性的“审慎”，“缩短”了原始的力量，并阻止它越过其边界。请记住，“堕落”在生命之树上由那七头巨蛇所代表，它越过了为它设定的界限，并将其加冕的头颅甚至抬高到“知识”（Daath）。观察这些符号如何相互交织，并相互加强和解释其意义，并向卡巴拉的沉思者结出果实，是非常有趣的。
34. 在“荣耀”（Hod）中运作的天使等阶是 Beni Elohim，即诸神之子。我们再次得到了“万神之主”或军队的观念。秘传科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涉及造物主通过中介进行工作。未入门者和凡夫俗子将上帝的工作构想为劳动者用双手一块一块地砌砖，塑造大厦；但入门者则将上帝的工作构想为宇宙的大建筑师，在原型层面上设计祂的蓝图；监工们，即大天使们，来到祂面前接受指示，后者再指挥着成群的卑微工匠，根据至高者的原型计划一块一块地砌石。设计大厦的建筑师何时曾用他那无助的双手亲自工作？从未，即使当宇宙是一座建筑时也是如此。
35.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世俗脉轮是水星，我们已经考虑了其作为赫尔墨斯-透特的象征意义。
36. 赋予这个源质的灵性体验是“辉煌的异象”，即认识到上帝的荣耀在被造世界中的显现。荣耀（Hod）的入门者看透被造事物的表象，并辨识出它们的创造者，在认识到自然作为“不可言喻者”之衣裳的辉煌中，他接受了他的启示，并成为伟大工匠的同工。正是对操纵所有显现和表象的灵性力量的这种认识，是“光明魔法”（Magic of Light）中所运用的荣耀力量的钥匙。正是通过使自己成为这些力量的通道，白魔法大师将秩序带入“失衡力

量领域”的混乱之中，而不是将不可见的力量偏转到他个人的意志上。他是失衡者的平衡者，而非自然的任意操纵者。

37. 在这个本质上是水星-赫尔墨斯，即科学与书籍之神的领域中，我们可以多么清楚地看到，最高的德行是诚实，而这个源质的反面则揭示了水星作为盗贼和狡猾之徒之神的面向。在秘传伦理学中，人们认识到每个层面都有其自身的是非标准。物质层面的标准是力量；星光层面的标准是美；心智层面的标准是真理；而灵性层面的标准是我们所理解的是非标准；因此，除了灵性价值的术语之外，没有伦理；所有其他的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本质上是具体心智的领域中，卡巴拉将最高的德行赋予诚实，这是多么正确。
38.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被认为是腰部和腿部，这与行星水星的占星学统治相符。
39. 与“荣耀”（Hod）相关的符号被认为是名号、经文和围裙。名号是“力量之言”，法师用它来总结并唤醒 Beni Elohim 的多形态潜能。这些名号绝非任意和野蛮的音节，没有词源或意义。它们是哲学公式。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解释是词源学的，如埃及神祇的情况，当它们的名字被用来指示复合力量时，是由潜能和符号的名称组合而成的。然而，在所有源于卡巴拉的魔法体系中，魔法名号都是由所使用的任何神圣字母表的辅音的数值构建而成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希伯来卡巴拉之外，还有希腊、阿拉伯和科普特的卡巴拉。这些辅音，当被适当的数字替换时，会产生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数学处理。其中一些方式是根据纯数学的方法，其结果随后再被转换回字母，并显示出与相似或相关潜能的名称非常有趣的对应关系。这是卡巴拉学说一个非常奇特的方面，在能干的阐释者手中能产生有趣的结果；然而，它对不谨慎的人充满了陷阱，因为它可以被用来产生无限的结果，只有对首要原则的扎实了解才能告诉我们这些类比是合法的还是其他的，并防止我们陷入轻信和迷信。

40. 经文是咒语短语，咒语是一种响亮的短语，当像念珠一样反复重复时，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暗示形式作用于心智，其心理学过于复杂，现在无法深入探讨。
41. 围裙与所罗门智者的入门者有直接的关联；它是小秘仪中入门者的特征性服装，他总是被比喻性地视为一个工匠，即一个形态的制造者，并且由于“荣耀”（Hod）源质是魔法形态制造者操作的领域，可以看出这个象征意义再次是恰当的。围裙覆盖并隐藏了月亮中心，“基础”（Yesod），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谈论它。正如已经注意到的，“基础”是星光层面“对立二元”的功能性面向。
42. 关于赋予这个源质的塔罗牌的四张八，我们已在前一页谈过。
43. 总而言之，那么，在“荣耀”（Hod）中，我们拥有了形式魔法的领域，以区别于单纯的心智力量。魔法师模仿自然力量所构想的形式，即是 Beni Elohim，或称诸神之子。

二十四、基础

称号： 基础，Yesod (希伯来文—Yod, Samech, Vau, Daleth)	世俗脉轮： Levanah (לְבָנָה, 月亮)
魔法意象： 一位美丽、赤裸而强壮的男子	灵性体验： 宇宙机器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平衡之柱靠近底部	美德： 独立
《创造之书》文本： 第九路径被称为“纯净智能”，因为它净化诸流溢。它证明并纠正其表象的设计，并在不减损、不分割的前提下，处置那使它们得以被如此设计的统一性。	恶德： 懒惰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生殖器官
神名： Shaddai el Chai (שְׁדַי אֵל חַי, 全能永活之神)	符号： 名香料与凉鞋
大天使： Gabriel (加百列)	塔罗牌： 四张九 权杖九：伟大力量 圣杯九：物质幸福 宝剑九：绝望与残酷 星币九：物质收益
天使等阶： Kerubim (כְּרוּבִים, 强者)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 靛蓝 创造界 (Briah) 颜色： 紫罗兰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 赤褐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 点缀天蓝的黄水晶色

1. 研究 Yesod（基础）的象征体系，会显出两组看似不相容的符号：一方面，我们把 Yesod 视为宇宙的基础——“以力量而立”。这一点由“力量”意象反复出现而得以标示：魔法图像是一位美丽、赤裸而强壮的男子；神名 Shaddai（全能者）；Kerubim（强者天使）；以及权杖九（其秘名为“伟大力量之主”）。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月亮的象征：它极其流体，永远在涨落往复之中，并在水元素的大天使 Gabriel 的主持之下。

2. 这两种相反的观念如何调和？答案就在形成界文本关于第九路径的那句话里：它“净化诸流溢；证明并纠正其表象的设计；并在不减损、不分割的前提下，处置那使它们得以被如此设计的统一性。”分配给 Yesod 的灵性经验——“宇宙机器的异象”——进一步照亮了这一观念。

3. 因而我们得到这样的概念：混沌的流体之水，最终通过在 Hod（荣耀）中被“设计”的“表象”而被汇集、组织；对这些“表象”（即形成性的意象）所作的最终“证明、纠正与处置其统一性”，便导致“宇宙机器”的组织成形——而对这部“宇宙机器”的异象，正构成此源质的灵性经验。事实上，Yesod 可以恰当地称为“宇宙机器之领域”。若把地上之国度比作一艘巨轮，那么 Yesod 便是机舱。

4. Yesod 是一种特殊“实体”的领域：它兼具心智与物质的性质，按不同传统术语可称为“贤者之以太”（Ether of the Wise）、“阿卡夏”（Akasha）或“星光”（Astral Light）。它并不等同于物理学家所谓的以太（ether）——后者属于 Malkuth（王国）之领域的火元素；但“贤者之以太”之于物理以太，正如物理以太之于稠密物质。事实上，物理学家归因于经验性以太的那些现象，其基础正在此处；“贤者之以太”几乎可以称为物理以太之根。

5. 物质宇宙对唯物主义者而言，是一道无解之谜，因为他坚持用“它自身所在层面”的术语来解释它——而这在任何思维领域都不可能。没有任何事物能用自身把自己解释清楚；它只能被纳入更大的整体之中，才会显明。古人的四元素，正如行者们一向主张的那样，必须由第五元素——以太——来解释。秘传哲学的一条教义是：任何四种可见状态，总有一个不可见的“第五态”作为其根源。例如，卡巴拉的四界，其根便在“未显者之帷幕”之后。唯有假定这未显的第五项，并从显现的四项中推得它在第一因中所必具的属性，我们才可能理解那四者的本性。于是我们在 Yesod 中找到 Malkuth（王国）四元素的“未显第五项”：古人的“火”相当于现代人的“以太”，而土、水、气则相当于物质的固态、液态与气态。

6. 因此，依卡巴拉所教，Yesod 必须被理解为承纳其他诸源质流溢的“容器”，并且是这些流溢通往 Malkuth（王国）——物质层——的直接且唯一的传导者。正如形成界文本所言，Yesod 的职能在于净化这些流溢，并证明、纠正它们；所以，一切旨在纠正稠密物质之领域，或以任何方式处置其设计统一性的操作，都是在 Yesod 的领域中完成的。Yesod 因而成为一切欲在物质层面生效之魔法的关键源质。

7. 但务须牢牢记住：一切领域都依其自身本性运作，而这一本性无论多强的魔法或“神迹”都无法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纠正表象的设计”，而被表象之物本身仍保持恒常。因此，物质世界的条件并不能被任意处置——即便是最高的灵性力量也不行；那些祈求上帝直接介入、为其治病或降雨的人所相信的方式，并不存在；同样，再强的巫师与咒术也不能越过这条界限。通往 Malkuth 的唯一道路是通过 Yesod，而通往 Yesod 的道路则通过 Hod——表象在此被“设计”。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摆脱“灵直接作用于物”的观念：它从不如此。灵通过心智运作，心智通过以太运作；而以太既是物质的骨架，也是生命力的载具，它能在其本性所许可的范围内被操纵——而这范围绝不狭小。因此，一切所谓奇迹与超自然现象，都是通过操纵以太的自然性质而发

生；若我们理解以太的本性，就会理解它们如何被造成的理路。我们不再会把它们归因于上帝的直接干预，或亡灵之活动，正如我们今日不再把燃烧现象归因于“燃素”——上一代人曾把它视为火之活性原理，并以其有无决定物体能否燃烧。今日仍有人在学生时代学过燃素学说，也亲眼见证了观念如何转变；同样的那一天也将到来：人们会像看待燃素那样看待通灵现象与所谓“灵性疗愈”。

8. 以我们目前的认识，还无法对 Yesod 的以太本性作极其完备的说明；不过，我们仍能凭经验陈述一些确知之事。对外质（ectoplasm）的实验使我们学到许多——它在本性上与 Yesod 的以太十分接近；我们甚至可以把外质称为“有机以太”，与物理以太这“无机以太”相对。我们知道外质能迅速取形、保持形态，又能同样迅速放弃形态：并非“形”囚禁生命，而是生命决定形。我们也知道外质可以被放射出来、也可以被再吸收，尽管我们尚不知支配这一现象的条件。外质其实是一种以太性的原生质；而我们可以设想 Aether（更高层的以太）或星光与外质的关系，正如外质与（普通）原生质的关系。

9. 虽然我们对星光以太的终极本质并不比理解电的终极本质更多，但我们仍可通过观察知道它具有某些性质。我们并非仅凭推论而得知这些性质；我们在经验中确知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以明确方式操纵这种精微实体——当然，是在其本性所许可的限度之内。对实务行者而言，其中两种性质尤其关键，几乎构成其体系的基础。

10. 第一，星光以太能被心智塑造成形；第二，星光以太能以网格般的张力线托住稠密物质的分子，使之仿佛安置于蜂巢般的格位中。有人或问：我们如何知道这“以太”确具此等性质——而它们对我们的魔法假设又如此关键？我们的回答是：唯有承认这些性质，才能解释“有生命的物质”与“有意识的心智”所呈现的诸特性。我们无法单凭心智自身来解释心智，因为我们解释心智时必然要诉诸感觉；我们也无法单凭物质自身来解释活物，因为我们解释活物

时必然要诉诸意识。感觉永远是心与物共同参与之事，无法孤立说明。要解释神经感觉，我们必须设想一种介于心智与物质之间的实体；要理解有目的的运动，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实体——它能接受并保持思想的印痕，并影响物质原子单元在空间中的位置。这正是我们赋予“星光以太”的性质。为此我们提出的论证，与物理以太假说所用的论证同类；我们援引先例：若支持物理以太的论证可被接受，就很难说为何心理学不被允许采用一个“以太”。固然有格言说“不应无谓增添假说”，但当以太假说已证明如此富有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心理学这门姊妹科学中试验一种类似的假说。有一点十分确定：心理学在把自己局限于唯物观点、并将意识视为“副现象”——也就是说，把意识当作生理活动无关紧要、毫无目的的副产物——之时，从未真正取得进展；而若自然界里还有什么可称为“无关紧要、毫无目的”，那才真令人惊异。让我们从煤焦油学个教训：煤焦油本被视为制煤气时无关紧要的副产物，几乎白送给想给篱笆刷油的人；后来却发现它是极其珍贵的化学品、染料与药物的来源。

11. 从魔法角度看，Yesod 是最关键的源质；正如 Tiphareth（美丽）是神秘主义的功能性领域——在那里与超然三源质建立超越性的接触。若把生命之树视为整体，就能清楚看见它以三联结构运作：超然三源质在下方弧线上有其对应：Chesed（慈悲）、Geburah（严厉）与 Tiphareth。任何有实修经验的卡巴拉行者都知道：就一切实际目的而言，当我们寄居这具血肉之身时，Tiphareth 对我们几乎就等同于 Kether（王冠），因为“人见上帝之面而仍能存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子”中看见“父”的反映，而 Tiphareth 正是“向我们显明父”的地方。

12. Netzach（胜利）、Hod（光辉）与 Yesod 构成下三联；它被 Tiphareth 所覆荫，正如较低自我被较高自我所覆荫。事实上，可以说生命之树的四个较低源质构成其“人格”——亦即投生单位；而 Chesed、Geburah 与 Tiphareth 的较高三联构成“个体性”——亦即较高自我；至于超然三源质则对应“神性火花”。

13.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每个源质都被视为流溢出其后继者，但一旦三联被流溢出来并达于平衡，它总被表现为“一对对立者在功能性的第三项中显现”。因此，在这下三联中，我们看到 Netzach 与 Hod 在 Yesod 中达成平衡，而 Yesod 被理解为接纳它们的流溢。但 Yesod 也接纳来自 Tiphareth 的流溢，并且通过 Tiphareth 接纳来自 Kether 的流溢——因为总有一条力线沿着一根柱向下工作；于是，既然它也从 Netzach 与 Hod 接纳它们分别自柱而来的影响，Yesod 便可恰如卡巴拉之言，被称为“诸流溢之容器”；正是从 Yesod, Malkuth 才接收神圣诸力的涌入。

14. 对实务行者而言，Yesod 同样极其重要，因为当他开始“升入诸层面”、把意识从 Malkuth 提升上来时，最先结识的就是此源质。走过可怖的第三十二路径——Tau（十字苦难）与土星之路——之后，他进入 Yesod：意象宝库，幻象之领域。就 Yesod 本身而言，它无疑是“幻象之域”，因为意象宝库正是地球领域的“反映之以太”，在小宇宙中对应心理学家所说的“无意识”，其中充满古老而被遗忘之物——自“种族童年”以来被压抑的沉积。开启意象宝库之门、并使我们得以命令其居民的钥匙，却在 Hod——魔法之源质——之中。秘仪里常说：任何一个等级，只有当你进入下一个等级时才变得“可用”。任何企图在 Yesod 里就以魔法家身份行事的人，很快会学到教训：他固然能看见意象宝库中的影像，却没有可命令它们的“权能之言”。因此，至少在西方路径的启蒙中（东方如何我不敢断言，因为我不了解），较小秘仪的阶梯是沿着中央之柱直上 Tiphareth，并不沿“闪电之路”。在 Tiphareth，行者取得小精通者的位格；之后若他愿意，便可返回学习与“树之人格”——亦即宏观宇宙投生单位——相关的魔法技术。若他不愿如此，而愿摆脱生死之轮，那么他沿中央之柱继续上行；此柱亦被卡巴拉称作“箭之路径”，越过深渊进入 Kether。进入此光者，不复再出。

15. Yesod 也是月亮之领域；因此要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秘学如何看待月亮。行者们认为：当进化处于其发展中“以太阶段”与“稠密物质阶段”的交界点时，月亮从地球分离。熟悉占星术语的人知道，所谓 cusp，就是介于两征之间、两种影响交织的过渡阶段。因此，月亮的构成含有某种物质性——故我们在天空中看见那枚发光的球体；但其真正重要的部分却是以太性的，因为正是在生命发展以太形态的进化阶段，月亮达到鼎盛。正因如此，有些秘学家把那一阶段称为进化的“Luna 阶段”。想进一步了解此题者，可参见 Max Heindel 的《玫瑰十字宇宙观》（The Rosicrucian Cosmo-conception）与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秘密教义》。由于卡巴拉采用不同于吠檀多派的分类系统，本书无法展开“光线与轮回”这一宏大主题；这里只能以断言的方式给出若干秘学家所知的事实，并指示读者如欲深究可前往何处。

16. 依秘学理论，月亮与地球共享一个以太双身，尽管二者的物质身体已分离；而在这对关系中月亮是“资深的一方”——也就是说，在以太事务上，月亮是电池的正极，地球是负极。我们已见 Yesod 反映 Tiphareth 之日，而后者又是在较低弧线上对应 Kether。天文学家早就告诉我们：月亮借太阳之光而明；如今他们也开始暗示，太阳的炽热能量或许来自外层空间。翻成卡巴拉术语，“外层空间”便是“伟大的未显者”。卡巴拉自古即教导此说——追溯到“以诺与神同行而不见了，因为神把他取去”的年代：换言之，他接受了 Kether 的启蒙。

17. 由此可见，Yesod-Levanah（即 Yesod-月亮）永处于涨落往复之中，因为它所受并反照的日光在二十八天的周期里盈亏往复。Malkuth-地球亦处于涨落往复之中：其周期为二十四小时，原因同样在于受光与反照。地球还有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其阶段由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标记。对实务行者而言，这些潮汐的交互叠加至关重要，因为他许多工作都依赖它们。有关这些潮汐的图表一向秘不外传，其中一些极其复杂。由于它们牵涉真正而合法的秘传工作（唯在启蒙后传授），本书不能展开；但以上已足够指明：月亮之以太中

确有某些潮汐存在，并且重要；若学生试图在没有必要图表的情况下操作，多半是在浪费时间。

18. 这些月潮汐在动植物的生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植物的发芽与生长、动物的繁殖上可见其效——人类女性二十八天的月性周期即是一例。男性也有一个以太阳年为基础的性周期，但在文明社会的人工照明与供暖之下，这种周期并不那么显著；尽管诗人早已提醒我们：“在春天，年轻人的心思轻轻转向爱情。”这句引用因过于贴切，几乎已经被引得俗套。

19. 在这些以太活动中，起刺激作用的因素正是月光；而由于地与月共享一个以太双身，一切以太活动在满月时最为活跃。相应地，在暗月期间，以太能量最低，未组织的力量更易抬头滋扰——Qliphoth（壳界）的龙竖起它的多重头颅。因此，除经验娴熟的工作者外，暗月期间最好避免进行实务操作：此时生机力量相对偏弱，而失衡力量相对偏强；在缺乏经验之手里，其结果往往是混乱。

20. 所有灵媒与敏感者都能觉察这些宇宙潮汐的起落；即便自认不敏感的人，也远比通常所想更受其影响——尤其在疾病之中，当肉体能量低弱时更是如此。

21. 关于 Yesod，并不能说得太多，因为魔法工作的钥匙藏在她的内部。我们只能以略带隐语的方式阐明其象征；至于“有耳可听者”，尽可自行运用其耳。

22. 我们已注意到 Netzach 与 Hod 奇特的双面性：Hod 的魔法图像是雌雄同体；维纳斯—阿佛罗狄忒在古代有时被画成有须。到了 Yesod，我们再次遇到这种二重象征；而如后文将见，在 Malkuth 亦复如是。这清楚表明：在属于生命之树较低层级的这些源质里，我们必须明确承认每一个都具有“形”与“力”的两面。此点在 Yesod 与 Malkuth 尤其明显：因为在这两者中，既要分配诸神，也要分配诸女神。

23. Yesod 本质上是月亮之源质，因此归于希腊月神黛安娜（Diana）的主持。黛安娜原是贞洁女神、永恒处女；自负的阿克泰翁冒犯她时，被自己的猎犬撕碎。然而在以弗所的崇拜中，黛安娜又被塑成多乳的形象，被视为丰饶女神。再者，伊西斯（Isis）也是月神——她额上的月牙表明这一点；在哈索尔（Hathor）的形象中，月牙又化为牛角，而牛在各民族里都是母性的特殊象征。在卡巴拉象征中，生殖器官分配给 Yesod。

24. 这一切初看极其令人困惑，因为这些象征仿佛彼此排斥。但把思路再推进一步，我们便开始找到把这些观念连接起来的线索。

25. 月亮有三位女神：Diana、Selene 或 Luna，以及 Hecate——后者是巫术与魅惑之神，也主掌分娩。

26. 月亮还有一位极重要的男神：正是 Thoth——魔法之主。既然希腊的 Hecate 与埃及的 Thoth 都被分配给月亮，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月亮在魔法事务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位“有时是处女、有时是丰饶”的魔法之月，其钥匙何在？

27. 答案并不难找：它就在月亮的节律性之中；更确切地说，就在女性性生命的节律性之中。有时 Diana 是多乳的；有时她的猎犬会把闯入者撕成碎片。

28. 当我们处理月亮的节律时，我们处理的是以太条件，而非物理条件。生物的磁性随某种确定的潮汐而盈亏；只要知道要观察什么，这并不难看见。它在磁性较为均衡的两人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有时这一方占上风，有时那一方占上风。

29. 于是有人会问：若 Yesod 的领域是以太性的，为何把生殖器官分配给它？它们的功能难道不是最“物理”的么？对此的回答，存在于对“性之更精微面向”的知识之中——而这知识在西方世界似乎已经完全失落。本书无法详论；这里只需指出：性中更重要的诸方面，都是以太的、磁性的。我们可以把它比作冰山：其体积的六分之五在水面之下。性在身体上的反应只占极小部

分，而且远非其最关键的部分。正因我们对此无知，许多婚姻才未能达成其“把两半熔合为一完整整体”的目的。

30. 我们几乎不再顾及婚姻魔法面向，尽管教会将其列为圣礼（sacrament）。圣礼被定义为：一种外在可见的记号，指向一种内在而灵性的恩典；而这种“内在而灵性的恩典”，在盎格鲁—撒克逊诸族的婚姻行为中却极为少见——他们的气质相对冷淡，并且蔑视身体。那使婚姻在其自身意义上成为“真正圣礼”的恩典，并不是升华、放弃，或以否认与禁绝为特征的“纯洁”；而是潘神之祝福——对自然事物的喜悦；惠特曼在其诗组《亚当之子》（Children of Adam）中把它表达得极美。

31. 将“香料与凉鞋”分配给 Yesod 极具深意：这两者在魔法操作中极其重要。凉鞋——或无跟的软拖，使脚能自由伸展——在仪式中用于踏行魔法圆环；它对实务行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其权能之杖。上帝对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而行家则通过穿上祝圣的凉鞋，为自己制造圣地。相应颜色、并标以相应符号的地布，也是会堂的重要陈设：它像祭坛聚焦灵性力量那样，去汇聚操作所需的大地磁性。我们通过双脚摄取地磁；当所需地磁具有特定性质时，就要使用不会妨碍它流通的特制软鞋。

32. 香料在仪式操作中也极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事情的以太面向。香气对心理的影响众所周知，但把香料用于心理层面的精妙艺术，在秘学团体之外几乎无人研究。香料最有效的用途之一，是拨动情绪，从而改变意识的焦点：当高坛飘来熏香的烟雾，我们的思绪多快便离开尘世；而当隔壁长椅传来一缕广藿香，它们又多快回到尘世！

33. 再看分配给此源质的四张“九”，以太磁性如何运作几乎一目了然：当我们与大地接通，并蒙潘神祝福，就有“伟大力量”；也有“物质幸福”。事实上，没有潘神的祝福便无所谓物质幸福，因为神经得不到安宁。在其负面一

侧，则是“绝望与残酷”的深渊；但只要大地接通稳稳在脚下，便会出现“物质收益”，因为我们已足以胜任物质层面的事务。

二十五、王国 (Malkuth)

称号： 王国, Malkuth (希伯来文—Mem, Lamed, Kaph, Vau, Tau)	世俗脉轮： Cholem ha Yesodoth (חולם היסודות, 元素之球)
魔法意象： 一位年轻女子, 戴冠端坐于王座	灵性体验： 神圣守护天使的异象
在生命之树上的位置： 位于平衡之柱的基座	美德： 明辨
《创造之书》文本： 第十路径称为“辉耀智慧”，因为它崇高于万首之上，端坐于理解之座。它照亮诸光之荣辉，使影响之流自面容之君——王冠之天使——流溢而出。	恶德： 贪婪、惰性
	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关系： 双脚；肛门
称号： 门；死亡之门；死荫之门；泪水之门；正义之门；祈祷之门；大能者之女之门；伊甸园之门；下位母亲；玛尔卡，王后；卡拉，新娘；处女	符号： 双立方体祭坛；等臂十字；魔法圆；艺术三角形
神名： Adonai Malekh (אֲדֹנָי מַלְאָךְ, 全能君主) 或 Adonai ha Aretz (אֲדֹנָי הָאָרֶץ, 大地之主)	塔罗牌： 四张十 权杖十：压迫
	圣杯十：圆满成功 宝剑十：毁灭 星币十：财富
大天使： Sandalphon (圣德芬)	原型界 (Atziluth) 颜色： 黄色 创造界 (Briah) 颜色： 黄水晶色、橄榄色、赤褐色、黑色 形成界 (Yetzirah) 颜色： 黄水晶色、橄榄色、赤褐色、黑色，并点缀金色 行动界 (Assiah) 颜色： 黑色，透射黄色光芒
天使等阶： Ashim (אַשִּׁימִים, 阿希姆)，火之灵魂	

1. 可以看出，生命之树的结构自然形成三个功能性的三角形；唯独王国不隶属其中任何一角，而是独立处于其下。卡巴拉学者说，它承受其他一切源质的影响与流溢。也正因此，王国不像其他源质以单色表示，而以“四分之色”表示：它分为四象限，对应土、风、火、水四元素。它虽不参与三角形的运作，却呈现生命之树诸活动在形之层面的最终成果——演化的最低点、外放弧线的极端；一切生命在返归其源之前，都必须经由此处。
2. 王国被称为“地球领域”；但切不可误以为卡巴拉学者仅指我们经验中的物质地球。他们同样指“地球之魂”——物质背后的精微灵性层面，即引发现象的自体（noumenon）。四元素亦然：它们并非物理学意义的土、风、火、水，而是能量存在的四种状态。为区别于世俗概念，秘传学者有时称之为“智者之风”“智者之土”等——亦即入门者所理解的元素之风、元素之土。
3. 物理学家知道，物质通常以三种状态呈现：其一为固体，组成粒子彼此紧密凝聚；其二为液体，粒子可相对自由地流动；其三为气体，粒子趋向尽可能彼此远离，也即扩散。此三态分别对应土、水、风三元素；而电（以及与之相连的诸现象）则可视作火元素在物质层面的对应。
4. 秘传修行者在王国中看见一切运作的终局：唯有当对立双方达成稳定平衡、凝结为土元素的“定形状态”时，才可说某一经验周期真正完成。此时，所生成的表达机制趋于自我调节，在最少干预下持续运作——正如心脏依循既定的神经节律与血压变化，以近乎完美的规律性开合瓣膜。
5. 关于王国，必须牢牢记住的一点是：稳定在此得以实现；其价值也正寓于王国的惯性之中。其他源质皆处于不同程度的动态；即便中央支柱也只是功能上的平衡，犹如走钢丝者所维持的平衡。唯有王国相对静止——它是制衡的砝码、承载的基座，是一切形态得以“站稳”的所在。

6. 惰性是王国的恶习；之所以成恶，是因为惰性极易滑向停滞。稳定与停滞仅一步之隔：前者是成就，后者是腐败。凡停止演化者，便开始分解；凡分解者，终须被排出。也因此，王国在微观宇宙中的对应被置于肛门——此象征虽突兀，却极其准确。
7. 生命中一切衰竭之物都必须被排出；宏观世界的“排泄物”则流入王国之下的壳界诸域。在那里，宇宙的渣滓无法立刻重归有组织的形态，直至它们再次在平衡中找到平衡。因而壳界之中有一域并非地狱，而更近于炼狱：它是由破碎形态所散发的无组织力量的蓄积池——被进化所驱逐之物的汇集处；亦即较低弧线上的混沌。
8. 正是从这座“混沌之库”中，壳界的诸不完美实体据说汲取材料，以构建它们的载体；也有人说，邪恶类型的低级魔法会动用此处之力。此类力量的倾向，总是回到它们解体之前所习惯的旧形式；而这些形式至少已过时，甚至本就邪恶，因而极易导致恶果。故凡涉及王国以下层面的操作，必须格外谨慎：在那里，旧形态的残余最易被再度唤起。
9. 明辨是王国的美德。明辨首先在于分辨：何者应弃，何者应留；在心理层面，它对应净化与整合；在生活层面，它对应取舍与秩序。没有明辨，稳定便会滑向停滞；没有稳定，进化亦无从扎根。
10. 王国的象征中有“双立方体祭坛”，提示王国乃结构化世界的基座，是形态得以稳固之处；“等臂十字”与“魔法圆”提示王国既是平衡之场，也是界限之场；而“艺术三角形”则提示我们：凡在王国行事，必须遵循方法、比例与秩序——让力量真正落地，而不散逸于未完成的中间层面。
11. 王国之所以被分为四象限，并非装饰性的安排：四象限对应四元素，而四元素所指并不是“物”，而是“力”的四种状态。因此，王国绝非“土”一言可尽；它是诸力在形之层面被组织、被定形之后的总体呈现。换言之，王国是“力在形式中的结果”。

12. 由此亦可理解王国为何被称为“门”：一切从更高层面降入形态者，必经此门而入；一切欲由形态返归其源者，亦必经此门而出。门即阈限——跨越阈限，语汇、规则与操作方式都会随之改变。
13. 王国被称为“下界之母”，并非诗意修辞，而是对其功能的直接陈述：王国以承载与孕育，使一切形态得以生成并持续。推至逻辑结论，这就是生成原则本身——无论表现为原生生命的繁衍，还是精子与胚胎的生成，其根都在此处。
14. 现代关于“物质”的观念，与古老秘传科学的见解在某些关键点上出人意料地相合：我们感官所见，不过是诸种力在不同方式下的活动现象；这些力多处于可组织、可响应刺激的状态。外显科学正不断精炼“物质”的概念，直至其中几乎不再留下可称为“实体”的部分——物理学家今日所说的“物质”，早已与常识中的“东西”判若两物。
15. 秘传学者从相反方向切入：他主张物质与意识是一体两面。然研究行至某一关键点时，必须转换术语系统，转而采用心理学与生命过程的类比；若仍以无生命物质的类比推进，终将显出其局限与误导，不仅解释力不足，且往往使问题愈发晦涩。
16. 若我们改用生命、智能与目的性意志的语汇，并依研究对象的低阶发展程度对这些概念作相应“降阶处理”，便能获得一种更具启发性、而非更具限制性的类比模型；它会把我们引向更深层的理解。
17. 正因如此，秘传学者将精微力量人格化，称之为“智慧体”，并以对待智能存在的方式与之互动。由此他发现：在自身意识与本性之中，确有能够回应这些力量的部分；当他观察自身的回应与外界现象是否相互印证时，他对这些力量的把握便大幅拓展——远胜于把它们视作偶然聚集的无关事件之集合。

18. 王国固然是演化的最低点，却不应被视为灵性匮乏的终极深渊；它更像帆船赛中的航标浮标：未绕过浮标便转向返航，即属犯规。凡试图绕开王国的严苛要求、妄图直接“升天”的道路，终究只是自我欺骗。
19. 若回看历史所给予的教训，我们会从意想不到之处得到关于道德与灵性问题的启示。人们常说，一切文明与灵感皆源自东方；因此，许多东方传统的追随者也自豪地认为：西方若欲理解生命的奥秘，便必须向东方求教。
20. 不可否认，在许多方面——尤其心理学中更为幽深的领域——东方所知往往胜过西方，我们应当明智地学习；但同样不可否认：尽管进化的起源在东方，它在当代文明层面的“推进点”却更多显现在西方。就这颗地球上“生活的艺术”而言，东方若不愿退回旧时代的形式，就必须在许多实践层面向西方看齐。
21. 希腊人教我们：美应当被看作完满的比例与恰当的功能——除此无他。《希腊古瓮颂》里，那环绕古瓮的浮雕人物引导济慈沉思“理想的真”与“理想的美”。对有限心智而言，再没有更高的理想可供凝视；因为在此处，“律法与先知”的精神被举升至远高于摩西律法的冷峻禁令之上，化作一种可追逐的理想与启示。
22. 过去千年，文明主要是在王国之领域中运作、铸形。无需占星师提醒，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纪元的终结，而新的阶段正在黎明中展开。依卡巴拉教义：当“闪电闪光”沿生命之树一路下降、终止于王国之后，象征体系便转为“智慧之蛇”——它盘绕诸路径向上回旋，直至其首安于王冠之侧。“闪电闪光”象征力量的无意识下降：它建构显现的诸层面，在主动与被动之间交替往复，以维持平衡；而盘绕路径的“蛇”则象征客观意识的苏醒，是入门与启蒙的标志：入门者曾先于时代走过的路径，如今进化也开始沿之推进，并把整个人类一并带上——平均之人正在逐渐变得能够去做，过去唯有入门者才能做的事。

- 23.因而我们看到：进化的“生长点”正开始自王国抬升，向基础伸展。这意味着：纯科学与应用科学都在越过对无生命物质的研究，开始把事物的以太性与心理性面向纳入考虑。凡能读懂时代征兆者，处处都能看见这种转变：在医学上、在国际关系上、在工业组织上；最后（也最不情愿地），这种转变终于也开始触及生理学与心理学——它们仍顽固地抱守对万物、尤其对生命过程的唯物解释，哪怕物理学（本以无生命物质为研究对象）早已放弃唯物立场，转而以数学术语谈论世界。
- 24.将王国以四元素作秘学划分，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极有价值的钥匙：我们所知的“物质”，可视为王国之土；而各种物理活动——无论发生在分子层面还是宏观团块——都可归为两大类：同化/建构与异化/分解（anabolism / catabolism）。在秘学术语中，这两类过程可分别归入王国之水或王国之气；因此，秘传哲学或异教神话中凡论及“水/气”者，都可移用于理解这两类代谢过程与机能。至于王国之火，则是物质那精微的电磁侧面——它正是意识与生命诸过程得以系连的纽带；一切“生命神话”皆可归属于此。
- 25.一旦理解上述分类原则，炼金术士的术语便不再显得晦涩或荒诞——因为所谓“四元素”，并非指四种物质，而是指物质层面上四种显现方式。这一分类法价值极高：它使我们能迅速看清物质层与其背后生命过程之间的关系与对应；在生理学与病理学的研究中尤其重要，而在实际运用上，更是一把通往治疗学的关键钥匙。较为先进的医生已开始摸索走向这一立场；今日不止一位医学思想领袖正在引用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分类；“体质素因/易感倾向”（diathesis，亦即体质性倾向）的概念也正受到重视。心理治疗同样开始意识到：旧时“四种气质”的分类对治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每个人；在心灵领域里，相似原因也并不总产生相似结果，因为气质会介入并扭转结局。譬如：黏液质的冷漠或许仅意味着厌倦；但同等程度的冷漠若出现在多血质身上，却可能意味着整个人格的全

面崩溃。物质去类比心灵，往往极具误导；心灵去类比物质，却常能发人深省。

26. 四元素分别对应：希波克拉底所述四种气质、塔罗四花色、黄道十二宫与七曜（七行星）。若把这些对应关系的含义逐步推演，你会发现其中确实藏着几把极其重要的钥匙。

27. 土元素对应：黏液质（Phlegmatic）；塔罗星币组；黄道金牛、处女、摩羯；行星为金星与月亮（Luna）。

28. 水元素对应：郁胆质（Bilious，可理解为“黑胆汁质”，近于传统所谓“忧郁质”）；塔罗圣杯组；黄道巨蟹、天蝎、双鱼；行星为火星。

29. 气元素对应：胆汁质（Choleric，可理解为“黄胆汁质”，亦译“暴躁质”）；塔罗宝剑组；黄道天秤、双子、水瓶；行星为土星与水星。

30. 火元素对应：多血质（Sanguine）；塔罗权杖组；黄道白羊、射手、狮子；行星为太阳（Sol）与木星。

31. 因此，只要我们以四元素来归类世间事务与现象，它们与占星、塔罗的关系便立刻显现出来。分类，是科学方法在观察之后的下一步；许多科学工作往往止步于“观察+分类”，对不少循规蹈矩的研究者而言，这几乎就是全部。若科学只剩这两步——倘若我们听信更平庸者的主张——它便会沦为自然现象的清单编纂，好像宇宙也有个经纪人在暗中操盘。但真正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唯有他们配得上“研究者”之名）使用分类，并非为了把事物收拾整齐，而是为了看见关系。

32. 从能“看见”的想象型科学家，走到能“解释”的哲学型科学家，不过一步；而从以因果解释的哲学型科学家，再走到以目的解释、从而把科学与伦理联结起来的秘学科学家，也不过再一步。秘学科学的悲剧在于：其倡导者往往在王国这一层面的训练不足，因而无法把自身成果与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协调起来；只要我们安于这种欠缺，就只能在混乱的思维与轻信的臆断中

打转。秘学科学必须遵守帆船赛的规则：每一次魔法操作，都要绕过王国这只“标记浮标”，才算真正完成。

33.现在从技术秘学的角度解释这个比喻：每一次魔法操作，都是为了把力量沿诸层面带下，使操作者能够触及，并用于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有些人只求主观效果——一种高扬感；另一些则追求灵能现象。但必须承认：除非这一过程最终能以王国的方式表达——也就是落实为物质层面的行动——否则操作并未完成；力量没有正确“接地”，便会散逸成悬置的残余，而这正是许多魔法实验之所以麻烦不断的根源。单次实验未必出事，因为很少有人能生成足以“造成任何东西”的力量；但连续实验可能使效应累积，引发普遍的心理动荡、霉运连连、种种怪异——这也是实验魔法长期被视为危险、甚至被类比为成瘾的原因。其实更贴切的类比是：早期 X 光研究的危险——问题出在技术不良；当你处理活性强烈的能量时，技术不良必然招祸。把技术磨到位，麻烦自然消失，而你将得到一股极其强大、可供运用的力量。

34.从基础到王国，唯一的过渡方式，是借由有生命之物的媒介性

(mediumship)。而“生命性”本身有不同程度：秘学者在一切有组织形态之处都承认生命，因为在他看来，唯有生命能组织形态；所谓无机物中，生命所占比例虽极小，却并非总可忽略——正如植物之中，“智慧”的比例也并非可以忽略。近代实验研究（尤其玻色爵士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佐证；而实践型秘学者则早凭经验行事：他把晶体与金属当作精微力量的“蓄电池”，把丝视为绝缘体——事实上，他一直在利用与现代电工相同的材料性质。

35.因而最好的护符，常被认为是：刻有适当图记的纯金属圆盘，并以与所充注力量相应颜色的丝包裹保存。宝石（即有色晶体）在某些操作中亦极重要，因为它被认为能够聚焦特定力量——正如在某些无线电接收器中，晶体也扮演关键角色。色彩对心理状态的影响，今日早已得到普遍承认；摄影材料厂

的红灯房里，工人不宜久处，因为人们知道那会引起情绪扰动，甚至短暂失衡。我们正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仪器重新发现这些事实；而古人早已熟知，并把其实用价值推演到今日难以想象的程度——至少在少数被大众称作“怪人”的人那里仍可见其遗绪。

36. 植物也被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灵活动，尤以芳香植物为甚。古人曾建立精细体系，把植物归属于不同类型的精微力量；其中固然不乏荒诞，但也存在可资遵循的宏观原则。凡传统上与某位神祇相连的植物，我们大可相当确信：它已被经验地证明与该神祇所代表的力量类型具有亲和性。即便这种关联在现代人看来近乎非理性（如梦的联想），一旦它被传统神圣化，崇拜者便会在植物与该力量之间“堆叠”出心理—灵性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一旦形成，懂得运用建设性想象力的人便能较容易地将之唤起。于是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种关系确实存在——不仅适用于植物，也同样适用于动物。

37. 在诸种归属中，具有特殊实践重要性的，是香料与色彩。色彩归属已在各章开头的表格中列明；香料方面则难以制定硬性规则：可用之物几乎无穷，而在实修中诸力量常彼此渗流。譬如，很难（事实上也不宜）把胜利之力与美丽之力截然分开；同样也难把光辉与基础分开、把基础与王国分开。并且，任何试图在缺少宏伟之调和下单独操作严峻之力的人，都等于在玩火——终会烧到自己的手指。

38. 香料不仅用于促使神祇显现，也用于调谐操作者的想象力；就后者而言，它往往极其有效——谁若试着在缺少恰当香料的情况下完成一次仪式，便会明白其中差别。对于经验不足者，有时反而建议暂不使用香料，以免其灵性效应过强，影响身心的安定与操作的可控性。

39. 植入潜意识的香料又可分两型：狄俄尼索斯式与维纳斯式。狄俄尼索斯式多芳香而辛烈，如闷燃的雪松、檀香或松果；维纳斯式则甜润而黏人，如香草。实作中，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界线，某些花香在两类中皆可见其性格。调

配香料时几乎总用复方，因为成分会互相增幅；许多单用时粗砺辛呛、或甜腻得令人不适的香料，混合之后反倒变得更为和谐、也更适于仪式之用。

- 40.有人说合成香料不适用于魔法工作；以我的经验并非如此——只要品质够好。优质合成香精除非经化学检测，往往与天然香料难以区分。须记得：香料的关键价值在心理层面——它作用于操作者，而非作用于被召请的力量；因此，只要能产生恰当效果，其化学来源并非决定性问题。
- 41.秘传学者相信：在想象力的支撑下，意志之流的心智集中会对某些晶体、金属与油产生影响。他正是利用这种性质，把特定类型的力量“储存”在这些物质里，使之可随时再度唤醒；甚至即使不主动唤醒，也能借由持续的流溢而长期发挥作用。多数仪式魔法或多或少都依赖“祝圣的魔法器具”这一原理。教会对重要圣器在使用前必行祝圣；而祝圣是否“成”，并非意见问题——任何优秀的灵视者都能分辨祝圣与未祝圣之物（前提当然是祝圣确有成效）。实践者也熟知：当他拿起惯用器具、披上惯用法袍时，自身会发生明确的“转变”；而新器具亦需一段时间“磨合”，方能真正顺手。
- 42.因此，实作中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想得多么玄”，而在于：如何把力量与结果真正带进王国（Malkuth）——也就是让它在形之层面落地、可承载、可持续。
- 43.其中一种思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新鲜流出的血液会释放“外质”（ectoplasm）。当然，也有某些物质化灵媒并不需要流血亦能释放外质。若一群具有通灵倾向的人共同进行召唤，他们可能会合力释放出足够的外质，作为物理现象得以成立的基础。但这种方法困难与风险并存，因此作为哲学家而非实验家的秘传学者，往往很少采用。
- 44.真正令人满意的召请渠道，只有一个：操作者自身。在埃及的召请法中，操作者以“承担神形”（assumption of the god-forms）与所召之神认

同，并把自己献为显现的通道；正是他自身的磁性，在“基础（Yesod）”与“王国（Malkuth）”之间架起桥梁。

45. 这种古老方法，以现代术语来说，就是灵媒术（mediumship）：由活人之身充当媒介，使力量得以越过层面鸿沟而进入显现。
46. 若把生命之树应用于小宇宙：肉体对应王国；以太双身对应基础；星光一心智体对应光辉与胜利；而较高心智对应美丽。较高心智所能构想者，往往都能相当容易地在主观的王国中获得表达。故我们最好依赖这种召请方式，而不要依赖外置装置——诸如挤取外质或放流生命体液——即便在现代文明中它们“似乎可行”。
47. 最好的魔法武器，是魔术师本人；其余一切器具与布置，都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提升并集中意识，使凡人成为真正的施术者。正如那句古老的提醒：“岂不知你们是永活上帝的殿么？”若我们懂得如何运用这座“活的圣殿”的象征性陈设，便等于把天国之钥握在手中。
48. 而开启此门的钥匙，就在生命之树的小宇宙对应之中：若我们按“功能”去解读这些对应，并进一步把功能还原为灵性原则，我们便能开启“力量宝库”之门。上帝之力最完备、最圆满的显现，常是借由一个受训练、受奉献之人被点燃的热忱而完成。
49. 以疗愈为例：若我们意欲治病，按生命之树的方法，固然应运用一项属于美丽（Tiphareth）的仪式或冥想；但我们是否因此就把工作局限于美丽，要求疗愈成为纯粹的“灵性疗愈”，如同基督科学派那样？抑或应当适度调整方法，使之也包含按手与抹油——这些属基础层面的操作，用以传导磁性力量？又或者（我以为更妥当的做法），还应加入王国层面的操作，使力量得以持续、无断裂地贯通诸层面，一路下行而进入显现？
50. 那么，何谓“王国层面”的操作？说到底，就是在物质层面采取行动，让结果沿自然的渠道实现。因此，在祈求康复之事上，我宁愿把“大医者”的力

量体现为人间医者的工作：让灵性的推动通过现实可承载的方式落地，而不把希望押在对自然进程的粗暴改写上。

51. 那么，所谓“王国层面”的操作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在物质层面采取与目标相一致的行动，使力量沿可承载的自然通道进入显现。因此，在一次疗愈的祈请中，我更倾向于祈求“大医者”通过人间医生向我们彰显其力量——那才是自然通道；而不是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某种纯属灵的介入（它的显现通道往往只能依赖病人自身的属灵本性），而这是否足以支撑结果，终归难以预期。

52. 强大的属灵力量确能有效作用于疾病的治愈，这一点无疑；但它必须有显现的通道。既然现成的自然通道就在眼前，何必舍近求远、另起一条灵能通道？当自然法则对我们仍如密封之书时，人们便说“上帝以奥秘之道行其奇事”；然而当我们理解自然如何运作，就会看见：上帝往往正是以完全自然的方式行动——借由既定的通道运行。所谓“超自然”与“自然”的差别，不在通道的种类，而在流经通道的力量强弱：并非质变，而是量变；当属灵力量被成功召请时，改变的往往只是“流量”。

53. 因而，王国层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道与连接环节的问题：让力量不在半途中断裂、悬置或散逸，而是一路贯通诸层面，最终在形之层面完成其应有的表达。

54. 观照与王国相关的形成界文本，会引出三条关键线索：其一，“辉耀智慧”的概念——它“照亮诸光之荣辉”；其二，王国与理解（Binah）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三，王国在促使一种影响自“面容之君”（即王冠之天使）流溢而出这一点上所扮演的角色。

55. 乍看之下似乎奇怪：王国既是物质世界，何以反被说成“照明诸光”的照明者？但只要借用物理学类比便能理解：天空之所以显得湛蓝而明亮，是因为光线被大气中无数微粒反射；若空气绝对无尘，它本身并不显光，我们的天

空反而会像星际空间那般幽暗。同样，我们之所以看见物体，也正是因为它们从表面反射光；当反射极少（如黑布）时，在昏暗处便几近不可见——幻术常借此作业。

56. 正是王国那种赋形、凝固、界定的功能，使更高层面上无形而不定者，最终变得可触、可见、可分辨；这正是王国对显现所作的伟大服务，也是它最具代表性的德能。

57. 任何魔法操作，唯有贯彻到王国，才算真正完成——因为只有在王国，力量才会被“锁定”进形式之中。因此，一切魔法工作（即便独自进行）也最好在物质层面留下完成的痕迹，而不只是停留于仅在星光层面运作的冥想：哪怕只是制作一枚护符、在纸上画下相应符印、或在空气中清晰书写一个象征，都足以把行动真正带入王国。经验表明，这种“始于星光、终于王国”的操作，与那种“始于星光、终于星光”的操作，成效与后果都大不相同。

58. 王国与理解（Binah）的关系，在二者的称号里已标示得十分清楚：理解是“上位之母”，王国是“下位之母”。理解是最初赐予“形”的源头；王国则是“形之领域”，使那在理解中发端者在形之层面完成其终局。此点也给出一条方法论线索：它帮助我们在多神体系纷繁枝蔓中辨路。卡巴拉明确提出“流溢”教义——一者展开为多，多者又归摄于一；其他体系虽不如它直言，却也常以谱系与婚配、生育的叙事来暗示极性与流溢，并非只是把神按人形随意捏造的粗俗幻想。

59. 若细读古代祭仪与原始材料，便会发现：那些被改写得清晰分明、适合儿童听读的神话，与一个民族真正以之为灵性教导的“实践宗教”，往往关联甚少。在真实的宗教经验里，诸神与诸女神常彼此渗透、互相溶解，因而呈现出令旁观者困惑的混合形态——于是我们才会见到“长须的维纳斯”，或赫拉克勒斯竟披女装之类的象征性反常：它们并非胡闹，而是在用图像语言表达“力的互参与交换”。

60. 从古代艺术可清楚看出：诸神与诸女神的人格与特征，常被当作一种“图画文字”，用以指示确定的抽象观念；而这种约定俗成的读法，为祭司阶层所熟知。面对大多数不识字的民众（在那时代，学问只属于极少数人），他们明智地说：看这象征，听这故事——你也许未必懂其意义；但只要你把心灵转向正确的方向（即那光所出之方向），你能领受多少，光便会因你对这些观念的观想而流入你的灵魂。几乎可以肯定：秘仪式的启蒙，包含对这些神话之形而上学意义的阐释与传授。
61. 珀耳塞福涅、黛安娜、阿佛洛狄忒、赫拉在希腊神话与艺术中以令人目眩的方式交换符号、功能与特征，甚至连从属称号也彼此挪移；普里阿波斯、潘、阿波罗、宙斯亦复如是。人们区分“天上的维纳斯”与同名的“人间爱欲女神”；明眼人也能看出：宙斯——万物之父——与普里阿波斯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属天/属地”之别。然而他们并非两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不同层级上的两种运作；正如理解（Binah）与王国（Malkuth）并非两种不同的力量，而是同一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由此也可开启我们对许多古老信仰中所谓“生殖崇拜”的理解：其深义并非粗鄙，而是在象征层面试图把神性带入人性，并期望再把人性提升回神性——而这一“向下—向上”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得以成立的基础。
62. 形成界文本中那句“王国促使一种影响自王冠之天使流溢而出”，进一步印证同一思想：作为伟大母亲的王国，与作为万物之父的王冠形成两极相应。
63. 然而，若把一切仅归结为“母—父”两极，这种分类仍过于粗略：无论用于还原异教神系，还是用于处理个人生活中千回百转的变动，都不足以应付。所幸，王国被划分为四象限（四元素），真正需要的钥匙正藏在这里。
64. 四元素又被称为“贤者之地、气、火、水”——亦即四类活动。在秘学记号中，它们以四种三角形表示：火为尖端向上的三角；气为同向上、但横贯一杠的三角，表示气与火同类而更稠密——甚至可以说，“气是负火”，或

“火是正气”。水为尖端向下的三角；地则是在同样向下的三角上加一横杠；其理与前二者相同。

65. 若把“火之三角”视作无条件的力，把“气之三角”视作有条件的力；把“地之三角”视作完全惰性的形，把“水之三角”视作活跃的形——我们便得到另一种有效的分类法。最古老的神话里，气（或空间之神）被说成太阳——天上之火——的父亲，而水则是大地的子宫；这一结构在生命之树的中央之柱上亦清晰可见：作为“空间”的王冠覆临作为“日心”的美丽，而“水性”的基础（月心）覆临“土性”的王国。
66. 又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排列象征（生命之树之妙，正正在于它允许我们如此变换）：把王国的四元素之色——黄水晶、橄榄、赤褐、黑——置入其球中，并把自王冠下行的生命力理解为一种“交替极性”的往复运动，近似于交流电的回路——于是便会发现：力量并非总是单向下行；它有时由王国趋向王冠，有时又由王冠趋向王国，循环往复，以成整体之平衡。
67. 当这条原则应用于小宇宙时，意义尤为重大：它教我们——我们必须与“地魂”保持在同一回路之中，正如我们必须与“天上的神”保持在同一回路之中。潜意识向上涌起的灵感，并不亚于超意识向下流注的灵感；二者相互接续，方成完整的运行。
68. 这一点在希腊神话中尤为分明：例如潘神，凭其山羊象征，可归入“地之领域”（摩羯为土象三分性中最“土”的星座）；他代表大地积极的磁性——向上奔涌，回归万物之父。刻瑞斯，或“多乳的黛安娜”，则代表天上之力在稠密物质中最终的“落地”；而被称为“天上的维纳斯”的赫拉，则象征那向上奔涌的地之力回归于天——在天界层面呈现为“地之积极性”。这些例子都在说明：上下并非断裂，而是回路中的两端。
69. 这些内容，对未曾经验“午夜之太阳”的人而言确实难以言说；它们更宜于冥想，几乎不宜辩论。

70. 一切占卜，皆在王国之领域中运作。任何占卜法的目的，都是在物质层面找到一组事物，使之能够准确而全面地对应不可见的力量——正如钟表指针的移动对应时间的流逝：可见者为符号，不可见者为所指；占卜所求的，正是让二者严密契合。
71. 普遍经验表明：若要揭示总体趋势与条件，占星术确是最好的对应体系；但若要回答某一具体问题，占星术往往不够“定点”，因为牵涉因素过多，变量容易介入并改写结论。故启悟的占卜者在处理特定问题时，会改用更为具体的体系，例如塔罗或地占术（geomancy）。
72. 然而，若不具备为每张牌建立其星光对应所必需的知识，仅仅走进商店买一副塔罗牌，并不会带来多少助益。这需要时间——七十二张牌都要逐一处理；但一旦完成这项工作，操作者便能较有把握地执牌在手，相信自己的潜意识（无论它究竟为何物）会在不知不觉间抽出与所问之事相切的牌。我们并不确知洗牌与发牌究竟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你与塔罗所对应的大天使建立起联系时，这些牌会展现出非凡的启示力。
73. 在把握了王国领域的一般原则之后，我们便可以更有成效地转入：它那一套特殊的象征体系。
74. 它被称为“王国”——也就是由“国王”统治之域；而“国王”是“微观面容”（Microprosopos）的称号：由六个核心源质构成，不包括三个至高源质。我们可以把王国（亦即物质领域）视为这六个核心源质的显化范围；而这六者本身，又是由三个至高源质所流溢。故正如一切始于王冠（Kether），一切也终于王国。
75. 王国的魔法形象是一位年轻女性，头戴冠冕并覆以面纱——这是“自然的伊西斯”：以面容被遮蔽，表明灵性力量隐藏于外在形式之中。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理解（Binah）的象征体系里，可概括为“遮蔽的外袍”。正如《形成之书》所示，王国正是理解在较低弧线上的显现。

- 76.因而，理解常被称为“黑暗、不育之母”；王国则被称为“微观面容的新娘”，亦即“光明、丰产之母”。在埃及象征中，这对应伊西斯与哈索尔的双重面向；在希腊象征中，则对应阿佛洛狄忒与刻瑞斯。须记得：在“极性交替”的法则下，外在层面的消极，在内在层面反而呈积极，反之亦然。所谓“天上的维纳斯”，正是对“灵性消极之男性”施以磁性刺激的给予者；而她的功能在现代生活中被误解或忽略，便是许多现代困局的根源之一。
- 77.因此，一切终于王国：它是向外弧线的最外端点——所有生命在回归其本源之前，都必须经过此处。
- 78.我们这些以肉身化生于世者，立足于王国；当我们踏上入门之道，起步便沿第三十二路径上行至基础（Yesod）。这一路径沿中央之柱直上，被称为“箭之径”（Path of the Arrow）——箭自“彩虹之弓”（Qesheth，约之弓）射出。神秘主义者多循此径在诸层面上升；而入门者则在体验中央之柱的同时，也将侧柱之力纳入自身的实践与证悟。
- 79.这一中央之柱的面向，正由形成界文本所表达：王国促使一种影响自“面容之君”（Prince of Countenances）——亦即王冠之天使——流溢而出。
- 80.赋予王国的诸称号，尤能显出其性格：它被称为“门”与“侣”。这两者本是一意之两面——母体之子宫乃生命之门；而同一扇门亦是死亡之门，因为诞生进入形之层面，对更高之事而言即是一种“死”。
- 81.王国亦被称为 Kallah（新妇）——微观面容之新妇；又称 Malkah（王后）——王 Melekh 之王后。这清楚指出：诸形之层面与诸力之层面之间存在支配性的极性结构——形之层面为女性向度，受力之层面的影响而被极化、被灌注，从而成孕、结果。
- 82.王国的神名是 Adonai Melekh 与 Adonai ha-Aretz，意为“为王之主”与“地之主”。在此我们看见：独一之神在地上诸国度中的至上权柄。凡一切魔法操作——凡操作者要把力量握在自己手中的操作——都应祈请

Adonai 降居其“地之圣殿”（亦即其物质层面的工作场域）并在其中为王开始，使任何力量都不致脱离对“那一者”的效忠。

83. 凡呼求 Adonai 之名者，所呼求的是“在自然中显化的上帝”——这正是自然秘仪入门者所崇拜的上帝面向：无论狄俄尼索斯系，抑或伊西斯系；二者分别关涉经由潜意识而开启超意识的不同路径。

84. 王国之大天使是伟大的 Sandalphon，卡巴拉学者有时称其为“黑暗天使”；而 Metatron——“面容之天使”——则是“光明天使”。据说灵魂临危之际，这两位天使分别立于灵魂左右肩后，可视为善业与恶业（善、恶业力）的象征。也正因 Sandalphon 掌管“业债”的职分，王国才被称为“正义之门”与“泪水之门”。曾有智者戏言：此星球其实是另一星球的地狱——其真意远超其自知；而就业力通常在此清算这一点而言，此言确有所指。然而，若具备足够知识，业力亦可在更精微的层面被有意化解；此法乃灵性疗愈诸形式之一。

85. 分配给王国的天使等阶是 Ashim——“火之灵魂”，亦可称“炽热粒子”；布拉瓦茨基夫人对此有过耐人寻味的论述。这些火之生命、这些无穷微小的电荷，在物质的背景中以惊人的活力不断往复交织，构成稠密物质的基础；我们所知的一切“物质”皆建立于此。也正是借助这些炽热生命，某些类型的魔法才得以施展——但能行此术者极少：要操控的层面越稠密，所需的统摄力量便越强。

86. 王国的世俗脉轮被称为元素之球；关于诸元素，我们已在本书中尽可能详尽地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87. 王国的灵性体验是神圣守护天使的异象。按卡巴拉学者之说，这位天使自灵魂出生时便被分配相随，伴其至死；死后又接纳之、引领之至上帝面前受审。其实，这位天使正是我们各自的高我：它围绕灵魂核心的神圣火花构筑

自身，并贯穿一个进化周期；而在每次转世时，它都会向物质界投下一道“投影/进程”，作为新人格形成的基底。

88. 当高我与低我因低我被高我完全吸收而合一时，便获得真正的精通者之境：这就是“大启蒙”，亦即“次等的神圣合一”。这是投生之灵魂的至高经验；一旦发生，灵魂便从被迫重生于肉体之中的强制里解脱出来。此后，它可以自由地向上穿越诸层面而进入安息；或若它愿意，也可停驻地界之中，以“大师”之身行其职分。
89. 这便是分配给王国的灵性体验：把神性带入人性；正如分配给**美丽 (Tiphareth) **的灵性体验，是把人性提升入神性。
90. 王国的特殊美德被称为辨别力。古人一套奇特的象征体系把它在小宇宙中的对应安在肛门上：生命中一切衰朽之物必须被排出；而宏观宇宙的“排泄”，则流入悬垂在王国之下的**壳界 (Qliphoth) **诸球——在获得再度平衡之前，宇宙之渣滓不能回到有组织形态的层面。因此，在壳界世界中有一域并非地狱，而更近于炼狱：它是由破碎形态所散发、被进化抛弃的无组织力量所汇成的蓄积池——“较低弧线上的混沌”。据说“不完全者/壳体”常从这一蓄力池中取材建造其载具；亦有人说，邪恶的低等魔法也会汲取其中之力。但这类力量总倾向于重新披上它们曾经习惯的旧形式——那些形式至少已过时，甚至可能本就邪恶；因此，这“混沌之质”并不适合作为工作材料。最妥当的做法，是让它留在原处，待其净化完成，经由自然通道回流“地之领域”，再度被吸入进化之流；也正因如此，一切地下崇拜与亡灵召唤皆不宜为之。
91. 因而，王国的特殊美德可被理解为一种宇宙性的过滤与分拣功能：它剔除衰朽者，使之归入应归之处；并保全仍具效用者，使之得以继续参与进化的秩序。

92. 王国的典型恶习，被称为贪婪与惰性。王国之稳定若被过度强调，便易滋生迟钝与惰性；至于贪婪，其深意在于“囤积不放”——一种不肯让旧物与渣滓流出生命回路的心理机制，恰与辨别力相反：辨别力使人能弃置应弃者，使生命保持通畅。耐人寻味的是，弗洛伊德曾将守财倾向与便秘倾向联系起来，并把“金钱之梦”与排泄意象并置；这种并置虽可争论，却至少提示了二者在象征层面共享同一结构。
93. 在我们能够挣脱王国的局限、呼吸更广阔的空气之前，一门最重要的功课便是学会放手：为更大的价值舍弃较小者，从而“买下无价之珠”。唯有辨别力使我们知道该舍弃什么，才能得到什么；因为没有牺牲，便没有所得。并且，每一次牺牲都应指向真实的回报——在灵性层面的积蓄；否则，它就只是一场徒然的损耗。
94. 我们已见：小宇宙中分配给王国的对应之一是肛门；另有说法则认为，王国对应“神圣之人”的双足。此处再次提示一条要义：双足若不牢牢立于大地母亲之上，便不可能有任何稳定。世上“头重脚轻”的神秘主义者太多：他们把“神圣之人”想成仿佛在颈部就结束，既不给基础的生殖器官留位置，也不给王国的排泄功能留位置。他们应从圣彼得的异象中学到教训：上帝所造之物本无不洁，除非我们任其变得污秽。我们应在一切功能之中认出神圣生命，并由此使人性被提升、被成圣。所谓洁净近乎虔诚，尤其指内在的洁净；若我们以逃避的方式对待某物，又如何使它保持健全与洁净？许多原始禁忌在文明生活中被过度沿用，其后果对人类的健康与完整人格，确实近乎灾难。
95. 王国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双立方体祭坛与等臂十字（亦称“元素十字”）；它们把王国“承载、定形、归总”的性质清晰地呈现出来。
96. 双立方体祭坛象征赫尔墨斯格言“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并教导我们：可见者乃不可见者之映照，且与之严密对应。这种立方祭坛被称为“秘仪的祭

坛”，不同于教会设于东方的桌形祭坛；立方祭坛置于中央。传统记载还给出其理想比例：若以一位身高六英尺的男子为参照，其高度应至脐部，宽与深约为高度之一半。

97. 等臂十字（元素十字）象征四元素处于均衡与调和之中——这就是王国意义上的“圆满”。在生命之树上，它表现为王国的四象限：黄水晶、橄榄、赤褐、黑。黄水晶面向基础，黑色面向壳界；橄榄面向胜利，赤褐面向光辉。它们好比三柱与壳界在王国中的投影：隔着“大地之帷幕”而显得黯淡、被调和、被综合。

98. 因而，一切终在王国中被归总；但我们在此所见，往往只是“隔着昏暗的镜子”的反映——并非面对面的直观，而是经由形式与象征折射而来的认识。

99. 若把塔罗四张“十”置于我们对王国的理解之光中来冥想，会得到耐人寻味的结果：权杖十称“压迫之主”；圣杯十称“圆满成功之主”；宝剑十称“毁灭之主”；星币十称“财富之主”。

100. 正如我们已见：灵性力量在王国中完成其“形之表达”；而当我们把这些已成之形加以回收、转化与奉献（不论以何种实践形式），便能把它们再度转译回灵性的潜能——使“已经完成的结果”重新成为“可被运用的力量”。

101. 这四张“十”交替呈现吉与凶；其中宝剑十常被说成整副牌里最坏的一张。此处可引入一条耐人寻味的炼金术教义：行星符号被认为由三种记号复合而成——太阳之圆盘、月亮之新月，以及“十字”（象征腐蚀、消解或献祭性的作用）。若能正确解读，便可由此推知该行星的炼金性质，以及它在“大工”（转化之伟业）中的用途之钥。譬如火星：十字凌驾圆环，被说成“外在腐蚀、内在太阳”；金星则圆环凌驾十字，被说成“外在太阳、内在腐蚀”——如经文所言：入口甘甜，入腹则苦。

102. 在这四张塔罗“十”中，同一原则清楚运行：每一张都代表某一类灵性力量在稠密物质层面上的完成与作用。尤具启示的是：最“属灵”的那一组（其王牌被称为“火之力之根”）的“十”，却名为“压迫之主”。这教我们：更高的灵性力量一旦在物质层面达至强度，常会外显为一种“腐蚀性”的压力——如精炼之火，以痛苦试炼其所触及者，正如炉火试金。
103. 另一方面，圣杯（或圣爵）一组的象征整体呈现强烈的金星影响：我们在其中既见“欢愉之主”“物质幸福之主”“丰饶之主”，也同样见到“幻象成功之主”“被弃成功之主”“欢愉中的损失之主”。这组对照清楚表明：此组常外显为太阳性的甜美与圆满，内里却含有腐蚀性的反噬与耗损。
104. 宝剑组则再次归于火星影响；“毁灭之主”所揭示的，是一切物质性事物终将被彻底献祭与消解——不是道德意义的惩罚，而是形式必然的终局。
105. 而到了星币组——“土之土”——情形又再度倒转：星币十为“财富之主”。越偏物质的体系，在物质层面反而更显“太阳性”的有益与稳定。
106. 因而可见：本质更偏灵性的力量，当它们在物质层面完成时，往往外显为腐蚀与压力；而本质更偏物质性的力量，在物质层面则更易外显为太阳性的滋养与益处。这是一条极有用的教训；当我们使用占卜体系来洞察个案中的灵性影响时，它也提供了一把关键的解释之钥。
107. 一切世俗事务皆如潮汐：浪峰逐浪谷，浪谷随浪峰，韵律推进。因此，当任何境况抵达顶点或谷底，我们便可预期：转向已在不远处。许多俗谚都凝结了这一经验，如“再长的巷也有尽头”“最黑暗的时刻在黎明之前”。美国实业家哈里曼曾说，他之所以致富，是因为总在下跌时买入、在上涨时卖出——恰与众人相反；但其依据正是这条节律：繁荣必倾覆为萧条，萧条亦会转出繁荣。正因识得此理，“内在之光团体”才能在战后艰难中被稳稳领航：该谨慎时谨慎；而当潮水已在脚下上涨，纵使外相未明，也仍可大胆张帆。

108. 因此，这四张牌确实揭示了诸力在王国中如何完成其作用；当它们在占卜中出现时，你便会预先有所准备：外在之金终将转为腐蚀，外在之腐蚀也终将转为金——或迟或早；于是你知道何时该收帆，何时该张帆。
109. 这才是占卜的真正用途：使人能辨明一件事中所牵涉的灵性力量，并据此行事。若缺乏灵性辨别力，占卜便只剩形式；而我们又怎能指望那种江湖术士具有辨别力——收你半克朗便“这么多”，收你十先令便“更多”？灵性的事并非如此经营。古人那里，占卜是一种宗教仪式；若它不欲在身后拖出一串厄运，在我们这里也应当如此——以敬畏与责任为前提，而非以贩卖结论为手段。

二十六、逆位之树 (The Qliphoth)

1.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及逆位之树 (Qliphoth)，即邪恶和反面的源质 (Sephiroth)；现在是时候详细研究它们了，尽管“这些都是可怖的形式，甚至念想都很危险”。

2.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这些形式声名狼藉、甚至思考它们都被认为危险，为何还要研究它们？是否更好的办法是转移心念，防止这些邪恶力量的意象在意识中成形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援引阿布拉梅林法师 (Abramelin the Mage) 的教诫，其魔法体系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和最完整的体系。根据他的体系，操作者在经过长期的净化与准备之后，不仅要唤起天使力量，还要唤起恶魔力量。

3. 许多人在使用阿布拉梅林体系时烧伤了手指，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因为如果我们检视他们的记录，会发现他们从未完整地遵循该体系，而是根据一时的兴致，从这里挑一个仪式，从那里取一个祈祷来表演。因此，阿布拉梅林体系被贬低为一个特别危险的公式；然而，若按其整体执行，它实际上是极其安全的，因为它在可称为“实验室条件”的情况下处理所有被唤起力量的反应，并将其中和。

4. 任何试图与源质的积极面向相辅的人都必须记住，它也有消极面向，除非他能够保持必要的力量平衡，否则那个消极面向很容易上升并淹没整个操作。在每一个魔法操作中都有一个关键时刻，当该力量的反面上升需要被处理时，如果不被处理，就会将实验者引入他自己挖下的坑。这是一条健全的魔法格言：除非你有能力处理它的反面，否则不要唤起任何力量。

5. 你敢把火星 (严厉/Geburah) 炽烈的能量唤起进你的本性之中，除非你已经充分地净化和纪律了自己，确保你能防止火星力量走向极端、导向残暴和破坏性呢？如果你对人性有任何真实的洞察，你就必须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他特质的缺陷——也就是说，如果他精力充沛且充满活力，他就容易陷入残暴和压迫；如果他平静而宽厚，他就容易受到放任主义和惯性的诱惑。

6. 逆位之树 (Qliphoth) 恰当地被称为邪恶和反面的源质，因为它们不是宇宙计划中独立的原则或因素，而只是圣源质本身的不平衡和破坏的方面。事实上，树不是两棵，而只是一棵，逆位之球 (Qliphah) 是源质这枚硬币的反面。任何使用这棵树作为魔法体系的人必然必须知道逆位之球，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与它们相辅。

7. 只有在原型界 (Atziluth) 的层面上，才只有一个与源质相关联的力量之名，那就是神的名字。大天使对应恶魔，天使合唱团对应恶魔军团，源质的诸球有其在地狱住所中的对应。

8. 学生必须仔细区分泌传主义者所说的积极邪恶和消极邪恶。这是秘传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不能领悟其意义会导致深远的实践错误，并削弱入门者的整个生活和工作，或者对任何努力发展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人都会如此。这一点被鲜少理解，但在实践中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观点、判断和行为。

9. 积极邪恶是一种与进化潮流相悖的力量；消极邪恶只是一种还未被克服的惯性的反对，或者一种还未被抵消的动量。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定义。一个成熟心智的自然保守主义被想要进行改革者视为邪恶；年轻的自然破坏旧秩序精神被已确立其体系的行政管理者视为邪恶。尽管如此，如果社会要保持健康状态，我们不能舍弃这两种相反的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通过它们，我们达成了既不扰乱社会也不让其陷入惯性和衰败的稳定进步。这两种因素对社会福利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们中任何一种若不受制约，都会导致伤害。

10. 我们因此不能将这两者中任何一个视为社会邪恶，除非它们被过度。我们因此应该，在秘传哲学的术语中，当从改革者的立场考虑时将保守主义分类为消极邪恶，当从保守者的立场考虑时将破坏旧秩序精神分类为消极邪恶。

11. 积极邪恶是另一回事。它可能是一种被推至完全无政府主义程度的破坏旧秩序精神；或者是推至成为阶级特权和既得利益、违背共同福祉的保守主义。或它可能采取实际政治腐败的形式，破坏行政机器的效率；或社会腐败，如有组织的卖淫或童工，这些削弱身体政治的健康。

12. 保守冲动和激进冲动都会吸引那些与其观点同情的人，他们的支持者很快就会自我组织成政治党派；这些党派除了在它们的政治对手的有偏见的眼中外，本身不是邪恶；国家的主体不偏不倚地支持和反对它们，反复轮替，认可它们代表补偿性的因素。同样，社会中腐败和犯罪分子也会倾向于组织他们自己的“坦慕尼厅”。现在，保守党和激进党可能被比作慈悲（Chesed）和严厉（Geburah）分别；坦慕尼厅可能被比作与严厉对应的逆位球，燃烧和争辩的力量；而组织化的顽固分子可能被比作慈悲的逆位球，破坏的允许者。

13. 消极邪恶是平衡原则的实践推论。平衡是相反力量平衡的结果；因此它们必然相互拉拽。我们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即将一对相反力量中的一个分类为善，将另一个分类为恶；这样做会陷入二元论的根本异端。

14. 所有宗教的明智和受教导的阐述者都将二元论视为异端；只有某一信仰的无知追随者相信光与黑暗、灵与物质之间的冲突，这最终将导致上帝的胜利和所有相反影响的全面废除和消灭。新教基督教忘记了路西法（Lucifer）是光的使者，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而我们的主不仅限于对人类的侍奉，而是下至地狱并向监狱中的灵魂传教。我们不能通过切断邪恶和摧毁它来处理邪恶，只能通过吸收和协调它来处理。

15. 在我们所有的计算和概念中，我们必须仔细区分补偿源质的阻力和相应逆位球的影响。两棵树，神圣的和地狱的，源质的和逆位的，通常被描绘成它们在其底部处作为天体树的镜像反射的样子，向下延伸，其程度如天体树向上延伸。如果我们在一个球体的两侧刻绘两个字形，使得在严厉（Geburah）和慈悲（Gedulah）（火星和木星）之间摆动的摆锤在任一方向超过自身时，会开始围绕球体的反面循环并进入相应反面源质的影响球体，我们会获得一个更好的概念。如果它向严厉摇摆过度，它会进入燃烧和毁灭力量以及仇恨的球体；如果它向怜悯的方向摇摆过度，它会进入破坏的允许者的球体，这个名字有很大的意义。

16. 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在纯灵之球中工作，没有任何土地的合金，因此他单独呼求上帝的名字；但秘传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你在地球的躯体中，你就是地球之子，对你而言精神不能没有合金。当你呼求上帝的爱时，它不能来到你身上，除非通过救赎者。

救赎者的球体是美丽（Tiphareth），其大天使是拉斐尔（Raphael），医者，因为我们不是通过其对身体和灵魂的治愈影响来认识救赎者的影响吗？但调和救赎者的反面是争辩者（Zourmiel），“伟大的黑色巨人永远互相对抗”。我们不是在基督教的更严酷的教义中看到它们的影响，在永恒惩罚在魔鬼统治之下的概念中，与在仁慈和贪婪的耶和华统治之下的永恒报酬对比吗？如果这些不是对立争辩的力量，那什么是呢？现代宗教思想在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有太多好事的情况下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17. 唯一完全平衡力量的时刻是在普拉亚（Pralaya），即诸神之夜期间。平衡中的力量是静止的、潜在的，永远不是动态的，因为平衡中的力量意味着两个相反的力量已经完全相互中和，因此使彼此变得惯性、无效。破坏平衡，力量被释放用于行动，变化可以发生；成长、进化、组织可以发生。在完全平衡中没有进步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休息状态。在宇宙之夜结束时，据说平衡被推翻，因此再次发生了权力的流出，进化再次开始。

18. 宇宙的平衡最好比作摆锤的摇摆，而不是夹钳的把握。它不被固定不动，而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平衡中总有轻微的振动、一种相反力量之间的推拉，将其保持稳定；这是一种稳定，不是由惯性，而是由紧张。

19. 这在树上由慈悲和严厉的两根柱子代表，彼此相互拉拽。严厉（Geburah）拉拽慈悲（Gedulah）。理解（Binah）拉拽智慧（Chokmah）。如果这种反向拉力停止，宇宙就会崩溃，就像一个在绳子上拉拽的人在绳子破裂时崩溃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紧张、这种反对，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必须对抗，不是邪恶的；它是我们正在使用的任何力量的必要制衡。

20.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每个逆位球首先是作为相应源质进化过程中不平衡力量的流溢而产生的。有一个时期当王冠（Kether）的力量溢流以形成智慧（Chokmah），第二条路径正在形成但尚未完全建立；因此王冠必然处于不平衡——溢流但尚未被补偿。我们在青春期少年的病理过渡阶段中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他已经不再是处于控制下的孩子，还没有成为自我控制的成人。

21. 正是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平衡力量时期，过渡的病理学，产生了逆位球。因此可以推断，邪恶问题的解决和其从世界上的根除不能通过其压制、切断或摧毁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其补偿和随后吸收回产生它的球体来实现。王冠的不平衡力量，产生了对立争辩的力量，必须通过对智慧（Chokmah）活动的相应增加来中和。

22. 每个源质的不平衡力量，在进化过程中定期发生的临时不平衡阶段中未经检查而产生，形成了一个核心，有感知存在或盲目力量作用的思想形式的邪恶而围绕组织，每一种不和谐都寻求自己的位置。因此可以推断，最初只是一种力量的超量，在其内在本质中既是纯粹的又是好的，如果不被补偿，在漫长的岁月中可能会变成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和发展的正的和动态邪恶的中心。

23. 一个例子将再次帮助我们明确这一点。在美丽（Tiphareth）救赎者的流溢之前的时期，火星（严厉/Geburah）必要能量的过剩肯定会发生，这种能量拨动惯性并清除陈旧和耗尽的东西。一旦救赎者流溢，救赎者将补偿严厉的严酷，就如我们的主所说的：“我给你一条新的律法。你们不再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这个未补偿的严厉给了我们《旧约》中嫉妒的上帝以及所有曾以其不平衡的名义进行的宗教迫害。它形成了严厉的逆位

球，每一个残暴和压迫的天性都与之共鸣。一切由他们所流溢、却未被宇宙中相对之力所吸收的过剩力量——所有未平息的复仇，所有未满足的残暴渴望；这些力量，每当它们找到打开的表达通道时，就会上升通过它。因此，沉溺于残暴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表达他自己的未发展或畸形天性的冲动，而是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像急流中的溪流一样促促催促他，驱动他从一次暴行到另一次暴行，直到最后他失去自我控制和分寸，并被某种不谨慎的冲动表达而卷入自我摧毁。

24. 每当我们使自己成为任何纯粹力量的通道，也就是说任何单一且不被其他动机和次要考量稀释的力量，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身后有一条河流急流——相应的源质或逆位力量的流，正在通过我们找到通道。正是这给了单心执着的狂热者他非凡的力量。

二十七、结论

1. 在完成了关于生命之树上十个源质的神圣卡巴拉研究之后，我除了引用一句话外，别无他言：“所为甚少，未竟甚巨。”

2. 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后续的著作所追随。二十二条路径构成了神秘心理学体系，涉及人类灵魂与宇宙的关系。正如十个源质（关涉大宇宙）是照明的钥匙一样，二十二条路径（关涉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关系）是占卜的钥匙；而占卜，在其真正的意义上，是灵性诊断（spiritual diagnosis），这与算命大不相同。

3. 生命之树上诸神之球也是深刻兴趣和直接实践应用之事，因为它们提供了诸仪式的钥匙——这些仪式曾作为一种手段，且是非常有效的手段，用以接触和平衡那些以诸神之名而人格化的各种力量。

4.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详细的知识，而那只能逐步积累。这超越了一支笔独自所能完成的事，我欢迎那些对这些课题感兴趣的人的通信——不是作为对古代的研究，而是作为与人的事务和心灵相关的活力。

5. 西方遗留给我们的仪式现存于教会、共济会和歌舞厅制作者的手中。这三者各自都有其效力：教会唤起对上帝的爱；共济会唤起对人类的爱；歌舞厅唤起对女性的爱。

6. 若将仪式视为唤起上帝精神的手段，它就是纯粹的迷信；但若将其视为唤起人类精神的手段，它就是纯粹的心理学——而这正是我的观点。它在西方是一门失落的艺术，但却是一门极值得复兴的艺术。

7. 在这些篇章中，我已阐述了这门艺术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其实践应用不仅依赖于技术知识，还依赖于通过仔细而长期的训练来发展心智中的某些力量；其一是专注力，其二是视觉想象力。正是在视觉想象力的问题上，我们在西方表现得令人遗憾地无知。库埃（Coué）在寻求用持续的注意力代替自发的情感时，擦肩而过了那个转折点。